



千金

著 垠 雪 姚

行 發 社 書 方 東

姚雪垠著

金
千
里

東方書社出版



3 0538 7751 4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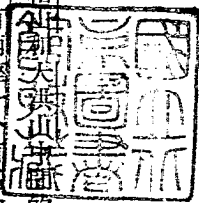
這部小說原名「戎馬戀」，一九四二年春脫稿於大別山中。寫好後既不暇再看一遍，出版時又排印得錯誤百出，心上一直壓一個沉重負擔。一九四四年住在重慶張家花園，會着手刪改；因向大東書局交涉收回版權事沒有結果，第二版已經印出，我的刪改工作便只得停止。去年暑假來成都住，決心重改，但因爲時間多用在別的事上，未能一氣改完。十月中旬回三台，休息幾天，又開始繼續修改，時作時輟，費去將近一月工夫。前天從三台來到成都，休息一天，今天一氣把第十三章寫好，全部的修改工作算是完成。

說是修改，不如說是改作，因爲修改的字數約佔全書之半，大刪大添的地方很多。但雖經如此修改，我仍然不以爲這是定稿。假若這部小說在上海出版後仍然有不少青年愛讀，我希望能收集讀者諸君的寶貴意見，過幾年後再改一次。只要善意的提出意見，不管我是否同意，我都衷心感激。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滿意過，放得愈久，愈感慚愧。作家都怕改舊作，認爲是一大苦事；我也覺得苦。但每次改過舊作之後，我就像宗教徒做過了

一次懺悔祈禱。此刻雖然我的臉孔累得發燒，但是我的心却輕鬆些兒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黃昏

從平漢線南段的花園車站，向西去有一條重要的汽車公路，通過桐柏起伏地帶，在漢水旁同幾條更長的公路連接起來。這地方夾着奔流的漢水，有兩座十分有名的古老城市，不但是人們熟知的古戰場，而且在目前也是抗日的軍事支點。在江南岸的城市叫做襄陽，是這一帶周圍十幾縣的政治中心；在北岸的叫樊城，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小商埠。從敵人佔領了武漢以後，這兒在平時離敵人也不到三百里路，所以比較重要的政治機關和一些不慣受驚的幸福人家，都遷移到附近的鄉下或山裏躲避空襲。如今留在這兩座城市裏邊的，大部份是穿草綠色制服的外鄉人物，和高抬物價的大小商人，以及離開了城市便無處過活的貧苦居民。雖然有許多條大街小巷在敵人的轟炸下變成灰燼，許多座高樓大廈封門閉戶，但每逢早晨和黃昏前後，街道上仍然是非常擁擠，特別是酒菜館的生意比平常的年頭兒與隆十倍。南城的西門外是一片小湖，相傳這湖水在古代是一條深溪，那位連三歲孩子都知道名字的劉皇叔曾經在敵人的追擊中騎馬從溪上一躍而過。湖西岸有友邦教會的××醫院，和漢水隔有半里遠近。每逢天氣清朗的日子，約摸在上午八時以後，便有許多老百姓陸續的從城裏出來，坐在驛



院門口的柳樹下，或坐在邊旁小街上的小茶館中，或懶倦的躺臥在附近的青草地上。像基督教徒們相信上帝能救人一樣，他們都相信敵人決不敢在美國人的醫院附近投下炸彈。

當醫院中的桃李花快要開謝時候，玫瑰花和蘭草花用芬香撩逗着年青護士們的心思時候，當黃鶯在湖邊的柳枝間穿來穿去時候，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飯後，有一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騎着一匹毛色光澤的白馬駒，從城裏走出來。到醫院的門口停下。那些因躲避空襲和等候診病而聚集在醫院門外的百姓和士兵，都以欣賞的態度拿眼光打量着這匹白馬駒，和這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他約摸有二十五歲左右，穿一身草綠的粗布軍服，沒有皮帶，沒有綁腿，沒有領章和符號，只有一枚圓形的銅質證章掛在胸前，樸素中又帶着幾分瀟灑。他的腳上穿一雙黑亮黑亮的新皮靴，靴後跟帶着馬刺，皮靴和馬刺在太陽下閃閃的發着反光。很熟練的，從馬鞍上跳下以後，他的皮靴和馬刺就在湖岸上叮鏘叮鏘的響了起來。把馬韁繩繫在一條翠綠低垂的楊柳枝上（當馬頭擺動時，那柔軟的枝條就輕輕的拂着白馬的耳朵和鬃毛，）他看了一下手錶，隨即在醫院門外的石子路上走來走去，等待着門診開始。

他的態度上表現着一股得意的年青人特有的高傲神氣，甚至任何細小的動作都多少顯出來故意的矯飾。從他那故意表示莊嚴的一雙大眼裏，一個具有經驗的觀察者會看出來一種

掩飾不住的內心祕密，那是一種交織着火熱的憤懣與畏怯，快樂與焦灼的神祕眼神。倘若平常的日子裏，這位青年軍官一定要利用這一點閒暇時間，到病房去看一位養病的朋友，或走進院子裏欣賞那正在開放的各種花草。但今天，他只要停住脚步，向大門裏面望一眼，一種難乎爲情的感覺便使他的雙頰暗暗的發起熱來；只要一想到會碰着熟識的面孔和眼睛，他的心便不能禁止的跳動起來。爲着避免衆人的欣賞目光，和爲着消磨去離開診還有十分鐘的無聊時間，他隨即離開了醫院門口，朝着北邊不遠的草地走去。

這位青年軍官的名字叫做金千里。他的身體不像一般軍官們的那樣魁偉，尤其從一付清秀的臉孔上可以看出來濃厚的書生氣質。過去的幾年中他曾經嘗過兩次愛情的苦味，現在是第三次被愛情困擾了。但在這第三次戀愛的開始，他的心情却同初戀時差不多一樣狂熱。第一次戀愛還是在中學裏求學時代，對方是他的同鄉，而且在小學同過一年學，當他雙方熱度正高的時候，那位可愛的少女竟忽然害病死了。這事使他暗暗的流過了無數眼淚，在起初的兩年中他覺得人生是非常的空虛和沒有意思，曾經打算過慢性自殺，並精神失常了許多日子。隨後日子漸漸久了，生活的意志又像春天來後的野草似的，重新新鮮蓬勃的旺盛起來。在上海的一個大學裏，金千里開始了二次戀愛。這一次是一位活潑的南國姑娘來向他追求，他們不但是大學

裏的同學，還在一塊兒半祕密的從事着救國活動。不過他並不拿同樣的熱情回報她，他覺得這位女同學雖然很能幹，但性格上沒有第一個愛人的溫柔，眼睛裏也沒有含蓄着像第一個所有的那種童年的天真和夢想。每當心情冷靜的時候，他就把前後兩個愛人放在心頭上比較着，批評着。從她們的頭髮到皮膚，嘴唇到牙齒，甚至比這些更細微的地方他都仔細的比較過。結果，他認為前一個是一塊純白的美玉，沒有一點兒可以挑剔，而後一個，也許她將來在事業上很有前途，但不僅沒有前一個影子的美麗，而且人生的經驗也似乎嫌多了一點，不適合做他的終身伴侶。這次戀愛給他生活上不少的鼓勵和安慰，並且使他看見了人生的新鮮道路，可是同時又使他陷進到不能擺脫的，精神矛盾的痛苦裏邊。這痛苦，一直到上海陷落後，才很自然的獲得解脫。

大上海還沒有陷落時候，他們因為各人參加的工作不同，很少機會能常常會面，一來二去的疏遠起來。從上海退出以後，那位南國姑娘隨着一羣同學跑往華北，金千里到漢口辦了個小型的救亡刊物，從此後他們就不通音信。半年後，金千里回到閉塞的故鄉去做救國的拓荒工作，還不到一月光景，就有成羣的知識青年團結在他的周圍。他每天從早晨忙到半夜，談話，開會，編壁報，寫文章，寫信，到半夜上床後還要看幾頁書，或翻一翻從武漢寄來的各種刊物和報紙。雖然每天忙碌得腰痛腿酸，但他一點也不因工作繁重而感到痛苦；相反的，每展開一件新工作，或發

現一個新同志，都給他帶來了無限的快樂和興奮，也許是工作開展得過於迅速，在一個半月以後，正當大武漢淪陷時候，金千里遭遇到卮會的和家姓的許多打擊，不得已含着兩包憤怒痛心的眼淚離開家鄉。他懷着一種縹緲的希望到漢水前綫來找一位集團軍的總司令，請求讓他在軍隊中作一點實際工作。那位總司令是他的亡父的老朋友，憑着一種老人家對子姪輩特有的慈愛心，把他安慰了一番之後，留他在總部裏掛一個祕書名義，卻沒有實際的工作給他。他的生活過得很無聊：每天和同事們談閒話，下象棋，吃館子，到野外騎馬或到馬路上蹣跚。起初他心裏非常痛苦，憎恨着這種腐蝕青春的閒散生活。在痛苦中他常常懷念着許多另一種生活的老朋友，懷念着故鄉的同志們，特別是懷念着那位遠去華北的南國姑娘。他現在才發現她是這時代最可愛的理想女性，自愧他自己遠不如她。但一天一天的胡混下去，他越發減少了毅然走掉的勇氣，舒適的生活使他憎厭也使他留戀。「我看見光明在遙遠中向我招手，」他在日記上寫道，「但我却不能擁抱光明。」他天天苦悶着，恨別人不給他工作自由，恨自己生活空虛；但當春天來時，愛情的苦悶就把一部分政治的苦悶代替了。

有一位同事在火綫上受了炮傷，住在醫院，金千里時常的跑來看他。醫院中有一位叫做張慧鳳的女護士，是護士學校的四年級生；在二十多位護士中，她是一位工作能力最強的，最得病

人好感的「人尖子」。她每天兩次或三次給病人換藥和檢查體溫，另外還陪着醫生到各病房查看病人，管理藥品，給病人打針，驗血，並分配低年級同學工作。所以每天她總是兩個臉蛋兒紅撲撲的，在病房裏，藥室裏，化驗室裏和院子裏，到處輕捷的走動着，忙個不休。當病人往往因看護不周而發起脾氣的時候，張慧鳳就從別的房間跑過來，耐心的對病人解釋着，安慰着，明媚而莊重的眼睛裏流露着溫柔的微笑。有一次敵人的飛機正在城裏投炸彈，轟炸聲和飛機的馬達聲震動得醫院的房子亂顫，醫生們和護士們，和一部份可以走動的輕病人，都慌恐地跑進地洞，只有張慧鳳一個人沒有逃避。她繼續鎮靜的給一位重傷的軍官換藥，一直到敵機飛走後才走出病房。在醫院中她被看做是模範護士，病人們總希望把她的名字打聽出來，深深的記在心上。金千里每次來看朋友總跟她碰面，慢慢的熟識起來，見面時也有時點點頭，說兩句沒有關係的客氣話。從第一次見面起，金千里就覺得她十分可愛，這一點愛苗一來二去的在祕密中發展成狂熱的單戀，終於在昨天他勇敢的給了她一封短信。在這裏，金千里只簡單的介紹了他自己，寫出他對她的敬慕心情，並希望她最好能放棄目前生活的狹小天地，到部隊中作一種更有意義的救國工作。在信的末尾，他希望能接到她一封回信，或者寄到司令部，或者直接的交他手裏，因為差不多一星期來，每天他都到醫院去醫治痧眼。

如今金千里在醫院外等候着，默默的坐在湖邊的青草地上，腦海裏飛翔着輕飄飄的回憶和夢想。一個苗條的，美麗的白影子飄蕩在陽光閃灼的田野上，湖水上，柳樹的綠絲上，芳香的野花上，飄蕩在溫暖清新的空氣裏，飄蕩在他那帶着一半醉意的心尖上。他的眼睛在狂熱的愛火裏燃燒着；心房在短促呼吸中緊縮着，波動着。他躺下去伸開四肢，用力吸取着濃烈的春草氣息。過了一會兒，金千里的神經又稍微冷靜一點，不好意思的從地上坐起來，用手背揉一揉困倦的眼睛。看了一下錶，他發現門診已經開始了兩三分鐘；抬頭一望，那些聚在醫院門外的人們也已經稀了。於是他趕忙跳起來，拍一拍衣服向醫院走去，心房又一陣激烈的跳動起來。

一隻喜鵲立在白馬駒的鞍子上，迎面望着金千里饒舌的叫了幾聲，隨即從嫩綠的柳枝間飛上青天。

二

金千里坐在候診室中的長椅上，像一個戰士在火線上快臨到向敵人攻擊的時候一樣，在一種半麻木，半恐懼，不安的沉默中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將要發生的嚴重事件。有時，他把視線射在那扇緊閉的，用白洋漆寫着「門診室」的門上出神，細聽着從裏邊傳出來的不很分明的

說話聲音；有時，他又把視線移到牆上，茫然的察看着那些貼在牆上的聖經畫。竭力使自己的心神鎮靜。

一個傳教的中國人，約摸有三十多歲，穿一身樸素乾淨的藍布長衫，正用一種假斯文的態度和腔調向候診的病人們講道，那聲音好像是一隻蒼蠅似的在金千里的耳朵裏嗡嗡不休。候診室的窗子雖然是打開的，但因為坐滿了各色各樣的男女病人，空氣竟悶得叫人頭暈。通入門診室的那扇門在他不注意的時候開了一次，走出來一位年輕的女病人，隨即又在她的背後關上。正當那扇門重被關閉時，金千里瞥見了一點潔白的衣服影子在門裏一晃，他的心又不由自主的狂跳起來。在這一霎間，他後悔自己的行為非常冒昧和無聊，深深的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一向被生活軟化了的倔強人格，這時候重新支配着他的意識，於是這位在二十分鐘以前還是得意洋洋的漂亮青年，突然變得像一個偷了什麼東西後被人指出的孩子似的，臉蛋兒立刻通紅，侷促不安的低下頭去，並起了一個逃走的念頭。但是這念頭剛剛從腦子飄過，那扇門忽然靜靜的開了一半，一位陌生的女護士從半開的門扇裏探出頭，向他看一眼，招招手兒。金千里的心又突然緊縮，慌張失措的站起來，像一個用繩子牽着的木頭人，跟隨着那位女護士走了進去。

寫字台邊坐着醫院的院長兼門診醫生，正用一隻粗鋼筆在紙上刷刷的開寫藥方；她的旁

邊站立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頭子，用他的顫抖的手指扣着衣服上的黃銅鈕扣。金千里發現張慧鳳沒在診病室，覺得心上一輕鬆，也同時有一點惘然，便不聲不響的在院長對面的凳子上坐下，等候着診治痧眼。院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和藹可親的美國女人，高鼻梁上架一付金邊眼鏡。她對待張慧鳳非常好，張慧鳳有什麼困難問題也常常求她解決；假使她不能解決，她便叫張慧鳳跪下去虔誠祈禱，求上帝赦免和幫助。張慧鳳在醫院中快滿四年，能夠一直在忙碌工作中保持着心情的快活，一半靠上帝的幫助和安慰，一半靠這位半像媽媽半像老師的美國女人。等那位老頭子拿着藥單從診病室出去以後，院長從眼鏡邊上把金千里仔細的看了一眼，將桌子上的復診券拿起來看了看上邊的名字，然後從懷裏掏出來一封信，用流利的中國話向他問道：「這封信是你給張慧鳳寫的不是？」

像一個囚犯突然被宣布了犯罪的證據，要他在判決書上畫押的時候一樣，金千里覺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凍結起來了。在剎那之前，金千里還在猜想着張慧鳳接到信以後可能有的幾種態度：也許她把他的信秘密燒掉，給一個沉默的拒絕；也許她已經給他寫一封表面拒絕而骨子裏接受的簡短回信，正帶在郵差的油布包中；也許她接信後又害怕，又動搖，自尊心使他不自願有所表示。他決沒料想到張慧鳳竟把他的信交給院長，而院長又如此處理。這意外的打擊，使金

千里登時呼吸窒塞，說不出一句話來。楞怔片刻，他喃喃的回答說：

「是我寫的……」

「她的父親不在此地，我們醫院負有責任，」院長看着他的眼睛說，「請你以後不要再給她寫信。」

「不過，」金千里忽然胆子壯起來，鎮靜的反駁說，「我的信上並沒有寫什麼不可告人的話，我的用意是非常純潔的。」

「在我們外國，男女認識沒有什麼關係，你們中國人不是這樣……我請你以後不要再給她寫信好了。」

「喂喂，請你說話放客氣一點，」金千里態度倔強的挺起胸脯，聲音不顫的說，「寫信不寫信全是我的自由，我認爲你沒權加以阻止！況且，」他把聲音提高了一點，「我給她寫信是因爲我佩服她的工作態度，希望她能多做一點兒救國工作。我認爲這事情非常光明正大，她父母知道不知道都沒關係。難道在你們美國，青年男女可以通信，在我們中國就不行嗎？奇怪！」

「你們軍隊裏的人多半是害花柳病的，」院長搖着下巴說，那神氣活像是一位尊貴的主婦在對着她的奴僕說話。

「花柳病不僅我們中國軍隊有，任何國家都有花柳病。我們中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中國，軍隊也不是從前的軍隊。假若你真願做中國朋友，就請你不要戴着從前的眼鏡來看中國。」

院長和那位站在旁邊的女護士都吃驚的直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金千里仍然很氣憤，又接着說下去：

「現在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時代，我們不需要再有人在中國青年的額頸上套一條封建的、麻醉的、沒有理性的練子，不需要有人一方面同我們做朋友，一方面却不高興與我們獲得自由！我們現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請你以後不要給她寫信。」高鼻子的女院長似乎聽得不耐煩，打斷了他的話，開始站起來給他治眼睛。

兩分鐘以後，金千里憤怒而又沮喪的從診病室裏走出來，走到馬旁邊。血湧在他的臉孔上，眼睛和耳朵裏，燃燒得非常厲害。他差不多不能支持的倚在馬鞍上，思索了一會兒，忽然轉過身來，充滿着淚水的眼睛裏射着兇光，也不管旁邊的人們怎樣在注意着他的怪樣子，他大踏步又走進醫院裏去。沒有一點兒遲疑，他用力推開了診病室的門，走進去站在院長（她正在給一個害肺病的青年診病）的面前說：

「我知道在診病時間不應該談別的事情，不過我還有幾句話，我一定要說出來才能痛快。」

金千里自動的把話停了停，因為他發現了女院長忽然從肺病患者的脊背上抬起頭，以十分吃驚的眼光注視着他；同時那位肺病患者，和那位正在給一個老婆子洗眼的女護士，也以同樣吃驚的眼光向他看着。但金千里沒有停頓多久，又繼續說了起來：

「我的信是寫給張護士的，她也是中國人，回信不回信都沒有什麼；我要問一問她為什麼把我的信交給一個外國人，讓一個外國人把原信退還我。奚落我，我是一個堂堂的中國青年，你們這辦法太傷了我的自尊心，我要問一問你們是什麼意思！」

女院長楞怔一下，隨即從耳朵上摘下聽診器，簡單的回答說：「好的，請你跟我來：讓她本人回答你。」

女院長把金千里帶進一間同門房緊連的會客室，讓他在那裏等候。她親自把張慧鳳找了來，並且這樣的介紹說：

「這是給你寫信的那位先生，他有話要問你。」說畢，她就將嘴唇咬得緊緊的站在一邊，眼光十分冷酷的落在金千里的臉孔上，一腔不做。

金千里惶惑的從椅子上跳起來，一雙出汗的手無處可放的插進到褲子口袋，一時想不起來適當的話。他看見張慧鳳一見他就臉孔通紅，嘴唇顫抖，腮上的肌肉輕輕蠕蠕，而且眼珠發紅，充滿淚水，表現着憤怒的、威嚴的、受了委屈的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那種神色。從前他把這一雙眼睛比做明淨的、含蓄的、美麗的海水，如今他對着這雙眼睛不由的胆怯起來，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小孩子等待着母親責罰。最後，爲要打破這無法下台的可怕局面，他在喉嚨裏吞吞吐吐的顫聲說道：

『我的信上並沒有別的意思，我覺得你不應該把牠交給別人……』

『你應該知道俺們醫院中的規矩，』張慧鳳截斷他的話頭說，『你不應該隨便給一個不認識的女子寫信！』

『請你不要誤會。』金千里聳了聳肩頭，顯得硬捧起來，於是他提高了聲音說：『我給你寫信的意思只有一點：希望你能生活得更有價值。』

『我覺得我一向做的事情都是爲上帝服務，爲人類服務，不見得不比你的工作有價值。只要我的良心對得起神，對得起人，我不管將來怎樣！』

『你的意見很好，爲什麼不把這意見在信上告訴我，却把我的信交給院長退還我？』

『我不願意和不認識的人通信！』女護士一說完自己的話，不管對方還有沒有話說就把身子一轉，又快又決絕的走出去了。

金千里脚步踉蹌的，垂着頭走出醫院。一直到騎在馬上，離開湖岸爲止，他沒再回頭看一眼。他狠狠的在馬屁股上抽了一鞭，白馬駒在大路上飛奔起來。路上的遊人小心的給他躲開路，從後邊欣賞着他的白馬駒，和他的波動的脊背。他一股氣跑有三四里翻過了一座小山，在一個四無人聲的半山坡上停止，跳下馬來，騎在毛茸茸的青草地上，把胸前的扣子解開，用兩隻手壓着發燒的臉孔，痛苦的咬着牙齒。馬駒在附近貪饞的吃着野草，偶而抬起頭，豎着耳朵，發出來精神飽滿的一聲嘶鳴。金千里又慚、又悔、又恨。他希望敵人的飛機馬上飛來，把這座醫院，這座城市，連他自己，和那些會看見他走出醫院的人們，都一起炸爲灰燼。於是他從地上坐起來，眼光茫然的落在地上，腦海裏馳騁着一類毀滅的幻想。足足過了半點鐘，他重新抬起頭，深深的呼口悶氣。對面山坡上的蒼綠的小松林，夾雜在林中的鮮豔野花，以及從綠絨一般的草地上發出來的新鮮氣息，從明媚的天空射下來的暖 and 陽光，慢慢的被他感覺到，使他的胸腔漸漸的輕鬆一點。又過了一會兒，他只氣自己的行爲不檢點，對張慧鳳反而給以衷心的同情和原諒了。

『她並沒有什麼錯處，』他心裏說，『她是受了宗教和封建意識的麻醉……』

幾天以後，戰局變得十分嚴重了。前綫上的守禦部隊不斷的轉移陣地，傷兵和散兵，和前綫附近逃下來的老百姓，以及各部隊的非戰鬥人員們，馱帶着沒有拋淨的行李什物，馱帶着那看來是好像非常沉重的滿身灰塵，亂紛紛的擁擠在街道上，公路上，房簷底下。他們的臉孔都變得又黑又瘦，眼窩深陷。有的人一倒地便呼呼的睡起來，有的不安的、疑懼的用耳朵傾聽着天空，並且拿眼睛向四下觀察，要從別人的神色上發現出新的消息。但這些逃難的和撤退下來的人們誰也不敢在這座軍事重鎮停留多久，只略微一休息，又重新機械的移動着困疼的腿和腳，繼續向後方走去，而他們騰出的位置，便立刻被新來到的人們填補起來。

沿街道和公路兩旁的牆壁上、門板上、石碑上，寫滿了潦草的粉筆字，有些是尋找跑散的親友或同伴，有些是將自己的行蹤告訴別人。整天整夜，軍用卡車以駭人的態度，像發狂一般的在黃土飛揚的公路上奔馳着，焦急的喘息着，吼叫着。河面上，木船滿載着糧米和什物，非戰鬥的戰地工作者，女人和孩子（這是軍官們的活行李），一批一批的用繆往上流拽去。同時也有不少的空船從上流疾駛而下，船頭上站着兩行船夫和兵士，一齊緊張的搖着櫓。掌舵的老太公一個

個就心的皺着眉頭，一面注視着奔流的江水，一面傾聽着遙遠處傳來的大砲吼聲。

城市中的生意差不多都已經停止營業，居民紛紛的往鄉下遷移。那些沒有遷移決心的有錢人家，都想辦法同意大利的天主堂打通關係，好在敵人來到時獲得保護。在白天，在那個友邦教會開設的醫院周圍，躲避空襲的人們越發增多了。

從開戰以來，這將近兩年的時光裏，敵機在這兒轟炸過十次以上，最近三日來也投過兩次炸彈，却沒有一顆彈會落在醫院附近。當敵機轟轟的飛來時，成羣的避難者懷着充分的信心，像小孩子信賴母親的懷抱一樣，把安全交託給那用鮮明的色彩畫在洋房頂和飄揚在鐘樓上的美國國旗。

每次當敵機投完了炸彈飛走後，城裏城外瀰漫着從地上衝起來的紅色塵土和濃的黑煙，太陽慘白得像暴死者的一隻圓瞪的大眼，只有那彩色的國旗依然保持着它的驕傲和美麗。因此，不管幾天來這城市連續的慘遭轟炸，不管這城市在一兩天內就有被敵人佔領的危險，醫院中的醫生們、護士們、所有的人們都安心的照舊生活着，一點也沒有向別處逃難的打算。

但今天出乎人意料，在下午兩點左右，有七架敵機來低飛轟炸，並且用機關槍向醫院一帶來回掃射。醫院中落了三枚炸彈，毀了幾間病房，一段垣牆，和一部分醫生宿舍。醫院外落了兩

枚炸彈一枚在湖邊的馬路上，離醫院大門約摸有四五丈遠；一枚在醫院後邊的麥田裏，炸彈片在醫院的牆壁上打了好些窟窿。黃昏時金千里從鄉間躲空襲回來，聽說那位住在醫院養傷的同志已挪回總部，便找他打聽醫院被炸的實際情形。

「慘極了！慘極了！」被詢問者坐在行車床上嘆息說。

「死傷的一共有多少人？」

「不知道，」被詢問者搖搖腦袋說。「我住的房間整個從上層塌下來，幸而隔了一層樓板，等樓板落下來時，我已經跑到門外，在一棵白果樹下爬了下去。第二顆炸彈落在我的附近，迸起來的土可沒有把我埋住！」他停了一停，點起來一根紙烟，接着說：「人當然死傷不少，因為大家都想不到敵機會向醫院投彈。」

「而且是美國人辦的醫院，」旁邊有人插嘴說。

「我親眼看見有幾個病人從樓上爬着逃下來，在院裏給機關槍掃射死了。唉，媽媽的！」

「常給你換藥的張慧鳳怎麼樣？」金千里眼睛直盯着他的同事問。

「沒有看見她，」同事低聲說，「也許也完啦！」

金千里臉色突然灰白了，心頭跳幾下，走回到自己房裏。他在鄉間躲空襲時候聽說醫院被

炸的消息，還不免有一點幸災樂禍的心情，現在他眼見了街道的淒慘景象，又聽了那位同事的報告，心情變得灰暗而又沉重了。

晚上，月色十分淒涼的照着被恐怖緊緊包围的殘破城市。金千里夾在往鄉下逃離的人羣中走出城門，來到醫院的大門外邊。在湖岸上他看見一個並不很大的炸彈坑，馬路上撒滿了碎的土屑，在一株炸斷的柳樹旁邊躺着一個用破蓆蒙着的死人。醫院的大門緊緊閉着，在月下看不出有什麼損壞。金千里蹣跚着腳走上石塔，試探着把大門推了一推，隨即用一隻手按着跳動的心口，把一邊耳朵貼在大門上聽了起來。院裏邊非常靜寂，偶而可以聽到不很清楚的人語和呻吟之聲，馬上，金千里發現了他的行為非常的沒意思，血液突然的冷下去，迅速的退回到醫院附近的小街上。在那裏，正通過一大羣逃難的不幸人。老年人一邊喘一邊嘆息着，小孩子恐怖的啼哭着，做母親的含着眼淚對孩子們威駭着；另外，這兒那兒，時常有淒慘的哭聲在呼喚着走散的親屬或同伴。金千里一動不動的立在路旁，感到一種難受的悽苦滋味，兩滴黃豆大的熱淚珠在大眼角滾動起來。

在這片刻間，他非常悔恨他自己的腐化生活和目前的浪漫行為。他想到從前的那個南國姑娘，想到許多留在故鄉受迫害的工作同志，許多遠去敵後的同學和朋友，感到了無限慚愧。

『國家到這步田地，』他心裏譴責自己說，『我爲什麼放下了應做的工作？爲什麼轉變成這個樣子？』於是他深深的嘆一口氣，決計離開目前環境，設法去和朋友們所在的地方，重新過一種革命的戰士生活。打定了這個決心以後，心裏又稍稍的寬慰起來，一邊考慮着將來的行動問題，慢慢的向城門走去。

疤痢的小勤務喘着氣從他的面前突然出現，一邊揩汗，一邊上氣不接下氣的對他說：『祕書，已經快出發了！』

金千里吃驚的望着對方那一隻尙屬完善的圓圓眼睛，心口禁不住撲通撲通的跳了幾跳。『總司令叫十點半鐘撤退，』小勤務又急急的報告說，『現在已經十點多了！』

『啊，知道了。』

金千里不敢耽擱，轉身向城裏跑去。跑到城門口，他勾回頭向醫院那方面匆匆的投了一眼，脚步遲疑一下，繼續又跑。正在這當兒，又一陣撤退的人流夾着哭聲，迎面衝來了。

四

總部在午夜撤退出城，遷移到離城二十里遠的太山廟裏。爲着想清楚的看一眼這座城市

在陷落前的最後情形，金千里叫小勤務照顧着行李隨大隊先走，自己一直等到太陽出來後才隨着最後的一批同事動身。他騎在自己的白馬駒上，腰間掛着一個皮囊和一枝左輪手槍。因為已經有兩夜晚沒好好睡眠，腦殼裏悶沉沉的像填滿了潮溼的木頭一樣。

上馬出發以前那種捉摸不定的空虛感覺和因撤退而生的悲痛情緒，在心上早已逐漸的強烈起來，使他變得差不多像白癡一樣，動作遲緩，而且沉默。快走近城門時候，金千里用含淚的眼睛回頭望一望已經變成廢墟的五里長街。幾個傷兵跟在他們的後邊走來；一隻後腿受傷的老黃狗，蹲在街旁的磚瓦堆上，向走過面前的傷兵們抬頭望着，發出來幾聲蒼老的、啞啞的、像哭訴一樣的、緩慢無力的吠叫。

『多淒慘，金千里心中嘆息說，『簡直成一座死城了！』

剛走到城外的小街上，忽然那散佈恐怖鐘聲響了。爲着避免飛機發現目標起見，金千里把馬韁向右一勒，離開隊伍，抄着麥田間的小路奔馳起來。三分鐘後，金千里跑到了緊靠江邊的叫做萬山的小山脚；在馬屁股上加了一鞭，白馬駒迅速的越過了山頭，又飛一般的跑下山坡。在山凹處的古廟前勒住韁繩，金千里輕捷的跳下馬背。呵，出乎意外的，金千里發現了那位叫做張的女護士同一位中年婦人站立在他面前的古柏下邊。他和她四目相對，不自然的點點頭，

都窘得說不出一個字，臉孔通通的紅了起來。過了片刻，金千里才呼吸急促的說：

「呵，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隨即他把眼光避開了張慧鳳，打量着站在她背後的手裏拿着聖經的女教士。昨天晚上突然而發的自我譴責，這時被忘得乾乾淨淨。

「我們很早就到這裏來盤警報。」張慧鳳慌窘的回應說。「我們醫院裏昨天落了炸彈了。」

於是他們都不好意思低下頭去，談話中斷了。金千里玩弄着手中的馬鞭子，在肚裏枉然的搜尋着話頭。張慧鳳的眼光落在馬蹄上，心跳得非常厲害，不自主的用力的咬着嘴唇。她背後立着的女教士，約摸有三十多歲，淡黃色的胖臉孔，小眼角和前額上因長久的憂思而刻印着未老先衰的明顯皺紋。她是屬於那種所謂「改組派」的半新女性：頭髮沒有剪掉，在腦後挽了個小小的髮髻；耳朵垂上有兩個曾經被穿透的，戴過耳環的，暗黑色的小窟眼；裹傷的小腳已經是無法放開，穿一雙半舊的黑皮鞋，用棉花將前端的空間填滿。起初她對於他們的互相招呼很為詫異，但隨即就猜想着這不過是一般曾經住過醫院的病人們同護士之間的普通認識；爲着急要探聽出戰事消息，女教士向前邊走了一步，打開了這極不自然的沉悶局面。

「這位先生貴姓？」她怯生生的問，「是從城裏來的嗎？」

「××集團軍的，我姓金」

「請問你家，現在的消息怎麼樣？」

「夜裏東津灣發現了敵人，離此地只有四十多里。」金千里覺得坦然起來，大膽的在張慧鳳臉上掠了一眼。他覺得她確實可愛，如果使她有一顆革命的靈魂，就簡直是世界上最值得崇拜的女性。

「咱們這地方能守住嗎？」她們幾乎是同時問道，四個眼睛注視着他的面孔。

「說不定。」金千里用感慨的口吻重複說：「打仗的事情說不定！」

兩位女子交換了一個恐懼而淒然的眼光，大家一齊的沉默起來。

張慧鳳的臉孔變得灰白。好像有一股冷水從她的頭上澆下，順脊背流遍四肢，連極細微的末梢神經都微微的發涼和痙攣起來。她的眼睛裏湧出來一股辛酸的淚水，因而那在地上跳動的五月初夏的陽光，在她看來也變成模糊的，慘淡的，像冬天的陽光一樣淒涼。

「想不到會這麼快……」張慧鳳覺得有東西塞着喉嚨，不能繼續的咕嚕着說下去，便輕輕的發出來一聲嘆息。

已經出現了飛機的馬達聲，他們不約而同的仰起頭，用眼睛往碧藍的天空和乳色的浮雲

間搜索起來。飛機在城市和近郊盤旋偵察，塗着太陽徽的銀灰翅膀幾乎低掠着江岸上的綠樹梢頭；當機身傾斜時，連駕駛員的臉孔也可以看得清楚。金千里一邊緊緊的拉着馬嚼環，使馬身緊貼着粗大的樹身。一邊目不轉睛的看着飛機。『沒有關係，』他小聲的安慰她們，『只一架，一架偵察機……唔，飛得很低，向那邊去了……』女教士癱軟的坐在樹根上，低着頭，閉着眼睛，恐怖的哆嗦着，像哭泣一般的小聲的做着禱告。白馬駒把噴着熱氣的鼻孔貼到她的頭髮上聞了聞，隨即昂然的抬起頭，發一聲悠閒的嘶鳴。張慧鳳在馬頸上打了一巴掌，連忙從附近的田地裏拔一把半枯的菘豆秧蓋在馬背上。像在醫院中服務的情形一樣，她工作得十分迅速，自然，沒有一點兒遲疑。金千里很受感動，更增加了對她敬愛之情。雖然當他們的眼光相遇時，她不好意思的把臉孔向另一個方向轉去；但他們心中都感到一種患難相共的親切滋味。

飛機在城郊偵察有十幾分鐘，順公路向西方飛去。金千里撫摸着馬駒的銀色鬃毛轉過頭向張慧鳳瞭了一眼。

『昨天醫院中損失很大？』

『住院的傷兵和病人死傷十四名，大門外死了兩個老百姓，護士中有一位手上帶傷。』張慧鳳停一停又補充一句：『院長已經打電報給美國大使館，請求大使館向日本提出交涉。』

『沒有用，』金千里截斷她的話，『一點用處也沒有！日本人不像中國人一樣講道理，轟炸了只算白轟炸，說不定今天還會再來往醫院投彈。

張慧鳳驚愕的看了金一眼，咬咬嘴唇。

『以前，』她說，『大家都認為日本鬼子不會轟炸醫院，現在大家才知道……』

金千里把眼光直射在她的臉孔上：『現在情況已經十分緊急，醫院當局決定怎樣安置你們？』

『我們要畢業的這班同學到南漳福音堂暫避，其他低年級各班同學各回各家，等秩序安定時再來醫院。外國人不走。病人們不願出院的也可以留下，不過只限于老百姓；軍人一定得離開醫院。』

『萬一敵人佔領了這地方，你們還回來照常工作嗎？你們是中國人，你們對目前的戰爭不應該像外國人一樣抱超然態度。中國人應該不為中國的敵人服務！』

『我們並沒抱超然態度，外國人也沒抱超然態度。』張慧鳳很激動的低聲分辯說。『外國人同我們都常常禱告，求上帝赦免我們中國人的罪，求上帝保護我們。』

『禱告有什麼用？禱告在客觀上只盡了欺騙和麻醉作用，使你們不去參加救國的實際行

動請問，成千成萬的同胞受了傷得不到醫治，你們學醫的能忍心去替敵人服務嗎？」

張慧鳳有片刻工夫說不出半句話，低下頭用力的咬嚼着嘴唇。

「我們治病是爲上帝服務，」隨後她軟弱的喃喃說，「上帝自然會指示我們應該做什麼工作。況且我們的救主耶穌說過：『你嘗愛你的仇敵。』」

金千里正要駁辯，那位女教士恰在這時候低低的唸聲「阿門」從地上站了起來，神情倉皇的向他們詢問：

「唉！幾架飛機投的炸彈多不多？」

「只一架偵察機，沒有投彈。」金千里回答說。

「呵，原來只一架！」女教士慘然一笑，「飛機一來，我就像——真沒法說，我只知道禱告上帝！」

談話停頓了，大家不約而同的望着從路上走過來的一隊担架。在最後的一付担架上躺着一位十四五歲的小孩子，頭上胡亂的纏着紗布，浸透紗布的血液已經凝結，破軍服上的凝血已經乾了。兩隻小腿和赤脚從担架上搭拉下來，隨着担架的閃動擺來擺去。憔悴的瘦臉沒有一絲血色，眼皮緊閉着，大概是已經昏迷，連痛苦也不能清楚的感覺到了。張慧鳳心中一酸，幾乎要落

下淚來；她咬緊嘴唇，一直用眼睛送着担架隊走下山坡。

「你們那裏有軍醫院沒有？」她突然的回過頭來問。

「有，有！」金千里喜出望外的回答說：「如果你願意參加，我可以負責介紹。」

「好吧，必要的時候同外國人商量商量，約幾個同學去參加你們的軍醫院工作。」

「那好極了！不過現在能不能就馬上參加？」

張慧鳳搖一下頭：「現在還不能夠。以後——」她低下頭去遲鈍的說：「以後有什麼消息

請金先生通知我。」

「好的，」金千里回答說：「不過我覺得你沒有遲疑的必要，最好是立刻參加。」

於是金千里用充滿着熱情的，煽動的詞句，滔滔奔流似的說了起來。他說，在前綫上，同胞們成千萬的犧牲着，他們並不是爲着某一個外國人，也不是爲着上帝，而是爲着祖國，爲着正義，爲着千萬人的自由幸福的未來生活。如果上帝真是人類正義的代表，是至善至美的概念，也只有英勇的去參加抗戰，參加創造人類幸福生活的革命工作，才算合上帝旨意。成千成萬的人在前綫上流着血，在炮彈底下呻吟，死亡，因爲沒有人來救護，許多不該殘廢的都殘廢了，不該死的都死掉了。

『我想，』他興奮的直盯着張的眼睛說，『每一個學醫的都應該毫不遲疑的去救護他們，醫治他們。要知道，他們的犧牲並不是爲着自己，而是爲着無數同胞，爲着我們！』

因爲他的感情過于激昂，這最後一句話差不多是伴着顫慄的哽咽衝出口，感動得兩個女信徒的心房都不自主收縮起來。張慧鳳的變成灰土色的兩頰上結滿了細微的鷄皮疙疸，發紫的嘴唇不自主抽動幾下，彷彿要說話却說不出來。她用牙齒狠狠的咬住下唇，直到現出來青色齒痕。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就將兩個拳頭緊握起來，兩顆光彩而烏黑的眼珠上滾着淚水。在帶一點男性意味的眉頭上和飽滿的前額上，流動着一種淒楚的，內心的矛盾和怒氣交織的苦悶暗雲。

金千里用熱情和興奮的雙眼逼着她的眼睛，催促她表示意見。但張慧鳳沒有說話，轉過臉去，從山的側面茫然的瞭望着那非常遼遠的，遠在城市那面的，隱約中有一帶淡黑色山影接連着灰白色薄雲的天邊。從那河水的蒼茫的白光與原野的盡頭處，沒有休止的傳過來像夏天的悶雷一樣的大炮聲，重量的炸彈聲，以及隱約的飛機聲。

『我希望你能馬上決定，我好同總司令談一談。』金千里不能忍耐的催促說。

『讓我回去考慮一下，』張慧鳳回過頭來說。『我們現在就回醫院去，有什麼重要消息請

你通知我。」

「好的，我希望你能變成一位民族解放的女英雄。」

張慧鳳輕輕的，彷彿下意識作用的點一點頭，隨即轉過去對她的同伴說：「走吧，我們回醫院瞧瞧，不能儘在外邊躲警報。等我給病人換過藥以後，我們再出來。」

等他們走了以後，金千里也騎上馬往總部跑去。在路上，他不時的從他的眼睛裏，嘴角邊，閃動着那實在壓抑不住的，從心的深處湧流出來的微笑，那是一種帶着甜蜜夢想的，幸福的和青春的微笑。

(一)接近前綫的城市，常常只有緊急警報，甚至當正發緊急警報時飛機已經臨頭。在連續轟炸的日子，人們天一明就跑到曠野，雖然也叫做「躲警報」，實際上却不是聽到警報後才向外逃。

下午五點鐘時候，金千里又騎着馬順江邊轉回頭來。由于大轟炸和戰事關係，幾天來他一直處于過度的緊張與不安中，沒有充分的睡眠，也沒有安靜的吃喝過，使他的臉孔非常顯著的瘦削和憔悴起來。但如今他的心情卻像雨後的青草似的又舒展，又旺盛，又鮮美，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有時，他鬆懶的將拿鞭子的右手插進腰窩，讓自己的腰身隨着馬背的波動而柔軟的一搖一晃；有時，他將馬韁提一提，或者將鐙子磕一磕，讓馬駒緩緩奔跑；有時他又抓住雪白的馬鬃玩弄着，撫摸着，像孩子一樣天真而熱情的喃喃着：『白馬駒，白馬駒，親愛的伴侶！』走過一條山溪時，金千里從馬上跳下來，用雙手捧起溪水來將發熱的臉孔洗一洗，然後仔細的用手巾將臉和手擦乾淨。在重新上馬以前，他把鞋子上和褲管上的灰塵仔細拂去，又用指頭將頭髮梳了一梳。

他想像着在半個鐘頭以後，當他把總司令的歡迎意思告訴了張慧鳳，她一定會欣然的打定決心。他並且想像着他將怎樣告訴了那位高鼻子女院長這一切經過，和宣佈張慧鳳要立刻自願的跟他來部隊工作，以及那位女院長聽到這些消息時可能的驚駭情形。他想像着她也許

會半天說不出一句話，而最後無可奈何的用含淚的眼光望着張慧鳳像小鳥一般的飛出醫院。她也許受不住這突然的打擊而哭了起來；她也許會不讓張慧鳳走，而結果她同她吵鬧起來。但不管怎樣，他這時必須用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的、驕傲的、故意帶一點輕蔑諷刺的態度來報復她，使她在失敗中感受到更大痛苦。並且像一切聰明而缺乏人事折磨的年青人，金千里想他同張慧鳳怎樣由目前的情形發展成終身伴侶，在戰地過着極其詩意的，令人豔羨的，雙棲雙飛的美滿生活。這一刻，他的心好像一朵鮮花剛綻開，充滿着春意與幸福。

遠遠的望見醫院的洋式建築和閃着斜陽的一帶綠柳，他興奮得忍不住向空中揮一揮鞭子，低聲的唱出來前幾天在報紙上讀熟的一節詩句。

你的眼睛像

海洋深深，

請允許撈回我

失去的青春！

一羣抬着傷兵的担架隊迎面走來，金千里勒住馬在路旁停了一刻。等他們走過後，他又繼續的邊走着邊唱下去。十分鐘後，他把白馬駒繫在湖邊的柳枝上，十分驕傲和大胆的將名片交

給傳達。他站在醫院門口，轉過身來望着湖面上拉得很長的柳樹倒影，和隨波浮動的金色夕陽。帶着青年男女在會面前的矜持與快活，他期待着張慧鳳從裏面跑出來，在他的脊梁後先開口同他說話。但等了一會兒，那位當傳達的老頭兒突然出現在他的旁邊，將名片還給他，用一種冷淡聲調說：

「張慧鳳沒有工夫，請你明天下午來。」

金千里的臉色變成灰白，楞怔片刻，將名片看了又看，最後，用微微打顫的聲音說道：

「請你對她說：我來一趟很不容易，有重要消息告訴她……」

老頭兒望着他的眼睛，掛一絲無可奈何的微笑在圓圓的紫色臉上。

「外國人在她面前，」他解釋說，「外國人不讓她見你，她沒有那個自由。外國人說請你明天下午來……」

金千里在地上憤怒的蹙了一腳，垂着頭走到湖邊，迅速的從柳枝上解開馬韁。在路上，他沒有揚過一次馬鞭，也沒有用任何辦法刺激白馬駒改變牠的緩慢步伐。（白馬駒已經疲倦了，而金千里更其疲倦了。）他的眼光落在遲鈍的馬蹄上，腦筋昏昏的胡思亂想着，黃昏的影子在他不知覺中落滿原野。

六

夜裏，情況變得更壞了。敵人從東北角包圍過來，騎兵直衝到離樊城十五里的小市鎮上。太山廟只留下參謀長和十來位必要的人員組織臨時指揮部，其餘的全部人員都隨着總司令往西方的谷城撤退。金千里從極度的困乏中被同事叫醒，楞怔了一會兒，當他明白了一切情形之後，他吩咐疤瀾眼小勤務捆好行李隨着大隊走，自己瞞着所有的同事們往醫院出發了。

月色暗淡的照着坎坷的山路，金千里的心情像鉛一般的灰暗和沉重。襄陽和樊城之間的浮橋已經被守軍放火燒了，火光照耀得天邊的浮雲變成了慘淡的紫色。從遙遠的放火的江岸上，傳過來散亂的步槍聲，炸彈的爆破聲，隱約的哭喊聲，以及汽車喇叭的慌張吼聲。好幾次金千里猶豫的勒住馬韁，細心的向城市那方聽一陣，或觀察着迎面而來的和打旁邊過去的匆匆人影。他有些恐怖起來，感到自己的行動過分冒險。『萬一敵人衝過來……』他不能再想下去，嘆口氣，慘然一笑。但隨即堅強的決心克服了他的動搖，白馬駒在鞭子的抽打下奔馳起來，

如今鼓起來他的勇氣的並不是戀愛熱情，也不是未來生活的幸福夢想，這些，在他的創傷的心頭上已經變得非常的淡漠和渺茫，不足以左右他的行動了。現在他決心爭取張慧鳳，大部

份是出于一種頑固的爭勝心理，企圖刷去她為她所遭受的許多挫折和羞辱。他甚至想着這完全是一種救國工作，好像他從前許多次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爭取落後青年的情形一樣。他越想越相信自己的行為光明正大，於是他的心情舒緩，眼睛明明，而勇氣同責任心也跟着增大。但一回想到起初的動機並不純正，便立刻慚愧得無地容身，臉孔像火燒一般的發起熱來。他把手伸到帽子下邊，用力的揪抓着自己的頭髮，揪了半天，也許有幾根頭髮暗暗的被拔了下來，然後他突然鬆開手，把那塞滿胸腔和口腔的悶氣徐徐的從牙縫間放射出來。

『要忘掉過去的一切，』他喃喃的對自己說，『一切——要從新開始！』

天剛破曉，金千里到了醫院。醫院的大門洞開着，有許多病人正往外遷移。女院長站在台階上，對抬運病人的人們絮絮叨叨的吩咐着。把馬韁往樹上繫好以後，金千里一邊用手揩着額角上的汗珠子，一邊把名片交到站在門外的傳達手裏，故意裝做不把女院長放在心上。

『會張慧鳳』他說，『請你傳一傳。』

傳達老頭子對着他的臉孔剜了一眼，『恭恭敬敬把名片轉給院長。』這位先生，他用厭煩的口氣說，『他又來了。』院長點一下頭，走下台階，非常嚴重的看着金千里的臉孔說：

『你有什麼事情？』

「會張慧鳳，」金千里冷冷的回答說。

「她現在沒工夫會客。」

「我昨天在萬山上見到她，她約我來同她談一談。」

女院長突然變了臉色，聳一下肩膀，眼睛直盯着金千里，嘴唇微微的抽動着說不出話。金千里看見了這情形非常高興，嘴角邊露出來一個勝利者把強敵征服後常有的那種殘酷的諷刺的一絲微笑。他向她催促說：

「請你快一點把片子轉給她，我馬上還要回總部去。」

「請你跟我來，」女院長儘量顯得鎮靜的說。把金千里引進會客室後，她露着不可侵犯的表情站在他面前問：「她約你來有什麼事？」

「現在情況非常緊急，她需要決定她自己的事情，不能隨別人去擺佈她的命運。」

「醫院對她完全負責，用不着你幫忙。」

「豈有此理！」金千里將右手重重的拍在茶几上，提高聲音說：「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她有她自己的態度和意見，我認爲一個外國人無權干涉！」

「因爲我是院長，我管得着她，」女院長用打顫的聲調回答說。「這裏不是你發洩脾氣的

地方，請你好好的同我講話。」

「我也請你把態度放客氣一點，不要帶着那種輕視中國人的傲慢神氣，現在的中國不同從前一樣！」

女院長怔了一怔，隨即改換了口氣說：「對不起，她現在恐怕沒工夫見你，請你明天再來。」
金千里從椅子上站起來，堅決的回答說：「說不定幾個鐘頭內敵人就會衝過來——」
轟隆轟隆的大砲聲突然而起，震得殘破的玻璃窗微微作響。在大砲間歇中，可以聽見稠密的機關槍聲。金千里知道敵人在開始拂曉攻擊，一種混合着恐怖和興奮的感覺襲擊着他，他不禁起一身雞皮疙瘩。

「我冒着絕大的危險跑來，」他繼續說，「非要同他見一見不可！」
「好的，我去看她是不是出來見你。」

金千里用差不多向外冒火的眼睛，看着女院長匆忙的從會客室走了出去。他興奮的走來走去，傾聽着十五里以外的槍砲聲，幾乎要忍不住流出眼淚。

張慧鳳提一個藍色的小包袱，正從宿舍樓上跑下來，和院長在樓梯上打個碰面。她停住腳急急問道：

「院長，現在就站隊出發吧？」

「那個人又來找你，你打算見不見他？」

「誰？」張慧鳳驚駭的注視着院長的眼睛，一陣心跳。

「那個姓金的……」

張慧鳳的臉色一紅，低下頭去，覺得小腿骨空了起來，趕忙用手去扶着欄杆。院長注意到她的表情，嚴厲的盤問說：

「你約他現在來見你嗎？」

「我——沒有！」

「我想你沒有見他的必要；你們見面是不好的，我已經替你回絕了。」

「是的，我沒有見他的必要……」張慧鳳看着腳下旋轉的樓梯低聲說：「他沒有告訴你一點戰事消息？」

「你不應該操心打仗的事情，醫院會對你負完全責任。」院長把鼻梁上金邊眼鏡整一整，用教訓的口吻補充說：「打仗是你們政府的事情，不在你的職務範圍以內。現在——她望了——下手錶，『唔，已經四點一刻了。』」

女院長匆匆的走回會客室，對金千里說張慧鳳不願會他。金千里氣憤得渾身打顫向前，邊走了半步，冷笑一聲，用粗野的口氣說：

『告訴你一句話，喂，一句話你不允許我見到她，我決不離開這會客室！』

金千里的出乎女院長意外的倔強態度，竟使她大大的感到狼狽。她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這樣一個對外國人說話無禮，極不馴順，不容易對付的中國人。只在北伐時候她吃過中國青年的氣，但記憶早已在她的心上淡忘完了。

『你要知道她是信靠上帝的，』她用溫和的口氣說，『她不能有不合上帝旨意的行爲。』

『請你向愚人們去宣傳上帝，但是我只有一句話，我必須要見見張護士！』

『先生，我沒有多的工夫同你說話，請你走！』

『這是中國的土地，我走不走你無權過問！』

雙方相持不下的啞然片刻，女院長終于稍微的讓了一步，說：

『如果你有話必須告訴張慧鳳，請你寫在紙上，讓我交給她。』

『寫在紙上？』

『是的，寫在紙上。』女院長說畢後焦急的望一下手錶。

金千里也望一下手錶，說聲『好吧』，伸手進口袋去掏取記事本子。但女院長連忙把那張在手裏捲折得不像樣子的名片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說：

「這裏有一張你的名片，請你快一點。」

金千里手指微微的顫抖着，在摺皺不堪的名片背後潦草的寫道：

「情況緊急萬分，望前途珍重，勿忘祖國！」

女院長接過去寫好的名片看了看，匆匆的向院裏走去。金千里彷彿又辦完了一件大事似的，走到大門外停一停，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正當他解下馬韁準備動身時，張慧鳳和她的同學們各人提着各人的小包袱，排着隊從院裏走了出來。一位外國牧師和兩位中國職員，還有十幾担行李挑子，跟隨在行列末尾。

張慧鳳從金千里旁邊走過時向他偷偷的瞟一眼，隨即把頭一垂，脚步立刻零亂了，不自主的衝撞著前邊同學。金千里也同樣的不敢再望她，悽然的把頭扭向旁邊去。等他再轉回頭來時，看見行列已經走遠了，女院長站在門口的台階上，那一張摺皺的名片仍然在手裏拿着。金千里的頭頂上冒起火來，大踏步走到她面前，問：

「你，你，爲什麼不把我的名片交給她？」

女院長駭一跳，注視着他的鼓動着的雙頰和憤怒的眼睛，向後邊退了一步。

「我認爲她們已經動身了，沒有把名片交給她的必要。」她遲鈍的替自己分辯說。

「你用的手段太不光明，完全是一種卑鄙的欺騙行爲！」

「請你原諒我，」女院長回答說，「我做的事情全合乎主的意旨。」

金千里覺得吵下去也不是辦法，隨即將名片要回，撕得粉碎，拋到她的面前，喃喃的謾罵着，騎上馬走開了。

七

當天下午，前線上稍稍的穩定一點，正面敵人退却了三十多里，但北邊靠近河南的戰綫上却消息依然混沌。指揮所派一名通信兵到南漳去傳送公事，金千里寫下了下面的一封信託他送去：

避風小姐：

您曾說願來本部服務，總司令頗表歡迎。究作如何決定，望速復。勿觀

旅安！

又時事危急至此，逃避不是生路，只有奮鬥才是辦法！

在南漳城內，金千里認識一位信教的劉老太太，她的女兒是他的一位朋友的新婚夫人。爲着隄防這封信被外國人和牧師們檢查或扣留起見，金千里拜託那位老太太親手轉交；並且爲使她能明瞭信的內容，他故意沒有把信封住。到谷城住了兩天，前綫上的情況又變得緩和起來。金千里候不着南漳回信，心中很焦急，一分鐘比悠悠長夜還要難熬。第三天他騎着馬跑到南漳，劉老太太迎着他驚訝的說：「哎呀，金先生，這麼熱的天，你親自跑來！」金千里背誦着他早已準備停當的答話，說部隊裏急需救護人才，他不親自來恐怕沒辦法。最後他問候劉老太太的健康，並誇說她看起來比春天時候更加精神。

「託福，託福，靠上帝保佑，」老太太回答說。「你們軍隊生活實在太辛苦，我看你近來瘦得多啊。」

「戰爭一吃緊，生活就不會安定，當然瘦。」

「你們青年人真是勁頭足，爲着請一個救護人材竟親自跑到南漳來，張慧鳳在護士學校中成績頂好，這一次她就跟你一道走嗎？」

「我想同她見面談一談，作最後決定。那封信她看後有什麼表示？」

「我沒有看見她。我把信放在他的桌上。這兩天沒來看我，我因為忙也沒到福音堂去。我想她會寫信給你的……」

「現在我想同她談一談，可以不可以請她來府上一趟？」

「好好。」老太太扭過臉朝院裏喊道：「王大姐，你別慌淘米，你到福音堂去請張慧鳳來一趟，就說從谷城來了一位金——」

「不必提我；」金千里立刻糾正說，「只說老太太請她來有話談。」

「不提你……呵，王大姐，不要提金先生，只說我有事請她馬上來。她住在東邊偏院裏，你看見她就會認識。咱們在襄陽時她要認給我做乾女兒，你忘記了……對啊，就是那位長得好看的，有兩隻虎玲玲的大眼睛。」

女僕去了以後，老太太就向金千里詢問起打仗的消息來。但金千里的答語非常遲鈍，時常帶出來心不在焉的樣子，甚至答的並不是對方問的。老太太雖然很愛談話，看見這情形，却也不得不使談話時時間斷，到最後竟至於沉默起來。一會兒，王大姐從福音堂回來了，說張慧鳳沒有空兒，不能來。「她不得空兒，連這個小事就辦不妥，還敢指望你辦別的事情！」老太太憤憤的埋怨說。「她說她不能夠來，你爲什麼不說有個金先生有事要見她？她一定是想着我是找她來吃

飯，能推就推脫過去。我得親自去一趟，指望心裏沒眼竅的人辦事真不行！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對客人說：『金先生，你等一等，我去帶她來見你。你不抽烟嗎？』

老太太去了一會兒，轉來時臉色很陰暗，一進門就氣呼呼的說：

『奇怪，你們年輕人作事情真是荒唐！她頹然坐下去，繼續說：『我要她來，她說她沒空兒。——我去的時候她正躺在床上睡懶覺，說不定有什麼心思……我說你特意來找她。她說請你直接同外國人去商量，她不願同你見面。金先生，她以前到底同你說過她想到軍隊裏工作沒有？』

金千里低下頭去，沒有說話，腦筋完全麻木了。女僕王大姐在廚房裏注意的偷聽着老太太的每一句話，知道老太太也碰了釘子，非常快的拍了拍屁股，誤把火鉗子從地上拿起來放在鍋台上。

『都錯在你這位老太太身上！』王大姐肚裏咕嚕說：『聽說你把信沒封好，放在桌上，給她的同學們偷看了，大家都對她開玩笑，氣得她哭了一場，把信也撕了。你自己壞了人家的事，還往我身上發脾氣！』隨即她把黑油油的臉孔扭向窗子，大聲問：『老太太，炒什麼菜呀？』

『你看着辦，今晚有客呀。』老太太回答了女僕的問話後，又望着客人的臉孔說：『事情的底細我一點兒不知道，她對我說話的口氣非常壞。金先生，到底「船是在哪兒灣着啊？」』

「也許有誤會，」金千里遲緩的小聲說。「我想是有人阻撓她，她受了打擊。」

「唉，你們年輕人的事情……」老太太沒有繼續說下去，含有深意的笑了一笑。

晚上金千里雖然十分疲乏，然而失眠了。每次想到老太太的最後半句話和別有意味的微笑，想起來總司令會問起他張慧鳳的問題，想起他所嘗受的一切侮辱，他就渾身出汗了。到後半夜，熱度增得很高，頭也開始疼痛了。他伏在枕頭上斜看着床前地上的稀薄月色，悄然嘆息一聲，喉嚨裏哽咽着說：

「唉，有病了！」

正是這同一晚上，當大家就寢以後，張慧鳳一個人還留在院裏乘涼。她有時在石子鋪的小徑上走來走去，有時對着天邊的殘月或一顆孤伶的寒星默默的凝視很久。露水從湛藍幽深的夜空裏悄悄落下，使她的肩膀上感到了潮溼和涼意；於是她悄聲的走進屋子，點着蠟燭，在桌邊坐了下去。

同學們都睡得很熟，從枕頭上發出來均勻的，沒有一點煩擾的平靜呼吸。那位同張慧鳳睡在一張床上的同學李蓮，身上的單子踢在一邊，舒展的伸開着發育成熟的豐滿身體。從她的胸

部到腿部，那種極其柔軟的，顯明的，豐滿而含春意的綫條，和那種單純而勻稱的藝術結構，使人看見後會聯想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或彫刻。張慧鳳的眼光無意的落在這件美術品上，注視了半天，忽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走去替李蓮將單子蓋在身上，並且輕聲的嘲笑說：「這麼大的姑娘，不害羞！」但當她再坐到桌邊以後，越發不可遏止的胡想起來，想着從來不曾老實想過的，那些平素認為淫邪的罪惡念頭。她的眼睛裏射出來害羞的、醉意的、熱情而又悵惘的奇異光彩，臉頰上泛着微紅，突然的微笑一陣，但隨即又突然懺悔的一皺眉頭，沉重的嘆一口氣。

她決心不再胡想，翻開聖經，打算把心裏邊紛亂的邪念一齊驅走。隨便一翻，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她小聲讀道：

「第一章……」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她覺得這一段索然無味，不願再讀下去，隨即又亂翻一陣，最後翻到「詩篇」那裏有許多地方被她用鉛筆畫過紅綫，在現在看來每一句都格外新鮮有味。她把心沉下去，悲聲的，哀禱一般的讀了起來：

「耶和華呵，求你可憐我，因為我軟弱。耶和華呵，求你醫治我，因為我的骨頭發顫……耶和華呵，你要到幾時才救我呢？耶和華呵，求你回轉我，搭救我，因你的慈愛拯救我……」

她虔心虔意的，一段一段的唸下去，一直把所有畫過紅線的地方全唸完。在開始時她的心思非常沉重，到最後覺得眼前又明亮起來，心裏也輕鬆甯靜得多了，但一會兒，她的心緒重新紛亂起來，好像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她胡思亂想，而任何事物，甚至連清爽的空氣或寂寞的虫聲，都刺激着她不能不胡思亂想。當第二次下決心要剪斷這一切邪念時，她把雙手握在胸前，閉起眼睛，開始沉痛的默禱起來。

「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的主呵，我太軟弱了。我實在經不起試驗，求你使我的心思甯靜……」但她的思想總不能集中，把意義大致相同的語句反來復去的重了半天，結果她發現竟沒有一句話道出自己心裏的真正痛苦，到後來甚至是言不由衷。於是她只好迅速的結束禱告，睜開眼睛。

一種神祕的衝動力驅使她拿起蠟燭，彎身往桌下找昨天一怒而撕毀的信紙碎片。李蓮在床上偶然翻轉一下，駭得她非常心虛的要抬起身子，結果因為過分慌張的原故，頭頂沉重的碰着抽屜，蠟燭也幾乎被她弄滅。停了一會兒，聽屋裏毫無動靜，她才又繼續的尋找起來。找了半天，她終於從牆根下蜘蛛網上找到了像指甲那嚙大小的一張紙片；翻過紙片來對蠟燭一瞧，發現了一個不完全的鋼筆小字。『金！』她心裏叫道，『他的署名！』她捏着紙片小心的抬起身子，放

下蠟燭，膽怯而仔細的欣賞着那個不全的字，心口不由自主的跳了起來。她第一次感覺到那種神秘的，像夢一樣空幻而捉摸不定的希望閃灼在她的眼前，眼睛立刻在朦朧的戀愛的幸福中燃燒起來，她第一次確鑿的發現了人生不能逃避的另一個階段，並且發現她自己再也不會是一個蒙昧無知的少女，再也不能保持着童年的單純和天真了。

像所有聰明而富于感情的女孩子一樣，緊跟着發現了自己是一個已經成熟的姑娘之後，她立刻對童年的消逝不勝惋惜。她心情悵惘的看着蠟燭，輕輕的嘆息一聲，把紙片送火上燒掉，眼睛在淚水中模糊起來。她很明白白金千里是這結果的唯一製造者，是他——開始打亂了她生活的甯靜秩序，是他——用不斷的追求葬送了她的童年。但她並不恨任何人，反而覺得自己在這世界上太孤伶，太軟弱，太需要一個人能談一談心事，給她意見，給她安慰和鼓勵。當她把金千里想作代表邪惡與罪孽的魔鬼時，她同時覺得這位魔鬼具有着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量，而且她分明要逐漸的變成爲他的俘虜。好些日子來她的心中就有宗教和愛情這兩種力量在衝突，由隱而顯，由前哨接觸變成爲主力決戰。雙方決戰的勝負雖然在此刻還未判明，但她已經深切的意識到，在最近一兩天來，愈是她爲着神的意旨要把「他」從心裏推出去，她的心情就愈顯得空虛和寂寞，和若有所失的漠然悲哀，常覺得坐不是，立不是，心緒煩亂，萬事不如意，甚至連吃飯

也不感興趣。反而當金千里在她的心中代替了神的位置時，她就在一種說不來的害怕和煩惱中發現了新鮮的、快活的、興奮的、更充實的生活的力量與希望。如今，她求神的幫助和搭救，然而神是沒有力量的，她的靈魂在這一時刻顯然又被魔鬼佔有了。

她後悔起黃昏時候的事情來，恨自己不該那麼無情的以決絕的口氣拒絕了劉太太。她想着，也許從此後金千里會永遠不再來找她，也許永遠沒有男子再對她獻出來同樣的火般熱情，也許從今後她將永遠過着空虛的、寂寞的、沒有安慰也沒有刺激的單調生活，而那就是所謂犧牲了世俗幸福走向天國的永生之路！她如果不被愛情所刺激，也許她還不感到生活的空虛之苦，如今花已經綻開了如何能叫它變成蓓蕾？火已經點着了如何能叫它再恢復冷寂？她在懊悔的情緒中痛苦的思前想後，一會兒突然又忍不住深深的嘆息一聲：

『唉！他不會瞭解我的心！』

蠟燭燃完了，最後的一點火光也顫抖着熄滅了。張慧鳳凝視着窗上的月色和輕輕搖晃的一枝竹影，久久的沉思着，靜得像一座彫像。忽然，她想到大轟炸的淒慘情形，想到最近幾天來的戰時消息，忽然又想到在醫院中認識的許多負傷官兵，忽然想到成羣的難民，忽然又想到那些常常使她暗中羨慕的、從事救國工作的、活躍的男女青年，最後又想到她自己的未來生活。未來

的生活像一枝花在霧中搖曳，思想就像是一隻飛舞倦了的小蝴蝶，飄然落在花枝上，暫時的停下了。她想着像她同一「他」像那些活躍的青年一樣，過着使她認為是神祕的、新鮮的戰地生活。於是她彷彿看見了許多極其美麗的、英雄的、像夢一般捉摸不定的生活場面，不由的興奮起來。在這些熱情的想像中，她覺得金千里非常可愛，是一位值得崇拜的英雄人物；同醫院中的先生們比起來，他簡直是一隻白鶴，而他們是一羣愚蠢的鴨子……但過了一會兒，她心中突然一冷，發現自己所想像的全是邪念和罪惡，而院長和教師們的莊嚴面影，以及她非常熟悉的耶穌和先知們，都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將金千里的影子代替。同時，彷彿有聲音在空中對她說：『我要教導你，指示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見「詩篇」第三十二篇，她剛才讀過的。）

於是她像一個受了嚴厲譴責的小孩子，脆弱的伏在桌上，開始懺悔，悲哀而且害怕的抽咽起來。

過了一刻，心裏邊又平靜一點，她慢慢的抬起頭，眼睛重新凝視着窗上的月色。她又感覺自己已在這世界上太孤伶，太沒有依靠，假若有一個母親便不會這麼可憐。她記不得她早死的母親是什麼樣兒，只記得別人告訴她說母親死的時候很年輕，在村裏是一個好看而又賢慧的女人。根據這極其抽象的一點材料，她以無限戀念為崇敬的情緒默默的推想着。不如說是在心裏彫塑着——母親的真實容貌。一會兒，母親的面影在窗紗上顯現了，她差不多像聖母馬利亞

一樣的年輕而美麗，溫柔而沉靜，一樣的有一雙聰明的大眼睛，含着輕微的憂思，母性的慈愛，和無限神聖的崇高情意。母親望着她，用一絲靜靜的微笑撫慰她，好像是已經完全的瞭解了她的煩惱和痛苦。她止住呼吸，也不敢眨一下眼皮，只怕有任何細微的動作會使這神聖的影子消滅。兩滴晶瑩淚珠從張慧鳳的臉頰上靜靜的滾下來，她真想猛的投進母親的懷抱，把一年年積壓的思母之情和目前的種種苦惱，都痛快的用熱淚從心裏沖洗出來。但她的身子才不過稍微一動，面前的幻像立刻消逝。張慧鳳打個哽咽，輕輕的嘆息一聲，站起來打開窗子，向院裏的樹影間和縹緲無邊的天空找尋着母親的影子。在她那遼遠的天幕的邊際處看見了一顆孤伶的寒星，但是那失去的影子不再出現了。想着她剛才浮現在窗上的影子也許是一位天使在向她顯現，也許是上帝借着母親的像貌在給她啓示，於是她越發聚精會神的向湛藍幽邃的天空凝視，企圖發現更其神聖的祕密出來。

她的心中逐漸的清爽和甯靜起來，像秋雨洗過的早晨的宇宙。不自覺的把兩手握在胸前，她喃喃的讀出來聖經上的一句名言：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地正直的人……」

第二天早晨，天剛破曉，金千里就站在劉老太太的窗外辭行。沒等到老太太起來送他，他已經牽着馬走到街上。在路上他儘是喝水，沒有吃任何東西。到谷城是黃昏時候，金千里已病得很難支持了。同事們扶着他躺到牀上，給他救急水喝，用針挑破他的兩邊鬢角，但都沒有阻止病勢的繼續發展。夜裏，金千里燒得昏昏迷迷，不住的說着「胡話」。醫生起初認爲他是患的傷暑症，兩天以後又發現轉成了回歸熱。只好把他抬送到軍醫院中。

半個月的日子過去了，總部在幾天前已回到原來的城市了，但金千里仍然在谷城醫院中的白牀上躺着養病。他靠在枕頭上偶而回想起張慧鳳，眼睛裏仍不免浸出傷心的清淡淚水，心頭上泛起來隱隱的辛酸滋味。

「她簡直是一塊冷石頭，毫無感情！」他肚子裏嘆息着說。

八

好像把一塊石頭丟進古井，金千里放棄了一度狂熱的戀愛念頭。每次想起來這一段浪漫生活，他悔恨得渾身出汗，不住的罵着自己。他下定決心病好時離開總部，從新過一種戰鬥的革命生活。當精神清爽時候，他坐在牀上，帶着愧慚與興奮的心情，給故鄉的同志和敵後的朋友寫

信，把他的計劃告訴他們。他寫給那些在敵後工作的朋友們的信，總是充滿着無限熱情。他寫着怎樣的想念他們，羨慕他們，希望不久就能同他們一道生活。爲着病床上，躺得無聊，他向朋友借一本新近譯到中國「聯共黨史」，準備在醫院中細細的把它讀完。

疤癩眼小勤務陪他住在軍醫院，同工役們睡在一起，不時的跑來望望他，沒有事情。自從這孩子做他的勤務兵，差不多已經有四個多月，金千里從來沒注意過他的身世和前途。近來當金千里悶的時候，他就找一些閒話同疤癩眼胡扯，才發現這孩子非常的聰明可愛。疤癩眼是一個十五歲的沒依沒靠的孤兒，上過二年鄉村小學，十二歲的時候被舅舅帶進棗陽學生意，武漢失守後就跑到軍隊裏來。由於一種同情性和責任感，金千里開始熱情而誠懇的教育這孩子學習。疤癩眼雖然聰明，却有點頑皮，不肯好好的坐下去用功讀書，得機會就跑出去同醫院外的野孩子胡鬧。金千里用話鼓勵他，說是只要他肯學習，將來送他進幹部學校。疤癩眼最希望將來能做一個下級軍官，這種難得的允許使他十分的感激和興奮。還不到一星期工夫，疤癩眼讀會了一本「士兵讀本」，並且懂得了一點關於抗日的基本道理。起初他站在金千里面前時總是怯生生的，不敢隨便說話，幾天之後，有不懂的問題就敢提出來請求解答了。「祕書」他立直身子問，「嗆叫「帝國主義」」金千里放下手中的那本歷史名著，給他詳細的解釋了這個名詞之

後，他就眨着眼睛快活的走了出去。他在院裏一邊走，一邊摹仿開會時呼口號的調子叫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金千里忍不住倚在枕頭上微笑起來，對自己又播下的種子非常滿意。

有一天，金千里派疤癩眼到二十里外的那個叫做老河口的商埠買東西，午飯後疤癩眼帶着一個黃臉的青年回到醫院。金千里一看見這位青年就又驚又喜的叫了起來，抓着客人的瘦弱的一隻手，連聲的問：『你怎麼來了？你怎麼來了？』客人興奮得在床前走來走去，報告他尋找金千里的經過情形。疤癩眼快活的爲客人倒了一杯開水，站在一邊不住的眨着眼睛。

黃臉的青年客人名叫楊健，是金千里的同鄉，最近因爲作救亡工作受打擊，在故鄉站不住脚，跑到城區來尋找工作。在旅館裏住了一個星期，工作還茫無頭緒。他去問過了幾個政工隊和宣傳團體，人家都不肯讓他參加，因爲他患着肺病。午飯後正在一家書店閒看。遇見疤癩眼進去買書買報。他看見疤癩眼帶的符號，向疤癩眼打聽金千里的消息，疤癩眼就帶他來了。他本來還只有二十二歲，抗戰前兩年的監獄生活，使一個活潑結實的小夥子變成了又黃又瘦的癆病鬼，眼窩深深的陷下去。但是一談到政治問題和故鄉的救亡工作，他就興奮得在地上走來走去，臉頰發紅，一邊罵一邊講着。他愈是興奮，愈是容易咳嗽，不時的用手指頭捺着心口，到門後向痰盂

裏咯出來一絲臭痰。有時他也坐下去搓着兩手，眼光訂在金千里的臉孔上，發出來一陣苦笑。

「怎麼，你能不能替我找一個工作？」他終于把目前的工作問題鄭重的提了出來。「在這樣的大時代我一天也閒不住，再沒有工作我就要瘋了！」

「作什麼工作好呢？」

「不論什麼工作都可以，能夠到前線去更好。」

金千里沈吟一下，對他的朋友皺皺眉頭：「我覺得你暫時還是養病要緊。萬一不能夠恢復健康……」

「唉！這問題我在心裏已經想了幾千遍，實在討厭，大時代沒來的時候，天天盼望牠快來；大時代既然來了，却他媽的患了癆病千里，假若我不是在監獄裏弄壞了身體，我不是吹牛的，我個人可以做幾個人的工作。你想想我從前，我……唉，他媽的！」

「暫且住家裏養病好不好？」

「養病這年頭是養病的年頭？如果叫我住家裏吃吃睡睡，不看書，不看報，不工作，我會死得更快！」

「你的病現在怎麼樣？是不是好了一點？」

「這兩個月沒有以前咳嗽的厲害，大概還可以支持幾年。如果有適當的工作，精神愉快，我想比躺在床上更有效。所以你必須馬上替我介紹工作，或者你幫助我一筆路費。」

「到什麼地方去？」

客人笑了笑：「到北方去。」

「聽說那裏生活很苦，你的身體能支持得住？」

「既然在那裏能夠學習，能夠工作，爲什麼怕吃苦？老金，你是富裏生富裏長，我是從窮困中磨煉出來的，咱倆就有這點兒不同。」

「我是掛心你的身體，你就挖苦我哈哈……」

「並不是挖苦你，老金。」客人咳嗽了一陣說：「你讀的書比我多，談起理論來我簡直不能同你相比，但苦幹的精神你不如我。」

金千里雖然覺得這句話有點刺耳，把頭搖幾搖表示他不能同意，但心中却泛起來慚愧之情，臉皮微微的發起熱來。

「老金你說我批評的對不對？——你的思想同你的生活是矛盾的！」

「對對。」金千里用手摸着發熱的臉蛋說：「幾個月沒聽見這樣深刻的批評了。」

「那麼你對我走的問題有什麼意見？」

「路費不成問題，你準備什麼時候走？」

「今天住在此地旅館裏，明天回河口，後天就動身吧。」

金千里忽然思索了一下說：「把疤癩眼帶去好不好？」

「爲什麼？」

「他很聰明，並且天天盼望着能夠上學。」

「很好，帶着他我路上就多一個同伴。不過你的病還沒好，讓他離開你可以嗎？」

「不能爲我一時方便就不顧他的前途。」

「好，好，金千里不愧是金千里。」客人伸出來一個大姆指頭快活的叫起來，隨即在地上不

停的走來走去。

金千里把疤癩眼叫進屋來，問他是否情願跟楊先生去入學受訓。疤癩眼本來剛才在窗子外已經聽見他們提到他自己身上，但直到現在還不敢完全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不敢回答。等金千里又重問一遍之後，他的腮上的肌肉忽然微微的痙攣起來，眼睛裏充滿着感激的熱淚，哽咽的喃喃說：「我，我，我願意去。」於是他興奮的眨眨眼皮，胖胖的臉孔上綻開了驚喜交織的天真

微笑。

客人在金千里的病室中吃過晚飯，到城裏去找一個旅館住下。當天晚上，金千里坐在床上給他們寫了幾封介紹信，並且在信上報告他也決心脫離目前環境，將來到朋友那裏去一道兒生活。幾封信寫畢之後，他躺下去疲倦的呼出來一口長氣，從嘴角湧出來一股輕鬆的笑。但細想着這位癆病青年的堅決意志，又不免暗暗的慚愧起來，於是他用力的撕着他自己的很久沒有梳洗的頭髮。過了一會兒，金千里忽然發現了一種「愛」的哲理，重新又高興起來。他把這新發現反復的想來想去，非常得意。爲恐怕明天忘掉，他就伏在枕頭上把它寫在一個本子上面。

人往往因爲有了「愛」，他才覺得自己的生活有意思，所以「愛」就是生命的內容。

停一停，他把這一句念了兩遍，又繼續寫道：

但「愛」的對象是不同的。有人愛上帝，有人愛錢，有人愛名，有人愛全人類，有人只愛一個人，又有人愛他的微小的事業。每個人都把他的生命寄託在他的「愛」上，像耶穌把一切交給宗教，像楊健把一切交給革命。各人都爲完成他自己的「愛」而生活着，戰鬥着，一直到死，到臨死他還要把「愛」的精神傳給別人。一切殉教者，一切偉大的烈士，都是爲了「愛」而顯出他的偉大來。一個人如果什麼都不愛，這人的生命是最空虛的，無聊的，他將感到生活的毫無意義。然而什麼都不愛的人也往往有一種特殊的「愛」，那便是「死」。

他放下筆，休息一下，隨即把上面所寫的讀了許多遍，每個字都在肚子裏咀嚼得爛熟。當重新後悔着過去那一段浪漫生活時，他喟嘆一聲，又想起來一點意見，不過並沒有寫在本子上，只從喉嚨裏喃喃的說了出來：

「愛的對象可以常常轉變的；我在半月前把一切交給戀愛，現在又要把一切交給革命。」

第二天早晨，金千里打發他的朋友楊健同疤癩眼向河口出發，把所有爲治病借來的幾十塊錢全數交給了楊健。疤癩眼背着自己的簡單行李，站在金千里面前辭行時，眼淚幾乎從眼睫毛上落了下來。金千里眼望着他們出了醫院大門後，感到一陣微微的悽酸滋味，寂寞的向枕上靠下。看護進來時，他把一隻心愛的金戒指從皮包裏取出來，笑着說：

「請你替我把這個東西賣出去，沒有錢用了。」

九

過了幾天，金千里接到一封字跡陌生的信。他一看發信的地址就立刻心跳起來。急急的撕開信封，抽出信紙，他先看上邊稱呼，再看下邊署名。跟着一眼數行的看一下全信內容，然後才又一個字一個字的咀嚼着讀了下去，那信上寫道：

「我很久就打算給先生寫信，但總是猶豫不決，直到此刻才提起筆來。我們已於上星期由南漳回醫院，一切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近來前綫上戰事怎樣？在軍隊中有沒有信教的？人這幾個小問題請費神答覆我，並望以後常常的來信指教。」

信上稱呼他「千里先生」署名是「一個護士」信後邊附了一行：

「回信寄X街門牌十七號李宅轉，勿寄醫院。」

小字很工整秀緻，顯然一點一畫都用心用意的不肯馬虎。金千里細細的讀了三遍，把信紙折疊好裝進信封，壓在枕下，忍不住一串快活的微笑從心的深處向外湧流。但沒到兩分鐘，又把信拿出來，從信皮上第一個字開頭讀起，連郵戳的模糊的小字也仔細讀完，然後又抽出信紙來讀第四遍和第五遍……他真想把所有的朋友和同事都召集來，讓大家都見一見這封信，讓大家都看看他爲這封來信而快活得快要發狂。他忽然低下頭，偷偷的、熱烈的、在寫信人的名字上吻了一下，又把信紙緊緊的按在砰砰跳的心口上，身子無力的躺下去，合上眼皮；很久他沒有把信紙從心口拿開，很久幾乎是停止了呼吸一般的靜靜躺着。他曾經下定決心不再戀愛，現在張慧鳳的一封信簡短的信竟使他的決心和一切計劃都澈底動搖。理智要他維持着原來計劃，情感却逼着他立刻給張慧鳳寫封回信。理智同情感鬥爭了好久，最後他得到了一個妥協辦法，就是

把走的時間延遲到秋後，現在必需給張慧鳳寫封回信，至於將來如何，聽其自然發展吧。

從床上走下來，坐在靠窗的桌旁邊，金千里從皮包裏檢出來還是在上海開戰前珍藏的漂亮信紙。但就在寫信當中，他仍然時時忍不住把原信拿起來看。他在信上首先寫出來他接信後的意外高興，隨後簡略的報告了他所知道的戰事消息，解釋了信宗教和從事救國工作的毫不衝突，最後又報告了自己的病狀，並且說再有一個星期就可以返回襄陽。他把自己的信也細細的讀了兩遍，填補了三個漏字，修改了幾處不夠含蓄的措詞，又加添了兩句富有煽動性的句子。在論到救國工作的那一段上，他又仔細的重抄一遍，然後裝進信封，粘上信口，貼好郵票。他在信皮左上角加上「快件」兩字，又在旁邊一氣連貫的畫了三個圈。事情辦完後，他發現自己還不適宜坐得太久，脊椎骨似乎有點困疼，於是扶着桌子回到床上，身子往枕頭上靠了下去。

信發走以後，他天天盼望她的回信，一分鐘一分鐘的在期待、失望、胡亂猜疑的苦惱中熬煎。他一再的把信的原稿找出來逐字逐句的研究着，也沒有發現可以冒犯對方或可以引起誤會的字句。「難道是信在中途遺失了？」他心中計算着。「一天，兩天，三天，回信該收到了……唉，當時爲什麼不把信寄成雙掛號？」每天郵差兩次來醫院送信，每到來的時候金千里總是懷着十二分的熱情坐在床上期待，傾聽着院中的人語聲和窗外的脚步声。如果有看護或工友從窗外走

過，他就忍不住問一聲有信沒有。當聽到回答說沒有他的信，他便失望的倒在枕上，痛苦的嘆一口氣。

一個星期後，他不願醫生和朋友的再三勸告，坐船到襄陽去了。在動身之前他就預備好了。一封給張慧鳳的信，到總部後立刻派勤務送往李宅。信中告訴張慧鳳他已經回來，準備在一兩天內去醫院看她。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她的回信，字寫得很潦草，信紙是從筆記本上撕下的，而且撕得極不整齊。『請你原諒我，』她寫道；『我的環境不允許我們見面，你還是暫不要看我的好。自從接到先生從谷城寄來的回信後，我的救國熱情更高了，意志也更堅決了。我決意本着先生的指示努力學習，不敢辜負先生的期望。請將對我有益的書籍（我不知道名字）借我幾本，要淺顯易懂的，不要大本。』在署名後邊她又添一句：『請好好保養，不要勞累，不要操心。』並在句子旁邊密密的加了一行小圈。

金千里讀了回信，狂喜得從地上跳了起來。他立刻依照她的吩咐挑選了兩本小冊子用紙包好，又寫了一封熱情的鼓勵的信，派勤務送到李宅，這是張慧鳳的同學李蓮家庭。過了兩天，金千里又寫了一封信去。一星期內他給她寫了三封信，都沒有得到回信。到第八天，他才接到她退還的小冊子和一個字條：『書已看完，請再借我兩本。』金千里又照辦了，並且將後方出版的刊

物也挑了幾本。三天以後，金千里接到由李宅轉來了下面的一封信：

先生的身體近來好麼？健康復原了麼？病後保養最好是多吃牛奶或魚肝油，燻老母鷄吃也很見效。總之不要大意，不管爲自己，爲別人（我的意思是指的抗戰）都請先生珍重身體。我非常感謝先生的幫助和鼓勵，你的每一封來信都給我增加了很多勇氣和很多智識。我沒有給你多寫信你生氣麼？請你原諒我。我的字寫得很壞，怕你見笑，所以不敢常常的寫信給你。

你借給我的兩本書和幾種刊物，還沒讀完。白天忙一整天，沒有看書時間。總然（總寫錯成「總然」）有閒工夫也不敢拿來讀，萬一被外國人知道了是決不會得到原諒的。只有在夜間當大家就寢以後，我才把窗子遮起來，不讓它露出一點燈光，小心的讀那些好書。幸而我是獨自住一個房間，不容易露出馬脚。我從來沒有想到過世界上在聖經以外還有這樣好的書。在進護士學校以前，我上過私塾，上過教會辦的小學和初中，我對「四書」同各種課本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熱烈興趣。雖然我自天忙得要死，夜裏總要拿出來你借給我的小冊子，偷偷的讀一兩個鐘頭，起初有一部分是由於好奇心，一部分是由於你的鼓勵，但現在好像是書的本身對我發生了很大力量，使我不忍丟手了。

你介紹的小冊子使我有智慧，看見了我不曾看見的，懂得了我不曾懂得的，然而同時也使我再不能全身全心的屬于上帝了。聖經上的話都是對的，那是神對人類的約言，但你那些小冊子上的話也是對的。現在我承認除聖經以外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我不會讀過的好書。

先生。我知道離開上帝是有罪的。倘若不痛加悔改，求上帝饒恕，我的靈魂將永遠淪入地獄。我苦悶得很，因為我既不能全心的依賴上帝像從前一樣，而你的那些小冊子——唉，叫我怎麼去懺悔我出新的苦悶呢？我苦悶死了

她在信末尾又提出來幾個問題請求解答，有些是她從書本上發現的疑問，有些是從最近的報紙上見到的時事問題。金千里把這封信足足讀過了十遍以上，然後才小心的折疊起來裝入信封，藏進口袋。因為感情像波濤一般的汹涌澎湃，他不能夠甯靜的坐下來即刻回信。靠在躺椅上拿起來一冊畫報，他一頁一頁的翻閱着，而實際上什麼也沒看見；直到他感到鼻尖上癢癢的，有一股清香竄入鼻孔以後，他才瞧見一位同事正拿一朵花放在他的鼻子下面。

「你真是專心！」那位同事說，「我同你說了好幾句話你都沒聽見，看書報看迷了。」

一會兒，金千里坐在桌邊寫回信，用熱情的詞句鼓勵她，安慰她，並告訴她關於抗戰的許多道理，解答她所詢問的那些問題。他從此又完全沉落進戀愛的深淵中，只想着如何能同她見面，如何使目前的關係向前發展，直到訂婚和結婚。有時偶然想起來北方的那些朋友，心裏又免不了慚愧和矛盾起來，但過不多久，就一心一意的想着戀愛了。

十

從此以後，他們通信的次數多了起來。但金千里每次以十二分渴望的心情寫信要求會面，都被她拒絕了。

「我覺得，」她回信說，「如今我在上帝面前還有一點贖罪的機會，便是我始終保持着行為的純潔。我願意我們永遠只有通信關係，不要向不好的地方發展。我永遠只把你當先生看待，請你也把我看成一個普通的學生好了。」

這情形繼續了一個多月，直到初秋。金千里的忍性達到了最高點。有一天他給張慧鳳寫信說：如果不允許同她見面，他簡直不瘋狂也要害病，並且責備她爲什麼好幾天沒有一封信。張慧鳳這幾天正患感冒，躺在寢室裏不能工作。接到這封信，她勉強從床上走下來，鎖好門，伏在桌上寫回信：「我這幾天太忙了，沒有工夫給你寫信，請原諒我。」她停一停，繼續寫道：「我不願同你見面，是我對神的最後的一點忠實；請你不要再來信求我，增加我的難過……」剛寫到這裏，警報響了。張慧鳳把未完成的信藏進口袋，打開屋門，隨着同學們跑下樓，躲進防空壕，一會兒，有九架飛機轟轟的飛來投彈，霎時間滿城被火光和濃烟籠罩。敵機去後，張慧鳳從防空壕裏出來，

覺得身體支持不住，扶着一位同學走回寢室，躺到床上不由的呻吟起來。

休息了一會兒，張慧鳳看了一下表，打開藥包把白色的藥麵倒進嘴裏。她正要用溫開水沖下喉嚨，聽見樓下突然起一片噪雜聲音，其中有個陌生的聲音在報告城裏的轟炸情形，同時許多聲音在詢問着，補充着，驚駭的嘆息着。聽到說總司令部落了炸彈，死傷很重的時候，好像有人在她的頭頂上猛力的打了一棍，她的四肢發冷了。她把藥麵從口中吐出，開水杯子摔在茶几上，慌忙的跑下樓，到藥室裏找了一點紗布和藥品，在紛亂中出了醫院，向城裏跑去。她的胸部緊張的收縮着，喘息着；由于感冒發燒的原故，不斷有黑點子從她的眼睛裏迸出來，在面前飛旋着。到了總部門口，張慧鳳告訴衛兵說要找金祕書，衛兵看看她，故意為難的問她找金祕書有什麼事。

「我是來救護的。」張慧鳳回答說：「聽說你們這裏落了炸彈，死傷很多。」

「好，請你等一等。」

兩個衛兵沒有把張慧鳳帶給傳達，讓她在門外儘等下去，因為他們的神經還沒有從剛才的恐怖中恢復過來，乾脆沒聽懂張慧鳳說些什麼。她等候了十來分鐘，秋風一吹，身上發起冷來。但是她不敢催促衛兵，也不肯走回醫院，疲弱的靠在牆上，用手指捺着疼痛的鬢角。看見五六副担架抬着負傷者從院裏飛快的走出來，張慧鳳心裏叫道：「他受傷了！」當担架從她的面前跑

過時候，她努力用眼睛從受傷的人們中尋找金千里，但因為她的頭腦暈眩，眼前一陣發黑，担架已經走遠了。

『我是來救護的，』她又哽咽的向衛兵說：『我找金祕書他……』她不能再說下去，打個冷噤。

衛兵漫然回答說：『受傷的全都抬往醫院了。』

張慧鳳聽了衛兵的回答後，立刻向担架追去；但担架走得很快，始終把她撇得很遠。她的脚步在青石街道上不穩的搖擺着，眼眶裏充滿着眼淚却哭不出來，喉嚨裏壅塞得透不出一口氣來。她拚命的追着前邊的担架隊，一切思想全停止了，只有一個悲傷的聲音在她的腦海中震響：

『他……受傷了！』

十一

担架抬進醫院，放在草地上，立刻被一羣護士、醫生和醫院中的工友們圍繞起來。張慧鳳沒有敢走近去看一眼，她在大家不注意中跑回寢室，身子搖擺着倒到床上。覺得眼睛很困倦，眉毛和鬢角的骨縫中疼痛得非常難過，張慧鳳摸一摸自己的手心和前額，知道自己像火柴一樣

的在發燒。但爲着不肯影響那些正在搶救受傷者的醫生和護士們的工作起見，她沒有驚動何人，甚至連痛苦的呻吟也竭力的遏止了。她勉強給自己倒一杯開水喝下去，然後悄悄的哼聲，閉上眼睛喃喃的祈禱起來。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們是有罪的小孩子，是迷途的羔羊。求主赦免我們，使我們脫離災使他脫離危險，脫離痛苦。主呵，他雖然不知道信賴你，不知道你是父，你是牧人，但他的心地是明的，他所想的，所做的，都合乎你的旨意。我知道他曾經爲千萬同胞的幸福工作，他想使人間成天堂，想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呵，我崇拜他，「我連給他繫鞋帶也配。」懇求你的慈悲赦免他的罪，如同赦免一切人的罪。懇求你減少他的痛苦，不要過甚的罰他，使他早早的痊癒起來。主呵，他是可憐的，遠離家鄉，大病後身體還沒有復原……」

一開始，她的聲音就忍不住打顫，到這裏簡直哽咽得不能繼續了。她沒有說聲「阿門」，開眼來，靜靜的哭泣着。眼淚一淌一淌的從長的睫毛下流出來，打溼了她的枕頭。

半點鐘以後，她的心情平靜下來，昏昏迷迷的入了睡鄉。等她再睜開眼睛時，房裏已經點燈，她看見院長同兩位同學（護士）面帶憂愁的站立在她的床前。院長一言不發的檢查了的體溫，開了藥方，像一位慈愛的母親似的將她身上的被子蓋好，然後關心的囑咐說：「你要

心點，不要走出屋子，吃下藥以後得出一出汗。」於是院長倒了杯開水親自照顧張慧鳳喝下去，並吩咐護士們關好百葉窗。

「我想你是剛才在院裏受了風，」她又憂慮的低聲說，「我會經告訴你說過不要常到院裏去。警報解除後，你在院裏散步了？」

張慧鳳不敢洩露出自己的祕密，她微微的搖搖頭，眼圈兒紅了起來。院長坐在她的牀沿上，用手撫摸着她的頭髮說：

「你不要害怕，出過汗以後熱度就會減退了。要常常禱告，上帝會保護你的，他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一陣黃昏的秋風吹打在百葉窗上，從病房傳來了隱約的呻吟聲音。張慧鳳用了很大的力氣叫出「院長」兩個字，以下的話全化成燙熱的眼淚，一部分順眼角流出，一部分吞進肚子裏，於是她忍不住抽咽起來。

「不要哭，」院長解勸說，「你想說什麼？」

張慧鳳沒有回答，繼續哭泣着。等一等，院長又說：

「有什麼話請你告訴我，我是最愛你的。」

「我，我心裏很難過，」她終於哽咽着說。「我沒有什麼話說……」

「不要想家，」院長說。「多多的禱告上帝。」

張慧鳳吃過藥，出過汗，昏昏沈沈的睡了一覺，又做了一個惡夢。她夢見剛剛轟炸後，她在城裏一個空場上碰見金千里。他受傷很重，躺在地上呻吟。她正用紗布給他包紮傷口的時候，院長怒沖沖的走來了。院長責備她，她同院長爭辯。院長揚起手杖打她，她從地上跳起來，跳過了許多房屋，跳過城牆，壕溝和田野……她一邊跑，一邊掛念着金千里，於是她哭了。她哭的很痛，被自己的哭聲驚醒了。靜靜的想了一會兒，她揩乾眼淚安慰自己說：

「這是一個夢；夢是靠不住的。不過……唉！」她把靠床的窗子打開，讓黎明前的新鮮的空氣流進來。在夜間她就退了熱，現在感到腦筋很清爽，只是心裏還存着殘餘的辛酸滋味。她從窗口向深邃的藍天望去，發現了一顆孤星閃灼着幽幽的白光。她凝神的望着它，不肯讓它在漸漸濃起來的曙色中消失。一種極其縹渺的、崇高的、對於宇宙的神祕以及造物者的讚嘆崇拜的宗教情緒，把她的整個靈魂淨化，使她的心田像無風的秋水一樣平靜的清明。直到那顆星落去以後，她才把眼光緩慢的移回來向臥室裏看了一圈。各種傢具在青色的曙光中逐漸的分明起來，牆壁上掛的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像也呈現出朦朧輪廓。在聖像上注視了一會兒，她忽然

想起來金千里，想起來夜間的惡夢和昨天的種種經過，心緒重新又痛苦和煩亂起來。「主呵！她心裏叫道，『他到底怎樣了？』她渴望着上帝會對她有什麼啓示，希望有聖靈或天使向她顯現。但是她一會兒把眼光移向黎明的天空，一會兒又移回到曙色矇矓的天花板上，却始終沒有一隻白鴿從天上飛來，也沒有生着白翅膀的天使在房裏出現。她覺得應該跪在牀上虔誠的做一次祈禱，於是就掙扎着坐起來，披好衣服……」

就在這當兒，門毫無聲響的推開一半，一個穿白衣服的少女的影子走了進來。張慧鳳看出來她是李蓮，讓她在自己的床邊坐下。夜裏逢到李蓮在病房值班，她曾經跑到宿舍樓上來看她的朋友兩次，現在是第三次了。當她問過了張慧鳳出汗後的病狀以後，就快活的伏在張的耳朵上小聲的說：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六位受傷的人裏邊沒有他。人們說轟炸後還看見他在總部的院裏站着。』

雖然全醫院中只有李蓮一個人是她的最親近的同情者和可談這樣事情的知己朋友，雖然她同他的來往信件全是由李蓮的家庭轉送，雖然她聽了李蓮的消息非常高興，但張慧鳳仍不免臉孔一紅，裝成生氣的樣子翻李蓮一眼。

「走開吧，我不曉得你說的是誰！」

「他，他，他就是他！」李蓮把嘴撇一撇，笑了起來。

「他受傷不受傷與我有什麼關係？奇怪！」

「哼，別對我不坦白！夜裏我聽見你在夢中替他禱告，還說『沒有關係！』」

「瞎扯！」張慧鳳在李蓮的腿上擰了一把，臉孔一直紅到頭髮根。

兩天後，張慧鳳從寢室走出來，病人們又看見她那溫柔的笑容了。不過倘若有人曾仔細一看，便可以在她的眉目之間發現了一種深藏心底的憂鬱出來。這憂鬱直到她在早飯後接到了金千里的信，才頓然消散得無影無蹤。信寫得非常短，說他的胳膊上被炸彈的碎片擦破了一點微傷，所以兩天來不能夠給她寫信，信末尾催促她回答他上次來信中提出的懇求。「那怕是一分鐘的會見。」他寫道，「對我已經是不能比擬的安慰了。」送信人（李蓮家中的用人）沒有即刻走，等候着她的回信。張慧鳳心裏矛盾得很厲害，請求李蓮給她打定主意。她們悄聲的商量一下，張慧鳳心口跳着，臉皮紅紅的走回寢室。李蓮興奮的跳到大門口，帶着急促的喘息小聲的告訴用人說：

「你回去吧，請金先生兩點鐘到家裏等候。」

兩點零五分，張慧鳳帶着藥品和紗布跑到李宅。他們見面後都非常拘束，特別是張慧鳳臉紅得像酒醉似的，低着頭不敢看他，好像有幾百根豬鬃或麥芒之類在背上刺着一樣。李蓮的母親在旁邊同她說了許多話，她全沒聽清楚，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最後她站起來向金千里看一眼，努力裝得鎮靜的低聲說：

「我特意來替你換藥的，請讓我看看傷口。」

金千里站起來把胳膊伸給她，喃喃的問：「你知道我們總部被炸嗎？」

「聽說。」她說，「你們有幾位受傷的都抬在醫院裏。」

她迅速的解開紗布，將傷口洗了洗，敷上藥，用新的紗布包裝起來。

「請你以後天天來此地換藥。」她說，沒有敢抬起頭來。

洗過手以後，張慧鳳把藥品和紗布交給李蓮的母親，臉皮紅紅的說：

「請伯母替我放個乾淨地方，我明天再來看你老。」

以後他們天天見面，態度慢慢的自然起來。但是除掉十分必要的關於時事或書上的問題以外，她很少談起來別的閒話。如果沒有第三者在場，她的話說得更少。等金千里的傷口痊癒以後，她又拒絕同他會面了。金千里感到非常痛苦，天天寫信懇求她，每封信都充滿着熱情和煩惱。

但張慧鳳不但不允許同他見面，簡直連回信也稀少起來，而且從不肯在字句裏露出一點熱情。幸而金千里同李蓮的母親已經很熟，他託她想辦法。她把李蓮叫回來問明白張慧鳳的心思以後，就非常同意的點着頭笑了起來。第二天金千里跑來看她，她說道：「金先生張慧鳳同別的女孩子不一樣，她還帶有舊思想，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有意同她訂婚呀？」金千里的回答和他的熱誠的態度使老太太完全滿意，當天下午她就這好消息告訴了張慧鳳和她的女兒，並且主張由張慧鳳同金千里當面談談。

「就是明天吧，」她說；「明天下午四點鐘，我請你們在我的家裏吃飯。」

事情順利的發展下去，張慧鳳同金千里之間的精神藩籬漸漸打開了。他需要她，她也需要他，如果有一天不見面，他們同樣的都感到無限的空虛和苦惱。但俗話說「好事多磨」，他們的戀愛關係不久就被醫院當局發現了。

(一)「主禱告文」中的句子。

(二)施洗約翰的話，「他」字原指將降生的耶穌基督。

張慧鳳被叫進院長室。醫院的牧師（一位消瘦蒼白的中國老人）坐在院長旁邊。院長非常難過的望着她，用打顫的低聲說：

「因爲你沒有母親，我把你當做最親愛的孩子培養起來，可是你現在做出了不好的事情。請你告訴我，你後悔不後悔？一個人作錯了事情應該在上帝面前懺悔的，你是不是知道你自己作錯了事情？」

張慧鳳低下頭去，不敢看院長和牧師。

「你接近了魔鬼，受了邪惡的引誘，但這也許是主的意思。」牧師刷刷的翻着膝上的「聖經」說，「主使約伯受試探，又把他從絕望中拯救出來。●你聽，「雅各書」第一章上面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經過試探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的人們。」你只要知道自己犯了罪，肯在主的面前懺悔，主不但會原諒你，並且會加倍愛你。他如果不是人類，也不會派他的獨生子降到這世界上來。」

「是的，」院長接着說，「你應該立刻懺悔。記得「啓示錄」上有句話：「我會死過，現在又

活了，直到永永遠遠！」

張慧鳳仍然低着頭，感到四肢有點發冷了。忽然一個念頭逼着她幾乎要跪下去痛哭着懺悔祈禱，忽然又一個念頭把她牽引到金千里那裏去，感覺得這些話都非常可笑和無聊。院長得不到她一句回答，就拉她坐在自己的旁邊，對她說：如果她同那位姓金的斷了關係，等她畢業後保她往專科學校去專門學化驗，一切費用由醫院資助。張慧鳳對於化驗最有興趣，很願意繼續求學，但是她不能拋掉金千里，同時又夢想着戰地上的新鮮生活，於是她的心越發亂了。

「新約」上有一個比喻，牧師又斯文的說，「說一個人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

「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張慧鳳突然不耐煩的截斷他，「我完全記得，請不要再說下去！」

牧師看了她一眼，隨即翻了翻「聖經」，冷冷的說：「是的，我知道你還不知道自己有罪，不願我說出來這個比喻。在同書第七章上有兩句，」他把「聖經」舉起來對近眼睛，「十三節到十四節：「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現在走的就是那條大路！」

「是的，光明大路！」

「哼。好一條「光明大路」！記得「以西結書」上有這樣一句：「主耶和華說：因你將我丟在背後，所以你要擔當你的淫行和淫亂的罪！」（按：這一句是在「以西結書」第二章第三十五節，因牧師匆匆背誦出來，所以對原文稍有遺漏。）

「請你不要借「聖經」上的話來侮辱人！」張慧鳳激動的抬起頭來說：「我們的愛是純潔的，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卑鄙！」

院長握住了張慧鳳的手，注視着她的充滿了淚水的一雙大眼，慢慢的搖了搖頭，使他們停止爭辯。

「神是全知全能的，」她說，「他知道你所做的事是好是壞。人的祕密不能瞞住神，他的裁判既沒有錯誤，也不能逃避。張慧鳳，」她把張的手握得更緊，說，「關於你的事情我很傷心，我希望你能夠尊重我的意思，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我也要替你禱告，求上帝援助你，原諒你的錯。你是不是願意去入專科學校？」

「請你讓我想一想。」張慧鳳哽咽說，「你對我的一切都使我感動，我覺得這件事很對不起你。但是，我……」她突然站起來，掙脫了被握着的那隻手，哭着向寢室跑去。

「這孩子是會知道懺悔的，」院長望着她的背影說，同時想起來「浪子回頭的故事。」

下午，張慧鳳同金千里在李宅見了面；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人，別的人都避開了。

「現在你應該堅強起來，」金千里遞給她一個手絹讓她揩眼淚，說，「哭和動搖都是弱軟的表示，沒有用處。我們的結合會經過無數波折，一開始就遭受打擊。但是遭受的打擊越多，我越覺得我們的愛情寶貴。現在你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你離開我就等于對我宣佈死刑。慧鳳，我懇求你堅強起來，拒絕他們，立刻跟我到前綫去！」

「我不能跟你走，」張慧鳳抽咽着說，「請你忘掉我，讓我生活得快活一點！我覺得我太對不起院長，好些年來她關照我，培養我……」

「慧鳳！金千里不等她說完就悲聲叫道，「你不能拿自己的終身幸福去報答她！她阻止你過幸福生活，阻止你到前綫做救國工作，她叫你在醫院中作那麼多的繁重事情，而每月只給你四元津貼，幾乎是無代價的叫你工作，我認爲她培養你是有企圖的，合乎她的利益的，並不全是爲着你我不能離開你，除非我死！」

張慧鳳打了個冷戰，繼續抽咽着，在肚裏咀嚼着這幾句話。隨後她痛苦的把眉頭一皺，堅決

的懇求說：

「我不願一錯再錯，趁現在拉倒還不算太晚。將來錯誤愈陷愈深，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都更大，想挽救也來不及了。請你替我想一想，今天就算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吧！」

「你爲什麼這樣殘酷的懲罰我？」金千里含着眼淚說。「你難道不相信我對你的愛情多麼真實？我瞭解你的矛盾，你的痛苦，但是你的矛盾和痛苦並非不可克服的，只要你稍稍的堅決一點。至於我，感情的閘門已經沖毀，不管前途有多少高山，也只好往前沖去。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得到你，一個是完全毀滅。你已經愛了我，爲什麼還忍心看我毀滅？」

「我並沒有愛你，」張慧鳳臉一紅，趕快接着說，「我不懂什麼叫做愛。我平常只是把你當先生看待，當你受傷時把你當病人看待；我既然學醫，自然有每天跑來給你換藥的義務。」

「張！我們的關係真是這樣單純麼？」

「是的，」張慧鳳點頭說，「本來是這麼單純。」

「唉！你爲什麼會忽然變這樣冷酷？」

「我的心本來就很冷，錯就錯在我表面上有時很像溫暖，結果惹得你痛苦，我也痛苦。」

金千里絕望的悲聲說：「你真是一點也不愛我！」

「我從來沒有愛過人，以後也不會愛任何人。」

「你的心……」

「我的心就是一塊冰。」

「我是說你的心並不像你所說的。如果一顆心永遠不會愛，也就不會恨，那不是冰，而是麻木。但你並不是一個麻木的人！」

「我只愛上帝，只恨我自己。」

「不，我知道你還愛你的病人。」金千里苦笑着說。

「那是我的職務關係。」

「張，夠了，夠了！我們爲什麼儘作外交談判呢？難道你看我的痛苦還不夠麼？你看。」

張慧鳳瞟了金千里的眼睛一眼，趕快一低頭，喃喃的低聲說：「我在醫院中本來心情極清淨，生活很快活，自從同你認識以後……」

「是的，月光她自己本來沒有光，太陽把光給了她，她總是發出溫柔的銀光。但太陽有什麼罪？月亮有什麼罪？正因爲月亮接受了太陽的光，所以她才可愛！」

張慧鳳微微一笑：「我是學科學的，你不要對我做詩。」

從對方的表情和語氣中感到了一絲暖意，金千里也笑了一下。「我不是在做詩，」他說，「我是在誠心誠意的同你解決問題。張，如今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你到底怎樣決定？」

「忘掉我，把一切不好的記憶一刀剪斷，全當我們根本不認識。」

「……………」

「以後你不要再找我，我也不要再來見你。你把我的信還給我，我也把你的信……」

「不，不，不！金千里用力的叫道：『你不應該這樣毫無憐憫的判我死刑，看着我在你的面前毀滅！』」

「實際上你一點也不會毀滅，」張慧鳳靜靜的說：『你離開我以後還可以去愛別人。天下可愛的女子非常多，我相信你在這方面前程遠大。』」

「張，你難道認為我是拿愛情開玩笑麼？愛情不是一件東西，這個當舖當不出去，馬上拿另一個當舖去當。你爲什麼把我看成個戀愛販子？爲什麼認爲我的感情可以隨便的廉價拍賣？」

「因爲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可愛之處，你犯不着這樣愛我，犧牲了你自己的遠大前程。」

「我認爲世界上最值得愛的只有你，你是我的生命！」

「那不過因爲你如今是在戰地，碰見的女性有限。等離開此地，你很快就會忘掉我，生活得

更其快活。」

「你難道認爲我剛才的這些話都不是從我的心裏的深處發出麼？」

「誰曉得你這些話已經是第幾版了？將來換個地方，你還要再版的，也許字句修改的更其美麗。」

「張！我真想不到你這樣的誤解我，這樣的輕視我對你的神聖愛情！我爲你吃了那麼多的苦，想不到你對我的心竟絲毫不相信！張，只要你說一個字，只要你允許，我甘願立刻把自己的心剖出來，死在你面前！」

「我害怕這樣的話，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

「你爲什麼逼得我非說不可？我這個人在分析問題是最理智不過，但處理個人私生活最 sentimental。所以只要你給我痛苦太大，我立刻會毫不猶豫的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自殺是上帝不允許的，你別再說這句話好不好？」

「那麼，張，我們訂婚好不好？」

「……………」

「張！你允許我！你允許我！你看我……」

張慧鳳又看了金千里的眼睛一眼，徐徐的吁一口氣，用力的咬嚼着嘴唇。

「你看我多麼痛苦！多麼真心愛你！張訂婚吧！爲什麼還要猶豫？」

「爲這事情我父親也生氣了，」她終於紅着臉孔說。「幾天前我寫信去徵求他的同意，他不肯給我回信。我的姑母來了一封信，說是他氣我在外邊認識男人，不承認我是他的女兒，姑母很同情我，不過她也勸我慎重，不要上當。」

「滑稽！有什麼可以上當？」

「這樣忠告我的人很多，特別是那位徐先生——就是我們一道在萬山上躲飛機的那位傳教士——她是吃過虧的，她也勸我不要隨便的相信男子。」

「爲什麼？」

「他們說你是外省人，大學畢業，又是總部祕書，家裏一定有女人。」

「慧鳳，到現在你還相信這種瞎猜嗎？」

張慧鳳看了他一眼，輕輕的點點頭。

「張，別開玩笑！」金千里焦急的站起來，帶着哭聲說：「你到現在還懷疑我，使我痛苦，我真不幸！」

「說不定我父親會趕來逼我回家。」張慧鳳望着院裏說。

「張！」金千里突然走近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說：「我求你不要故意的使我難過！」

「丟手丟手！」張慧鳳小聲叫道。「院裏有人丟手！」

金千里預備把她的手拉到嘴邊吻一下，但被她掙脫了。張慧鳳覺得全身的血液都流到她的臉孔上和腦海裏，她沒有敢望他一眼，站起來逃了出去。

回去以後，張慧鳳又被叫到院長室。院長問她是否已經決定同金千里斷絕關係，她用堅決的口氣回答說：

「不，我們決定在最近訂婚了！」

「什麼，你知道學校的規矩嗎？」院長嚴厲的斥責道：「不畢業的學生不能訂婚結婚的，你違犯校規，不能允許你參加下星期的畢業考試！」

「我本來去年就該畢業，你故意叫我多住一年學校，我不能拿到證書是你害了我。好在我要的是能力，不在乎一張文憑！」

「張慧鳳，你完全變了！你以前是很好的，現在你受了魔鬼的引誘，心裏糊塗了！」

「我現在仍然很好，也沒被魔鬼引誘！」

「我希望你再考慮一夜，多多的向上帝祈禱，求主使你的思想清楚起來。箴言上有兩句話：『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效果，是從心上發出。』」院長把手揮了揮，悲苦的說道：「去吧，明天早晨你再答覆我，希望上帝幫助你！」

第二天起床鈴剛打過後，院長正跪着給張慧鳳作長的祈禱，張慧鳳已經把行李打好到李蓮房間，堅決的走出醫院了。

院長爲着她的突然走掉非常傷心，不住的搖頭嘆息，暗暗的流過了幾次眼淚。第二天院長得到了張慧鳳的訂婚消息，便立刻出佈告將她除名，並嚴厲的責備了李蓮一頓。同學們對於張慧鳳的行爲有的鄙薄，有的同情，有的惋惜，有的心中懷着祕密的嫉妒和羨慕。雖然大家對於這件事物的看法有各種各樣，但日子一久，就都想念起張慧鳳來。有些常住醫院的老病人，時常在談話時還提到她的名字。院長和院中的醫生們，爲着工作關係，特別容易記起來這一位能幹的叛逆女性。院長雖然對她的走掉傷心失望，但過了不久就寬恕了她，時常的爲她祈禱。

「女人是沒有罪的，」她時常對張慧鳳的同學們說：「但因爲受了蛇的引誘，吃了分別善惡的果子，於是她就有了罪了。」

(一)見「約伯記」

(二)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三)見「創世記」

十三

訂婚後，金千里把張慧鳳介紹進婦女會，想使她在進步的團體生活中得到改造。過了幾天，金千里到前方去看總司令，打算在前方軍醫院中給張慧鳳找一個適當位置。金千里一到前方，碰着我們的秋季攻勢剛剛開始，總司令派他隨出擊的部隊去搜集宣傳材料。在前方奔跑了一個多月，攻勢結束後，他對於介紹張慧鳳進軍醫院的心思冷了大半。經過他留心的打聽和實地考察，他知道軍醫院內部很黑暗，正如其他的機關一樣。院長很貪污，拿領來的藥品和公款做生意，一天到晚忙於同大官們吃酒打牌。醫官們有的隨院長混水摸魚，有的公開怠工，背後發牢騷。住院的傷兵得不到醫藥，吃不飽肚皮，得不到照料，有的不拾進醫院也許還不會死，或不至死得那麼快。金千里把軍醫院的實際情形告訴了張慧鳳，勸她暫且留在婦女會，慢慢找另外工作。張慧鳳在婦女會雖然有煩惱，但聽了金的話，就決定不去前方。

總司令要動身去重慶出席會議，叫金千里做他的隨從祕書。金千里回襄樊還不到一個星期，又匆匆的趕回總部，隨總司令一道出發。好則他已經看見他的未婚妻進步很快，使他感覺到很大安慰。總司令返回前方時，把金千里留在重慶，讓他負責連絡新聞界，宣傳本集團軍的作戰消息。金千里非常想念張慧鳳，時常夢見她。每逢在馬路上，集會上，娛樂場所，看見年青的男女一道，就立刻想到她，希望能把她接來重慶。他幾乎天天給她寫信，每封信都寫的極長，充滿着熱情的句子。任何刺激，任何感觸，都可以引起他的寫信要求。後來日子雖然久了，每星期也總要寫三封南封。他經常給她寄書籍刊物，鼓勵她努力學習，只怕她精神上有時會感到寂寞，同他在重慶的情形一樣。

張慧鳳才進婦女會的時候，嶄新的生活使她驚慌又使她興奮，像一個中學生來自閉塞的鄉下，初考進城市學校。同志們都像大兵一樣的穿着軍裝，遇見熟人時行軍禮，跟男同志們毫無拘束的一道談話，一道工作，一道玩耍。有半個月光景，張慧鳳幾乎完全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性，在開會時不敢說話，在工作時總是默默的跟着別人，當她單獨同男同志在一起時，她非常局促不安。婦女會的同志們都不信神，有時說一些污穢上帝的話，張慧鳳聽起來非常刺耳，但又不敢公然對她們發火。每逢吃飯時候，張慧鳳隨着同志們唱歌過後，總要偷偷的閉閉眼睛，對上帝作

一個簡短的默禱。同志們早就發現她在吃飯和睡覺前必作默禱，為恐怕損傷她的自尊心，沒人敢說一句嘲笑的話。只有一次，一位同她玩得最熟的同志偷偷的問她：『你現在還作禱告嗎？』張慧鳳不明白這位同志為什麼要問這問題，立刻神經過敏的臉色一紅，反問道：『信教對救亡有沒有妨礙？』『當然沒妨礙，』那位同志說。『從前我也是基督徒，從到高中讀書以後才慢慢和宗教疏遠。』張慧鳳沒有問她同宗教疏遠的原因，帶着惋惜的說：『我有兩個同學跟你的情形一樣。』因為宗教信仰，張慧鳳的心情常陷於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喜幸自己換了更有意義的新生活，真正為抗戰供獻力量；一方面，她總覺得她和同志們之間有個距離，甚至她有時覺得她自己事事落伍，沒辦法趕上潮流，她有時很驕傲，有時又不自卑。當自卑心抬頭時，很想念醫院中的平靜日子，深深的感到惘然。

『假若金現在這兒，』她常在惘然中想，『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呵！』

可是金似乎並不瞭解她此時的矛盾心情。自然，她也從不在信上露出一句苦惱話，使他的心為她不安。金從她的信上只看見她在忙，在進步，在盼望他回前方。『我怎麼能離開重慶呢？』金千里常常看了她的信以後抱怨說，『她真是不瞭解我！』的確，張慧鳳對金千里瞭解的也非常有限。自從金千里來到重慶，也天天在忙，天天在變。他不僅有文學天才，不僅懂得的方面很多，

也富於活動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快的變做中心人物，活躍起來。座談會如果沒有他參加，座談會就會減色；朋友們閒擺龍門陣，如果缺少他，這龍門陣也不夠勁兒。他熱情、豪放，具有天賦的說話才能。在重慶，他很快的認識了很多朋友，發表過幾篇文章，加入所謂文化人之林。那時候正是重慶文化運動的黃金時代，金千里覺得他最適合文化工作，用筆和嘴推進抗戰。他認為在故鄉和前方的工作雖然也有意義，但對他自己說是很不適合的，收穫的遠沒有損失的多。他是獻身於革命事業的文化人，他自己的損失也就是革命的損失。如今，他才發現了真正的革命崗位。充滿着驕傲和自信。將來的成功和榮譽用發光的手向他招呼，使他心醉。

「你的前途是那麼光輝，」他的未婚妻有一次在信上寫道，「我心中又快活，又慚愧。千里，你猜我慚愧什麼？」

「快點告訴我吧！」他在回信中這樣寫着。「快點告訴我說你為什麼會提到「慚愧」兩個字，讓我莫名其妙。慧我的一切努力，固然是爲革命，也同時是爲你啊！」

張慧鳳對她的未婚夫只有崇拜。她給金寫信雖少用熱情的句子，但心裏的愛却如火燃燒。她幾乎一半是爲金千里而格外的努力工作，拼命學習。不過這是她的祕密，她並不像金千里一樣，的寫在信上。當有人在她的面前讚揚某一位男同志，張慧鳳就想起來她的金千里，從嘴角浮

出來一般隱約的笑。她覺得金千里比任何人都懂的多，比任何人的理論都進步而且正確，在革命事業上他的前途極光明。在緊張的工作和生活中，張慧鳳很快的變了樣兒，矛盾的痛苦減少了，和同志們之間的距離消失了。當起初換上草綠軍服時，她簡直不好意思走到街上，行舉手禮時不免臉紅。如今當她縫着軍服的綻縫時，回想起這情形，不由的笑了。逢着禮拜日，雖然仍不免想起禮拜堂，仍不免有些惘然，但這「惘然」只在她心上輕輕一掠，馬上散了，在生活上她恢復了主動性，自卑的心理沒有了。她變成了一位能力很強的工作同志，同在醫院中一樣的被大家稱讚。她把自己的改變看做復活，而把拯救她的功勞歸到金的身上。有一次她在給金千里的信中寫着：

「起初我爲你失去上帝，像一個孩子失去了母親，我痛苦而且害怕。如今只偶然有一點空虛之感，因爲我從你那裏得到的比我曾經失去的更多。我失去過生命，如今又獲得新的生命。你將我這顆半乾的種子播下地，澆了水，讓我發芽，讓我生長。千里，你給了我一切，你也是我的一切。」

「是的，你現在才承認我們的愛是多麼神聖。」金千里回答說。「我就是埃甸園中那條蛇，讓你吃了分別善惡的果子，於是你就能自己分別善惡，不再受上帝欺騙了。」

「不，你不是那條蛇，你是播種者。」張慧鳳立刻回信糾正說，因爲她仍然有幾分信仰上帝，

不願意金千里說出來這個比喻。「我希望你以後多多播種，到處播種，但不要播在石頭上，也不要讓飛鳥將種子吃掉。」我們的革命前途還極艱苦，這時代真需要你這樣的播種者！」

「我現在正籌劃更大的播種工作，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實現。」

金千里雖然沒有在信上提明他所籌劃的工作是什麼，但他所說的並非空話。他正在同朋友們計劃辦雜誌，希望在下一個霧季來到時發刊。他近來醉心於辦刊物，逢人就談，一面找發行書店，一面向朋友約稿，一面時常在報紙披露「點滴」。爲要使他的未婚妻突一吃驚，他不肯把這個大計劃向她洩露。佔據他的心的只有他的未婚妻和雜誌，他時常出神的胡思亂想。他天天計劃着怎樣把張慧鳳接來重慶，怎樣結婚，怎樣過婚後生活。「她會幫助我看校樣，」他滿足的自言自語說，「也可以替我給讀者回信。」當這樣想着時，他的面前就浮現出雜誌的幻影來：厚厚的十六開本，封面樸素而美觀，上面有惹人注目的幾個字：「金千里主編。」有好些次他幾乎忍不住要把他的得意計劃寫信告訴張慧鳳，費了很大的自制力才壓下去他的衝動，但時常露出一點兒籠統消息。

她的未婚妻天天忙於工作和學習。沒有詢問過他的計劃。她自己也保持一個祕密沒肯告訴金千里，希望等他回來時突然一喜歡。原來在張的影響之下，李蓮也離開醫院，參加了婦女會。

工作。李是一位活潑而熱情的女孩子，天真坦白，心直口快，同人見面就熟，沒有一點胆怯，也沒有一點做作。幾年的教會生活不但沒使她變為基督徒，反而從她的心中潛長出反宗教的火苗，厭惡教徒們的虛偽面孔和對教徒們的卑屈態度。由於性格隨和，她這婦女會沒有幾天就變成被大家喜愛的同志。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同她開玩笑；她也愛說愛笑，如果有半天禁止她開口說話，她準會急得發狂。有幾次張慧鳳給金千里寫信時想提一提李蓮的事情，都被李蓮禁止了。

「死鬼，你爲什麼不讓我在信上提你？」

「我偏不讓你提！」李蓮裝一個鬼臉說：「等金回來時突然看見我變了，不挺好玩麼？」

「死丫頭，心裏鬼多！」

張慧鳳和李蓮都變做了婦女會的重要幹部，對革命的瞭解更多了。正像抗戰初期一般頭腦清楚的女性一樣，張慧鳳對戀愛帶着「新英雄崇拜主義。」這種「新英雄」是在革命戰線上表現得出衆的熱誠和努力，理論和行動都足爲別人學習。從金的許多來信上，張慧鳳逐漸發生了一種担心，彷彿覺得他的生活，他的想頭，有許多地方不像是一位艱苦的革命戰士所應有的。但她又覺得他太「偉大」了，不敢相信自己的担心有確實理由。這一年的冬天已經過去，春天向北方珊珊的走去了。金千里在重慶每天爲沉重的濃霧所苦惱，越發的想念張慧鳳，前方，政

治的暗影愈來愈濃，救亡團體開始不斷的遭受打擊，而救亡青年對於爭取工作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張慧鳳決心把金千里從重慶叫回，一道工作，萬一有什麼變化時也可以一道行走。她非常愛他，相信他，認為他一旦回到戰地和青年們一道工作，一定是一位受大家崇拜的英雄人物。他給金千里寫過了許多信，要求他回來。起初金千里要求她去重慶結婚，後來看她執拗着不肯去重慶，便突然打來了一個電報，使張慧鳳狂喜得忍不住跳了起來。

『金，金，李蓮，金快回來啦！』她扒着李蓮的肩頭小聲說。

(一)見「馬太福音」第十三章，「馬可福音」第四章。

十四

在桃花開放的時候，金千里果然回到前方了。他穿着漂亮的藏青西裝，結一條紅色花點的鮮豔領帶，提一根閃閃發光的黑漆手杖，到婦女會去看他的未婚妻。一位女同志讓他坐在會客室，跑到寢室去告訴張慧鳳。『小張，恭喜恭喜，你的那一位在會客室等着你，快出去吧。』她隨即又對大家說：『都去看看小張的那一位，像一個公子一樣！』張慧鳳紅着臉跑到會客室，心跳得

非常厲害。會客室外面圍着一羣活潑的女孩子，看得金千里不好意思；他本來早就準備好要同他的未婚妻見面時親熱的握一握手，這時候却窘得只敢對她點一點頭，也不由的臉紅起來。張慧鳳站在他的面前，想不起什麼話說，把頭一低，扭轉身子，對門口的女同志罵道：『你們……真是！那些女孩子們好像十分滿足似的，一闕而散，帶着快活的歌聲和清脆的笑聲向裏院走了。』

『你幾時到的？』

『半個鐘頭以前。洗過臉我就跑來看你，還沒有吃東西哩。』

『住在什麼地方？』

『桃源別墅這裏談話不方便，跟我一道去吧？』

『不，我現在正有工作，四點鐘以後我去看你。』

金千里望一下手錶，有點失望的望着她：『現在才兩點二十分……不能夠請假嗎？』

『這一期壁報由我負責，今天下午一定得編好寫好。』看見她的未婚夫勉強的微笑着不說話，張慧鳳又說道：『你先回旅館去，我趕快把壁報寫好就去看你。』

『好的，我在旅館裏等着你。』金千里無可奈何的走出大門時又笑着說：『我有幾句話將要告訴你，你聽了後一定會高興得從地上跳起來。』

三點五十分左右，張慧鳳跑到桃源別墅去看金千里。這是一家最闊綽的大旅館，屋裏陳設着西式傢具，茶房們都穿着白色圍裙。張慧鳳同金千里肩並肩的坐在一張沙發上，互相可以聽見心頭的跳動聲音。張慧鳳仍然不敢大胆的看她的未婚夫，低頭玩弄着自己的手指頭，聲調極不自然的問：

「你說有句話要告訴我，什麼話？」

「現在還不慌告訴你；等一會兒我就會告訴你。我相信你一定會同意。」

張慧鳳向他的臉上瞟一眼：「我要你現在就告訴我，到底是什麼話？」

「這是一件能夠增咱們兩人幸福的事情。我這次突然決定回前方，也就是爲着這件事。你猜是什麼事情？」

「我不猜。」張慧鳳搖着頭說，溫柔的微微一笑。

「就是我常常在信上提出的那件事……」

「……………」

「慧，你答應我，跟我到重慶結婚去……」

張慧鳳低下頭去，沒有說話，臉皮像火燒一般的紅了起來。

「你說，」金千里催促說：「你同意不同意？」

張慧鳳依然低着頭沒有說話，不住的玩弄着自己的指頭。

「張，你立刻答應我！再有一會兒不答應，我就要急瘋了。」

張慧鳳把嘴唇動了幾動，但沒有吐出來一個字。她爲使自己鎮靜起見，拚命的咬着嘴唇，咬得嘴唇上顯出來白色齒痕。

「重慶雖然在冬季有大霧，在霧季以後有轟炸，但重慶也有重慶的好處。」金千里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說：「在抗戰期間不能不看一看戰時首都；一直悶在這個小地方，對於你的前途很有妨礙。我們在重慶結婚之後，生活方面也不成問題。我希望你能跟着我多讀點書，多呼吸一點文化空氣，將來好一道工作，一道革命。」

「我在這裏有工作，」張慧鳳忽然抬起眼睛說：「同志們一定不會讓我到後方去。」

「你在此地固然有工作，但到重慶並不是不工作。結婚後仍然可以工作，兩件事情毫不衝突。」

「我覺得……」

「你覺得什麼？」

「我覺得抗戰期間談不到結婚問題。」

「爲什麼？」

「一結婚，有了家，什麼都完了。」

「你要曉得這是長期抗戰，說不定還得三五年不會結束。」論持久戰那本書你看過沒有？」

「再等三五年有什麼妨礙？」

「那不是白白的耽誤青春？」

「上千萬爲國家流血打仗的士兵難道就沒有青春？」

「我們……唉，張，你故意同我別扭着玩的是不是？」

「我曉得你見我時一定要提出來這個問題，所以我經過好多次仔細攷慮，認爲在結婚不是辦法。」

「你是不是輕視我們的神聖愛情？」

「我並不輕視我們的愛情，不過革命比愛情更要神聖。」

「張！我真不該讓你參加婦女會！我真不該讓你離開我這麼久！」

「什麼？」張慧鳳心中一動，隨即笑着說：「呵，原來你並不希望我真正在進步，不希望我成一個真的救亡女性？」

「你不要誤解我；」金千里趕快掩飾說，「我是疑惑你現在對我變了心，不愛我了。說實話，你還是同從前一樣的愛我麼？」

「……………」

「你說呀！你近來是不是有一個感情極好的新朋友？」

張慧鳳看了她的未婚夫一眼，微笑着點了點頭。

「是誰？我認識不認識？」

「你當然認識。我認識他還是因你的介紹。」

「真的？請你告訴我他的名字！」

「我本來打算同你見面後就談一談關於他的許多問題，但在幾分鐘前我忽然決定不談他了。」

「你是不是打算同我解除婚約，同他結婚？」

「我還沒想到同你解除婚約，不過事實上已經同他結婚了。」

「什麼時候你同他發生了結婚關係？」金千里緊抓着張慧鳳的兩隻胳膊問。
「不久以前，可是日子記不起來了，」張慧鳳坦然的回答說，看着金千里的燃燒着妒火的眼睛，靜靜的一笑。

「你爲什麼不在信上告訴我爲什麼欺騙着我？」

「這事情在信上怎麼好談？我沒心欺騙你，但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祕密。並且我打算見面後告訴你，好讓你也吃一驚。」

「那麼他到底是誰？」

「你不要問我，我已經決定不談他了。」

「不，你非說出他的名字不可！假若你不說出來，我今天不讓你走！」

「你想怎麼？」

「我同你死在一起！」

「世界上還有許多工作需要我作，我不願死。」

「那麼你立刻告訴我他的名字！」

「現在告訴你有什麼用？」

「哼，我要用槍打死他！誰要他把我的愛人奪走？」

「我現在才曉得你的少爺脾氣這麼大！」張慧鳳諷刺的笑了一下，又慢慢兒感慨的說：「他真是一個頂不幸的人！有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像你這樣的文化人，忽而拿他做裝飾品，忽而又把他一脚踢開。他已經被自己的同志出賣過無數次，槍斃過無數次，雖然他活得更健壯，可是早已就遍體鱗傷了。」

「喝，你真同情他！」

「因為我太尊重他，太愛他了。」

「你說！」金千里從沙發上一跳而起，兇暴的逼視着他的未婚妻：「你告訴我他的名字！」
「呵，原來他的性子是這麼壞！」張慧鳳心裏說，同時想到將來的婚後生活，心頭上飄過了一片陰影。「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訴你，」她望着他說，「可是你得答應我幾個條件。」

「好，你說吧。」

「請你還好好兒坐下，我怕看你的生氣樣子。」等金千里坐好以後，張慧鳳接着說：「第一，取消你回重慶做救亡紳士的打算，跟我一道，切切實實的到戰地工作。」

金千里沉吟片刻，無可奈何的問道：「第二個條件呢？」

「第二，不要急着結婚。」

「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等我們在一道工作一個時期之後結婚。隨隨便便的結婚一定有不好結果，特別會整個埋葬了我的前途。」

「我又不是一个普通青年，你想我在戰地會有什麼適當的工作可作？到處有特務，到處被懷疑，不讓我有一點呼吸自由，你叫我做什麼工作？」

「你別急，聽我說呀！」張慧鳳放低聲音說：「此地情形已經在轉變，一天比一天壞。我已經決定不得已時到延安學習一個時候，然後到太行山打游擊去。我愛你，我關心你的前途，所以才一封信一封信的催你回來，好同你商量商量。千里，我的第三個條件是要求你同我一道往北方去，你答應我麼？」

「我在重慶也可以發揮力量，何必一定到北方去？」

「不，你得答應我！答應我！你不曉得幾個月來，我多麼熱切的夢想着北方！」

「好的，你的一切條件我全答應，那個人到底是誰？」

「你真答應了？」張慧鳳情不自禁的抓起來金的雙手，注視着金的眼睛，快活的叫道：「我

「真想不到你答應得這麼爽快！我真要快活死了！」

「那麼你快說那個人是誰吧。」金千里不耐煩的催促說。

「你放心，不要吃他的醋，他不但破壞我們的愛情，反而使我們的愛情更加堅固。他要同我們一道，永遠一道。而且什麼時候你不再嫉妒他，疏遠他，我什麼時候就同你結婚。」

「媽的，好個三角戀！」金千里在肚裏罵了一句，隨即又急着問：「他的名子呢？」

「我現在暫且不說，等我臨走時一定告訴你。你看，我們分別了這麼久，一見面就吵架，弄得空氣多麼不愉快！來，我們談一談別的，談一談你的旅途情形。從重慶到此地，你一共走了幾天？」

「慧鳳，你真會氣人，爲什麼不肯把他的名子立刻叫我知道呢？」

「你看，你又要把空氣弄得不愉快了！千里你看，雖然咱們訂過婚，可是我對你並不太熟悉。我很想多知道一點你的私生活，好使我能夠更進一步的瞭解你。我問你，重慶的物價很貴麼？」

金千里雖然急於想知道情敵是誰，但恐怕真像張慧鳳所說的會破壞愉快空氣，就只好忍耐一下。看了看窗色，又看了看手錶，他情緒鬱悶的說：

「好吧，我親自到前邊叫飯，等會兒我們一面吃一面暢談。」

在金千里出去叫飯當兒，張慧鳳走到寫字台邊，在一張信紙上寫了幾句，壓在一本書下。等

金千里回來後，她就向他好奇而又關心的問東問西，顯得非常的天真和溫柔。金千里偶而也向她打聽婦女會及其他救亡團體的工作情形，但心中却老是壓着一塊石頭，沒一刻不猜想着張慧鳳所說的那個人到底是誰。吃畢飯，張慧鳳因為怕會裏有事情要做，不管金千里如何挽留，堅決要走。金千里只好送她回去，心裏越發增加了猜疑。他幾次問他那人的名子，她總是笑而不答，或故意把話題向別處一轉。直到在婦女會大門口分手時候，她才說：

『我把他的名子寫在一張信紙上，壓在那本「新哲學大綱」下邊。他是你從前的好朋友，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樣的愛他，這樣，我們以後就會幸福了。』

十五

看見幾位同志點着蠟燭在辦公室裏，張慧鳳不聲不響的走到窗外停住。兩個女同志正伏在桌子上寫鋼版，一位胖胖的，臉頰極其紅潤，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李蓮同志。另一位稍微瘦一點，梳兩個小辮。她們的對面，一位生有雀斑的女同志正在寫好的壁報上面校對錯字，旁邊站一位矮個子的男同志在替他們修理油印滾子。他們一邊工作着一邊談話，不時的發出來格格的笑聲。

「信不信由你們，我這一輩子決不嫁人。」李蓮裝做十分嚴肅的神氣說。

「不怕你鐵嘴銅舌頭，誰也不相信！」梳有兩個小辮的女孩子撇一撇嘴唇說。「小張快結婚了，我看你怎麼好！」

「小張結婚與我有什麼相干？」

「他們戀愛的時候你幫了很大的忙，」兩個小辮子的女孩子說：「你同小張都是從醫院裏出來的，吃飯睡覺從沒有離開過，小張跟她的「那一位」到重慶去，你不是很受刺激麼？」

「放屁！」李蓮用筆桿在兩個小辮子的頭頂上重重的敲了一下，「誰像你一樣的沒有出息！」

辦公桌上又發出來一陣愉快的笑聲。笑聲停止時，那位男同志問李蓮說：「小李請你坦白的告訴我們：你將來要找一個什麼樣的對象？」

「我一輩子不找對象。」

「我說的是假設的話，」男同志趕忙解釋說。「假設你要找對象，那麼你的條件是什麼？」
「我呀，」李蓮停住筆思索一下，帶一點不好意思的回答說，「我第一不要公子哥兒，第二不要生活腐化的救亡紳士，第三呢——不說了，趕快寫鋼版吧。」

「說呀，說呀！」同志們齊聲叫道。「快說下去！」

李蓮一邊寫鋼版，一邊回答說：「我已經說完了。」

「不行，還有個「第三」哩！」矮個子的男同志捧着油滾子叫道。

「還有個「第三」哩！」女同志們跟着叫道。

「好吧，不要催我，讓我想一想再說出來。」李蓮抬起眼睛來望着蠟燭，做一種思索的表情。其實她對於要說的話並不需要再去思索或推敲，只不過覺得說出來怪不好意思，因而有一點忸怩罷了。

同志們都注視着她的臉孔，靜靜的等待着她繼續說話。張慧鳳在窗外以同樣急切的心情等着她報告出第三個條件，肚子裏邊快活的喃喃叫着：「小李這姑娘真有意思！」

「第三個條件，」李蓮突然臉皮一紅，說，「他必須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不怕吃苦，不怕犧牲。他應該懂得的比我多一點，對我的學習有幫助，但不要他只在嘴上革命，只會說一些漂亮理論。」

「好！」矮個子男同志叫了一聲，隨即問道：「在男同志中合你這三個條件的非常多，你準備愛誰呢？」

『我誰也不愛。』李蓮瞞了他一眼，『壞傢伙！』

大家又忍不住發出來一陣大笑。但是張慧鳳在窗外不但沒笑，並且因李蓮的那幾句話引起來不快的感覺，好像那些話同他的未婚夫有什麼關係似的。她本來打算進去給同志們幫幫忙，一聽同志們的談話就失掉了進去的勇氣，甚至連窗外也不敢再站，悄悄的走開了。

她一直走進後面的大院子，在幾棵洋槐樹下默默的走來走去。從來不曾像今晚這樣的心緒紊亂，連她自己也說不清心頭上到底是什麼滋味。雖然她在金千里面前表現的態度是那麼堅強，但心中却不免有許多矛盾。她害怕金千里經過一夜攷慮後會取消她的諾言，逼迫她非立刻結婚不可。假若他堅決要結婚，她覺得自己的反對會是徒然，而結婚後勢必得同他一道，鬧別扭決沒有好的結果。『原來他的行動同理論相距那麼遠呵！』她嘆息說。『一個救亡紳士！』咀嚼着剛才小李所說的那幾句話，她越發害怕而且痛苦起來。忽然想像着結婚以後，離開了工作，離開了同志，依照丈夫的心意到重慶組織一個小家庭，丈夫一天一天的腐化下去，而自己還是這一個家庭的主婦，終身將一切獻給這位被革命淘汰的青年紳士。想到這裏，她的眼前就忽然現出來金千里的漂亮的手杖和西裝，閃閃發明的頭髮和皮鞋，同時又現出來許多譏諷的眼睛，訕笑的和惋惜的臉孔。

但她深深的嘆息了一聲之後，這一切幻影頓時都消滅下去，心頭上輕鬆起來，而眼前也明朗起來。她覺得對於金千里過壞的推想太不應該了。她想，也許她擺脫目前的職務以後，換一個艱苦的環境，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被公認做革命英雄。於是她仰望着溫柔的明月，向好的方面幻想起來……

當張慧鳳站立在院中凝思時候，金千里已經走回到桃源別墅。他匆匆的跑到寫字台邊，從那本哲學書下邊抓起來一張信紙一看，忍不住笑了。「她進步得真快！」他心裏叫道，「簡直想不到！」於是他快活的坐進沙發裏，回味着剛才張慧鳳同他相會的一切情形，又攷慮到他們今後的新鮮生活。想了一陣，他又到寫字台邊坐下，打算把那封給疤癩眼的回信寫完，還是快離開重慶時候他接到這孩子從北方來了一封厚厚的信。「是的，你已經變樣了，我感到非常高興。」金千里拿起筆來在信紙上寫道。「你說你爲着不使我失望，以後更要加倍的努力學習；要做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這使我更感到無限的安慰和興奮。」寫到這裏，金千里把筆停住，用左手支着腮巴，靜靜的凝視在蠟燭上邊。燭光微微的搖晃着，燭影下浮動着許許多的朋友面影，其中夾雜着疤癩眼、小勤務、害肺病的青年楊健，以及那個活潑的南國姑娘。他心裏亂得很厲害，索性

放下筆，重回到沙發中，胡想起來。

沒有片刻工夫，金千里的思想又轉到結婚問題上，眼前只剩下張慧鳳的影子了。起初，他覺得張慧鳳的意見很值得考慮，去北方也是他很久就有的夢想。把張慧鳳留下的信紙重新拿起來看了幾遍，去北方的意思更加堅決，同時對目前的環境也更加厭惡。他想像着朋友們在北方生活得多麼自由，多麼充實，多麼有意義，假若他自己在目前的環境中生活下去，真是辜負這偉大時代，慢慢的會叫朋友失望，輕視，終於忘掉。「好，決意去！」他叫了一聲，從沙發中跳起來，到寫字台邊在信紙上興奮的繼續寫道：「我已經決定在最近同張小姐一道去，我很久就夢想的耶路撒冷，換一種嶄新生活。我憎恨這兒的一切，這兒就好像一座污池。在這兒我幾乎不能呼吸，更談不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工作自由。在這兒只有特務和頑固份子有充分自由！請你快告訴我的朋友們，就說我快來了……」他忽然覺得有無數話要寫出來，却不知從哪兒寫起，於是又把筆停下來，出神的望着蠟燭。過了一會兒仍然寫不出什麼話，他就懷着興奮的心情把這封信匆匆結束，裝好，封好，走去睡覺。雖然他很疲累，但因為太興奮，他反而睡不着了。

金千里雖然還沒有寫成功一篇小說，但對於自己的創作前途懷抱着極大的自信。他一向相信自己的寫作才能，而把寫不出成功作品的原因歸到生活不夠充實上。他曾經將這意見談

給許多朋友聽，朋友們也都同意。如今躺在床上，想着將來到北方參加了新的生活，對他的文學事業實在有莫大好處。他打算在北方生活一兩年，如果抗戰仍不勝利，就設法到桂林或再到重慶，安心創作，一鳴驚人。關於蘇聯描寫內戰時期生活的小說他讀過很多，他覺得自己已有希望寫出來像「鐵流」和「毀滅」那樣作品。這樣在床上想着想着，儼然他真的已經寫出來驚人的作品似的，他看見自己的名字響徹世界，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有成羣的崇拜他的青年追隨在他的周圍，而每天收到的信件簡直使他無法細看，別說有工夫寫回信了。張慧鳳這時候對他越發的溫柔體貼，隨時關心他的健康，注意他的營養，替他看信，回信，還替他抄寫稿子，整理稿子。於是幾年之後，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更加鞏固，時常發表點政治意見，使進步的勢力更愛護他，使落後腐化的勢力更怕他，恨他，然而却不敢加害於他。等到他五十歲的時候，全國各地都爲他舉行慶祝，他的故鄉的城市改用了他的名字。舉國慶祝的這天晚上，他站在上海住宅的洋台上，憑着欄杆下望，看見無數的羣衆擁擠在馬路上，阻塞了交通，仰望着他，向他歡呼。他對着擴音器發表了一段演說，簡短而富於情感，謙虛中帶有自負。羣衆的熱情的歡呼和掌聲使他激動得終於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着流下淚來。張慧鳳站立在他的旁邊，看見這情形，趕忙攙扶着他，雖然她自己也含着滿眶熱淚。又過了好幾年，他死了。他的死被認爲是東方文化戰線上的一大損失，普遍

的哀悼和紀念自不用提。他的故鄉的住宅改成了紀念他的博物館，將他的著作、原稿、信件、照片、一切遺物，保存在裏面，經常展覽。有許多崇拜者和外國作家，不惜枉道千百里前去參觀。那時候張慧鳳已經白髮蕭蕭，但還康健。她帶着一個他們最有文學修養的女兒住在館中，一方面整理他的遺稿，一方面爲一家大出版機關寫他的傳記……

他越想越不能入睡，巴不得立刻看到張慧鳳把他的決心告她知道。擦一根火柴把蠟燭點着，金千里從床上一躍而起，匆匆的穿好衣服，提着手杖，走出了桃源別墅。走到婦女會門口時他忽然又猶豫起來，看一看錶，已經九點過五分了。在婦女會的大門外來回的走了二趟，第三趟再過大門時他變得勇敢起來，裝做滿不在乎的走了進去。但進到院裏時又猶豫起來，覺得這時候來找人怪沒道理，於是他決定不聲不響的偷看一眼張慧鳳，就立刻回轉。婦女會設在商會後院，平常從大門出進進的人物本來很複雜，所以金千里在院中站立了一刻工夫，竟沒有被人注意。他穿過大廳，看見婦女會辦公室中點着燈光，也聽見裏邊的笑聲和說話聲。『她還在工作哩！』他暗暗的叫，心頭禁不住有點跳動。他很想能夠看見張慧鳳，那怕是只看見一眼也好。然而等候了幾分鐘，並沒有真見張慧鳳，從辦公室中出來。從辦公室中送出來的是另外幾個女孩子的談話聲和笑聲，後來又送出一陣快活雄壯的救亡歌聲。金千里聽不出有張慧鳳的聲音在內，

不禁感到一點失望，於是就點着脚尖兒走出了大門。

回到旅館，他坐下去給另一位北方的朋友寫信。但剛剛寫了半頁信紙，又忍不住的想起來。放下鋼筆，把雙手插在胸前，他把眼睛瞧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她現在在做什麼呢？』金千里心裏問道，『想着結婚的問題吧？』他不由的學張慧鳳的樣子，咬着嘴唇，微微的笑了起來。

胡思亂想了半點多鐘，他才又伏下身子，一口氣把信寫完，然後又把今天的事情記在日記本上。他的日記結尾是這樣一句：

『夜已深了，但願她能睡一夜甜蜜的覺。』

張慧鳳也沒睡覺，剛剛從後院走回寢室。同志們差不多都已經睡熟了，只有一個新來的女孩子還躺在被窩裏看書，並沒有同她招呼。張慧鳳點着自己桌上的蠟燭，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封曾經被雨水打濕的信，信皮上寫着由她轉交金千里。發信的地址是汾河西邊的敵後某地。好奇心驅使她小心的把信拆開，偷偷的讀了下去。信寫得十分潦草，有些字跡因雨水浸濕的關係，只能憑着上下文的意思才能夠大體上猜得出來。前邊有滿滿兩頁是報告他如何隨着一羣到戰地工作的青年同志，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達到我們的敵後根據地。後邊寫他的身體已經恢復了

健康，精神上十分快活，並且正和一位女同志發生了類似戀愛的關係。他希望金千里能在結婚後，毅然拋開他現在的生活，帶着張慧鳳去參加他們的工作。『你在上次的來信上說你很苦悶，』他寫道，『你說環境在消磨着你的革命意志，腐蝕着你的生命。你自己既然看得很清楚，時時刻刻打算改變生活，好啦，請你立刻拿出你的決心吧，這邊的朋友都對你抱無限期望！』信尾的署名是兩個大寫的英文字母；看名字下邊附註的日期，知道這封信在路上只走了半個多月。張慧鳳在交織着好奇的和興奮的情緒中把這封信讀了兩遍，然後把信紙裝好，用漿糊小心的封好信口，放進制服的口袋裏邊。

躺在床上後，張慧鳳馳騁着被這封信所引起的興奮夢想，很久很久不能入睡。她想像着同金千里生活在這封信上所描寫的敵人後方，一切都是新鮮的，緊張的，自由的，充滿着熱情和希望。正如一般抗戰初期的女孩子們一樣，把遙遠的敵後地區和陌生的敵後生活，想像得太富於詩的情趣。她決計明天一早就跑到桃源別墅，把這封信轉給金千里，並同她切實談談。

李蓮回寢室睡覺時候，張慧鳳還沒有合上眼皮。李蓮跑到她的床頭看了看，發出來一個含有深意的微笑。張慧鳳肚子裏罵了一句，悄悄的問：

『油印完了嗎？』

「完了。」李蓮捏着鼻子回答，聲音像貓叫一樣。兜得張慧鳳嗤嗤的笑了出來。

「壞丫頭！你爲什麼這樣高興？」

「因爲你快結婚了。」

張慧鳳不再理她，突然把眼睛一閉，低低的扯起鼾聲。李蓮在她的臉蛋上擰了一把，格格的笑著，向自己的牀鋪走去。

十六

太陽透過玻璃窗照在紫色的綢被上，金千里懶懶的從床上坐了起來。夜裏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桃色夢，這時他擁着被子，默默的回憶着，從心的深處湧出來一股微笑。過了半個鐘頭，他才跳下床，仔細的梳洗一番，換好黃色的華噠呢軍服，坐在沙發上吃茶。他期待着張慧鳳跑來找他，注意着每一個從窗外走過的脚步聲；幾乎每一秒鐘他都在準備着她推門進來，並且準備着跳起來迎接她，把她攬在懷裏。但一直從六點半等候到八點左右，依然看不見張的影子，金千里忍不住焦急起來。從昨天下了汽車，金千里到如今還沒有抽出時間去拜訪朋友，也沒有到總部留守處去看一看同事。他準備在今早見了張以後，關於結婚和遠行的事情得到了最後決定，然

後再出去到各處走走。如今他不知道應該去找張慧鳳還是去拜訪朋友，急得在屋裏走來走去，時時發出來無可奈何的苦笑。

他看了一下錶，下了決心去拜訪朋友。但剛剛一隻脚踏出屋門，忽然又轉了過回來，頹然的坐進沙發裏，把帽子拋在一邊。「唉！」他肚裏嘆息一聲，解勸自己說：何必冒火，再等一等吧！「他決心再等候五分鐘，因為他恐怕張慧鳳會在他剛剛出去後跑來。他注視着手錶上的分針，五分鐘過去了，他憤懣的嘆一口氣，又展限了三分鐘，隨後又展了兩分鐘。等第二個五分鐘過去以後，金千里重新戴上帽子，拿了手杖，準備出去。他對於她的遲遲不來覺得非常怪，決定暫不去拜訪朋友，先到婦女會找她一趟。快到婦女會門口時候，他把心頭上的火苗往下按一按，決定不在她面前露出來一點慍色。但出乎意料的，張慧鳳不在會中。據會裏的同志說，她跟別的同志們一道去慰問傷兵了。

「怎麼，慰問傷兵去了？」金千里肚裏叫：「真是豈有此理，我……」

他覺得張慧鳳太對不起他，沒有全心全意的愛他，像他愛她的程度一樣。

「我爲她嘗盡了千辛萬苦，情願受一切犧牲，我爲她從幾千里路的大後方跑到前方來……她竟然會對我這樣冷淡！」

金千里在婦女會的大門外楞怔片刻，隨即把頭一擺，脚步非常沉重而迅速的向江岸走去。當跳上划子坐穩以後，他稍微鬆了一口氣，肚子裏喃喃的說：

「好，我要給她一個小小的報復！」

金千里所決定的報復辦法是一天不回旅館，好使張慧鳳找不着他。但是兩個鐘頭還沒過去，金千里自己就軟化起來，終於覺得自己的生氣毫無道理。他如飢如渴的想要同他的愛人會面，再也不能夠同朋友們專心一意的繼續談話，時時輕皺眉頭露出來心不在焉的樣子。朋友們拉他到館子吃午飯，他推辭不過，只好跟去，但心緒簡直像熱鍋台上的螞蟻似的焦急不安。他一面同朋友們吃酒，一面想着同張慧鳳的以後生活。昨天晚上那些計劃，那些希望，那樣熱情的重大決定，如今都慢慢的動搖起來。首先他覺得自己不適宜過太艱苦的生活，也不能太使生活紀律化。他很久來就有一個觀念，認為革命的文化人和革命的政治工作者，在生活上是有相當差別的，即前者在私生活上不妨舒適一點，自由一點，不必苛求他像後者一樣。在重慶住個時期，這意見越發的言之成理，而且更找到不少實例。況且他認為自己只算是革命的同路人，如果勉強改變目前的生活或勉強把自己投進人民羣中，一定會有新的精神矛盾。新的苦悶。『我有我自己的崗位，』他心裏說，『應該在不好的環境中堅持工作，在逆流中站得穩穩的，去延安等於進革

命的客廳裏躲避風雨？」在離開重慶之前，同幾個朋友們計劃辦的雜誌已進行登記手續，看情形很有希望。這雜誌既有書店肯發行，又有一羣朋友合作，好機會不應該輕輕放過。「決意回重慶！」他肚裏叫道，「切實的做點工作？」他想到雜誌出版後的種種事情，又不免興奮起來。越想越覺得昨晚的打算僅只是一時衝動，正如他過去每次心血來潮時所有的打算一樣，一到冷靜時仔細一想，連他自己也覺得可笑。此刻，像拋掉一隻破鞋，他把去北方的決定從心上丟開了。

一走進自己房間，金千里就問茶房有沒有人來找過他。茶房告訴他有兩位女同志剛剛來一趟，留一個紙條兒走了。金千里要過來紙條兒一看。上面是張慧鳳潦潦草草寫的兩行小字：

「今早晨聽到一個壞消息，所以上午沒有來看你。下午三點鐘請你等候我，有事情同你談談。」

金千里坐在沙發上把兩行小字仔細的讀了幾遍，一面後悔自己不該上午出去了整半天，一面費心的猜測起來。他猜測着那所謂壞消息，也許是張慧鳳的家中出了意外事情，也許是她聽到敵人要向這方面進攻的祕密情報。然而這樣的猜測都似乎不在情理。等不到約定的時間，金千里在兩點半鐘時候跑出了桃源別墅，去看張慧鳳究竟得到了什麼消息。他在婦女會的會客室中等候了四五分鐘，才看見張慧鳳臉色發暗，眼睛裏含着當感情激動時常有的模糊淚水，匆匆的從後院出來。

「呵，我們現在正在開會，你回旅館裏等我好不好？」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開完會？」

「快了。」張慧鳳回答說，「大概還要十幾分鐘。」

「我坐在這裏等着，你開畢會一道走吧。」

「那也好。」張慧鳳咬一咬嘴唇說，「對不起，我去開會了。」

金千里呆坐在會客室中，足等有二十分鐘，他的未婚妻才挾着一件草綠色的軍裝大衣，神情興奮的跑了出來，同他一起去桃源別墅。在大街上，金千里問她聽到了什麼消息，她搖搖頭沒有回答，若有若無的嘆一口氣。金千里又看了看她的面孔上流露的那種興奮而帶有憂慮的神情，肚子裏越發的狐疑起來。

「上午你同誰一起到旅館找我？」金千里一邊走一邊問，打算用這句話尋找出一點線索。

「她馬上就來。」張慧鳳笑了一下，「一見面你就知道。」

「我認識不認識？」

「見過一次面。」她說，「我想你大概已經忘啦。」

「誰呢？」金千里焦急的問，「又是像昨晚一樣的叫我亂猜！」

張慧鳳笑着說：「她不讓我告訴你，反正一見面你就會想起來的。」

平常對什麼問題都可以瞭解的金千里現在完全像置身在五里霧中。不過這種故意使他莫明其妙的事情，他認為也很有趣，反正他已經看見她的臉上浮出來快活的笑，這比能瞭解宇宙間一切神祕還更使他安慰。他不住的瞟着張慧鳳，覺得她無處不可愛，於是他的心花綻開來，而且簡直是迎風搖曳了。

「你昨天晚上騙得我真苦，金千里用抱怨的聲調說，『我以爲你真的跟別人發生戀愛哩。』

『可不是真的麼？』

『那樣的戀愛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不吃醋。』

『你真大方！』張慧鳳快活的說。『我希望你能夠永遠愛他，千里你越愛他，我也就越愛你。』

走進了旅館房間，兩個人坐在昨天所坐的那一張長的沙發上，互相交換了一個富有含蓄的笑眼。金千里的被情慾燃燒着的一雙眼睛，在她的偏側的半面臉孔上，小而好看的耳垂上，柔細的頭髮上，嫩白的頸頸上，以及圓圓的肩膀上，滴溜溜的轉動着。他的心撲通撲通的跳着，有時好像跳到喉嚨管，被他連口水一起又嚥下胸腔。他的腦海被情慾燃燒得糊糊塗塗，想不起來有

什麼要說的話，也想不起來向張慧鳳詢問她所聽到的「壞消息」。眼前和心上只有一個她，他差不多要爲她瘋狂，準備向她的身上突然撲去，從她的頭頂直吻到腳趾，張慧鳳注意到他的表情，害怕而且不好意思起來，低下頭去玩弄着指頭。這情形差不多繼續了好幾分鐘，金千里再也耐不下去，決心動作起來，用微微打顫的悄聲叫：「慧……」張慧鳳恰在這時候忽然扭過臉來，用憂慮的眼睛向他望一下，並且說話了。

「喂，」她說，「我們的婦女會要解散了！」

這句話使金千里怔了一下：「什麼解散了？」

「我們的婦女會。」張慧鳳咬一咬嘴唇，又說，「還有別的幾個青年團體。」

「呵！金千里開始明白了，又漫不經心的問：『爲什麼要解散？』」

「因爲——因爲當局害怕青年人做救亡工作！」

金千里偎着張慧鳳，「這就是你所說的『壞消息？』」

「嗯，」張慧鳳點一下頭，「一整天同志們都非常……」

「上午你爲什麼不早點來看我？」

「早晨得了這個消息，我心裏非常難過，便跟着同志們去慰問傷兵去了。」

「唉，你簡直不曉得我是怎樣的等着你來！」

張慧鳳又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假若我們的團體真的被解散了，」她說。「同志們大部分都要走掉，差不多都希望到敵後工作。」

「你跟我一塊兒去重慶，是不是？」

「怎麼又要去重慶？」

「慧鳳你變了，變得同從前不一樣了！」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自己變了。我希望我能夠變成一個新的女性，不辜負你對我的期望和教育，你批評批評，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你從前老老實實的，現在會故意玩弄人，開玩笑。」

「我怎麼同你開玩笑？」

「你本來心裏願意跟我去重慶，爲什麼故意表示不願意？」

「你怎麼知道我的心思？」

「當然，我承認女人的心思是一個神祕的王國，但是我相信我瞭解你比瞭解我自己還要清楚。」

張慧鳳又微微的笑了笑：『我希望我們彼此都能夠十分瞭解才好。』

『我能夠！我能夠！』金千里一面向張慧鳳移動身子，一面叫着。『我十分瞭解你，我……』

……金千里伸出一隻手去抓張慧鳳的胳膊，另外一隻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想把她摟抱起來。

『你簡直不瞭解我愛你愛到什麼程度，』他哽咽的喃喃說，『我願意為你……犧牲一切！』

張慧鳳的臉孔紅起來，看着他的眼睛問：『願意犧牲一切？』

『是的，犧牲一切！不管你提出來什麼要求，我都願意接受！』

『真的？』

『真的！』他把她完全的摟抱起來。『爲着愛，我連生命也甘願獻給你！』

『我不相信你肯接受我任何要求。』她咬咬嘴唇，小聲說：『不要胡鬧，有人在窗子外邊，快點坐好！』

『你什麼要求我都願答應，要我馬上就死！』

『我要求你……』

彷彿聽見有人在門上敲了幾下，張慧鳳把話停住，聽了起來。但是金千里什麼也沒有覺察，催促說：

「你說完吧，我一定可以答應。」

「我要求你跟我一道離開此地，往延安去。」

「我，我……」

門突然推開了，隨着一陣天真的笑聲跳進來一位胖胖的，穿草綠軍服的，非常活潑的女同志。張慧鳳立刻從金千里，的懷裏掙脫出來，抓住那位進來的女孩子，把臉孔藏在她的肩膀上，一面用拳頭捶她的脊梁，一面生氣的說：

「你爲什麼不早一點來！你爲什麼不早一點來……」

十七

「上午跟我一道來的就是她！」張慧鳳把進來的女同志介紹金千里說。『你還認識麼？』

「呵呵，是不是……」

「我是李蓮。」那個女同志很大方的說，『從前也在護士學校。』

「呵，原來是李小姐！」金千里跳了起來。『一穿上軍服，我簡直不認識了。你什麼時候從醫院出來的。』

『去年冬天，』她說。『你大概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吧？』

『呃呃，真想不到。』金千里轉向張慧鳳埋怨說：『我曾經有一封信上問到李小姐，你爲什麼從來沒有提過她一個字？』

『你問她自己，』張慧鳳笑着說。

金千里看着李蓮：『爲什麼？』

『我不准她提到我。』

『爲什麼？』

『我想叫你再看見我時出你意料之外，』李蓮說畢後就跟着格格的笑了起來。

金千里在沙發上坐下去，繼續問：『醫院中近來是什麼情形？』

『同學們有一些變得很好。』李蓮回答說，『我跟慧鳳時常把好的書報託人偷偷的帶進去，所以她們進步很快。』

『噢，一粒種子撒下去，竟然收穫這樣多！』

『你是慧鳳的先生，她是我的先生，我還是你的徒孫啊。』

大家一齊都笑了起來。金千里想起來許多由他的幫助而成長起來的男女青年，散佈各地，

臉上不覺流露出快慰和驕傲神色。當大家笑過後，他自己又靜靜的繼續了一個長久的微笑。

『我是一個播種者，』他搓着手說：『我所播下的種子才發芽，有的已經開花結果，傳播着新的種子。』

『金先生，』李蓮天真的說，『你要是能夠和青年們常在一起才好哩！』

『我自己也是青年，但一年多來，我的心情簡直老了。』金千里用一種憂鬱的聲調慢慢的回答說。『我受了許多打擊，環境使我不得不同青年朋友們離開，使我對於事情看得較深刻，生活態度也老練起來。我時時刻刻希望變換生活環境，希望再回到青年羣中。不過我雖然離開青年，却並沒有放棄我應做的工作。我利用我目前的地位影響別人。教育別人。一言以蔽之，繼續做一個革命的播種者。反正革命是多方面的，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問心無愧得了。』說完以後，金千里又深深的嘆一口氣，臉孔上浮出來一陣苦笑。

兩個女孩子都受了他的感動，十分同情他心裏蘊藏的無限悲哀。在一兩分鐘內，他們都沒有繼續說話，並且不約而同的想起婦女會和別的許多青年團體要被解散的消息，心中越發的感覺悽愴和沉重。張慧鳳把嘴唇咬了一忽兒，忽然抬起頭來，告訴金千里說：

『你有一封信在我的口袋裏，信皮上寫着由我轉交。』她把信交給金千里，又加上一句：

「是從敵後寄來的。」

金千里拆開信看了一遍，就把信交給張和李。看着她們讀信，他喃喃的說：

「一個了不起的青年，害肺病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楊健。」

「害肺病能打游擊嗎？」張從信上抬起頭來問。

「雖然害肺病，可是他的工作熱情很高。你看，大家朋友都希望我能去他們那裏！」

「那我們一道去不是很好嗎？」

「我也去！」李蓮把信放在桌上叫道，「金先生，我跟你們一道去！」

金千里笑了起來：「女孩子總是一首詩，愛把別的地方想像得像夢一樣美麗，其實你們到了游擊區未必就能夠吃得了苦。」

「只要別人能吃的苦我也能吃；你別要瞧不起女性！」李蓮不客氣的說：「我看你才是不能夠吃苦哩！」

「你憑什麼批評我不能吃苦？」金千里笑着問。

「就憑你住過的旅館，穿講究的衣服，提一根漂亮的手杖。」

金千里的臉孔有點微微的發熱，但他竭力裝做十分坦然的神氣，安靜的解釋說：「穿衣服

是爲着適應環境，與思想無關。在重慶如果穿的不講究，你去找朋友就找不着；傳達會上下打量你一眼，不給你傳。」

「那我就乾脆不去找人，免得受腐化的傳染！」

金千里忍不住大聲的笑了起來。他把楊健的信重新拿在手中看着，慢屯屯的說：

「假若你們到了重慶，你們會和別的太太小姐們一樣穿起旗袍和高跟鞋來。」

「所以我們偏不去重慶，李蓮搶着說，「我們決定到敵人後方去！」

「什麼時候決定的？」

「剛才開會決定的。」

「好極，好極。」金千里把楊健的信放在桌上說，「你將來實在有無限希望。不過女孩子總是愛幻想，愛虛榮，不肯腳踏實地去幹，常常是口頭革命。」

「你完全是批評你自己的！」李蓮不高興的低聲說。

沉默了半天的張慧鳳一邊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邊在心裏計劃着怎樣把團體的決議告訴金千里，使他能夠同她們一道北上。當聽到李蓮說出來「腐化」一個詞兒時，她一方面感情上很不高興，李蓮對金千里說話的不知輕重，一方面却不由自主的對金千里的生活態度感到慚愧。當

金千里從重慶回來以前，她決沒有想到他會變化到這種地步，竟然和自己周圍的青年同志們距離得猶如南極和北極。她不敢再想下去，也不願金千里同李蓮的抬槓發展下去，深怕多發現出來他的弱點會使她心裏難過。她知道李蓮過於天真，心直口快，當她在場時她不好同金千里正式「談判」去敵後工作問題，於是她不等他們的談話結束，忽然看着李蓮笑了笑，小聲說：

「快要開飯了，咱們走吧？」

「不要走，」金千里攔住說，「就在我這裏吃晚飯。」

「不，我要過江去，」李蓮說，「慧姐留在這兒吧。」

「你過江有什麼事情？」張慧鳳不好意思的拉住他的袖子問。

「媽媽剛才派人來叫我，不曉得有什麼事情。」

「看見老太太時請替我問候，」金千里說，「明天我去看她。可是你不能等吃過飯再過江麼？」

「不行，晚上還要開小組會哩。」李蓮擺脫了張慧鳳向他們笑着點點頭：「好，再見，再見！」李蓮走後，金千里拉張慧鳳坐在沙發上，撫摸着她的手，凝視着她的眼睛，甜蜜的小聲叫道：

「慧鳳……」

「噫？」

金千里沒有什麼話，又停了片刻才問：「你曉得李達爲什麼不願同我們一道吃飯？」

「她不是說過她母親叫她有事麼？」

「不，她是怕做蘿蔔絲呵。」

「……」張慧鳳低下頭去，躲開了金的眼睛。

「你的手爲什麼這樣軟、這樣光呢？」

張慧鳳抽回手，輕輕的嘆口氣說：「你怎麼不同我談一點正經話呀？」

金千里又抓住她的雙手：「一對愛人坐在一起，爲什麼要談些乾燥無味的話？」

「我就愛聽乾燥無味的話！」張慧鳳點頭說：「你看，同志們都在忙着正經工作，咱倆坐在

一起浪費時間，你不感到難過麼？」

「你爲什麼把人生看得那麼單純？」

「可是，現在是抗戰時期呵！」

「在抗戰中並非絕對不要人過愛情生活，只要愛情不妨礙救國就行。」

「現在你同我坐在一起胡鬧，」張慧鳳溫柔的一笑說，「就妨礙了我的工作，你不承認麼？」

『我絕對不承認。』金千里頑皮的搖著頭說，驀不防在張慧鳳的臉腮上吻了一下。

『討厭！』張慧鳳小聲叫，躲開一點。『這一年來你把我當做了一塊畫布，忽然用紅筆一抹，忽然用綠筆一抹，只求發洩你自己的感情，全不管你抹在畫布上的顏色多不調和！』

『我覺得我塗抹在畫布上的顏色諧和極了。每一筆觸都含着我的生命，都是用我的血液調好了顏色畫上去的，所以有時稍微的顯得強烈。假若你喜歡淡藍色，淡紫色，或朦朧而渾厚的乳白色，我一定給你，但要在結婚以後，那時候我們的生活會像藍天一樣的和平安靜。』

『我覺得我所希望的，你未必能給我，縱然你已經答應了也未必能實踐諾言。』

『張你完全錯解我！』金千里抓緊張慧鳳的胳膊叫。『我爲你什麼打擊都情願忍受，你的希望也正是我的希望，我連自己的生命也情願獻給你，你爲什麼這樣的不相信我？』

『昨天你曾經答應同我一道往北方去，現在我從你的態度上已經看出來你不會同我一道去，你不但不會同我一道去，也不會放我自己去。現在，我真是痛苦……唉，我這個人太不夠堅強了！』

『不，張我並不取消我的諾言！我將來一定同你一道去，但現在確沒有去的必要。我留在大後方有比去北方更有意義的工作可作，爲什麼要輕易轉移陣地？今天上午我把這問題冷靜的

考慮一番，覺得我不應該逃避困難，放下工作，懷着浪漫的性情去到北方。如果每一個救亡工作者都不肯堅持崗位，大後方的工作叫誰來作？」

「我承認你的話有一部分道理，可是我爲着自己的學習必得往後方去。最近就去。你不是願意一道？」

「那得先結婚，」金千里要求說。

「不，不到北方我不結婚。不結婚我還有一半自由，結婚後我連那一半自由也被你剝奪淨了。」

「我絕對尊重你的自由，可是第一得先結婚，第二得同我去重慶住一年半載……」

「算了，」張慧鳳難過的阻止他說。「不要再說下去了！咱們一見面就吵架，多麼不好！這些問題我們今天暫不談，談也不會有結果，何必弄得我們連一次愉快的會面都沒有？」

「是的，我們還是不談的好！」金千里也痛苦的說。「我原來就看出你個性很強，現在我簡直有點怕你！」

「我覺得我比你差得遠了，」張慧鳳嘆口氣說。

「從前你總說我是你的先生，可是張你現在快變成我的先生了。」

「爲什麼？」

「你比我理智，比我冷靜，處處爭取主動。你把我像皮球一樣的忽兒拋到天空，忽兒投到地上；你只用脚尖一點，我就在你的面前咕嚕亂滾；將來你還會把我一脚踢開的……」

張慧鳳忍不住笑了起來，說：「你的口才太好了，又會講理論，又會描寫。」

「我說的話完全是實在的。」金千里在張慧鳳的手上吻一下，接着說：「拿昨天來說吧，你說你近來另有一個愛人，簡直把我傷心壞了。你真有點殘酷，爲什麼逗着我吃醋呢？」

「你真的吃醋嗎？」

「不！」金千里趕忙說。「你已經告訴我「他」就是「救亡工作」，我對你找到這個新愛人滿意極了。」

「你真的不吃醋？」

「既然他是我介紹給你的，我當然決不會吃醋。」

「我就怕你口頭上寬宏大量，心上却想要把我獨佔。」

「你真會挖苦人！」

金千里突然把他的未婚妻抱到懷裏，狂吻起來。好久好久，他們都不敢再提起現實問題。張

慧鳳在說不出來的悵惘中接受金的撫摩和親吻，她心中矛盾極了。

十八

黃昏以後，張慧鳳回婦女會打了一轉，心裏壓着空虛的悲哀，又來到桃源別墅。金千里在晚飯時要求她黃昏後一道去江邊散步，她答應他了。

她穿着一件軍裝大衣，默默的跟在金的旁邊，穿過了熱鬧的街道，向一座碼頭走去。金千里把兩隻手插進口袋，一面走，一面貪饞的看着她的臉孔和她的輕盈的腰身。在皎潔的月色混和着店舖中射出來的淡青色的煤汽燈光下，她越發顯得溫柔而美麗。金千里緊緊的貼着她，感覺到無比的幸福，春心動蕩着，脚步就像是飄飄的不會着地。好幾次他想找出一些話來說，但是他的未婚妻是那樣的沉默，那樣的像帶有心事似的，使他竟沒有勇氣用話打擾她，有許多話既不敢說出來，又不肯咽下肚裏，他把要對她說的話放嘴裏久久的咀嚼着，同時還咀嚼着從她身上所領受的愛的幸福。

碼頭上十分冷靜，和街上的熱鬧情形恰成了一種對照。金千里伸出手來，打算扶着他的未婚妻走下光滑的石級，但被她拒絕了。他很瞭解她的害羞，低聲說：『沒有人的，讓我扶着你。』張

回頭來看看他，笑了一下；不等他第二次伸出手去，就輕快的跑下石級了。他們低聲的談着話，緩緩的在沙灘上走着，差不多有一個鐘頭，這一對愛侶完全爲靜謐的春夜所陶醉，一點也沒有留意到時間在他們的脚下偷偷溜掉。他們談着婦女會中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上的種種問題，可是誰也不肯提起來婦女會要被解散的不快消息。當走到浮橋附近時，他們不約而同的停住脚步，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肩並肩的坐了下去。浮橋幽靜的浮在江面上，向蒼茫的江心伸去。月色雖然皎潔得猶如秋夜，但江面上却有一種乳色的霧氣輕輕流動，打浮橋上面，打許多沉睡的船隻上面，掠了過去。對岸有一條黑色暗影，那是緊跨着江水的古老城垣；幾點閃灼的燈火，發自停泊在城牆下的打魚船上。對着眼前的夜景，金千里同張慧鳳都忽然沉默起來，喚起來不同的心思。

金千里憶起來在去年訂婚以後，張進婦女會還不到一個星期，有一天夜晚，他們倆就站在這條浮橋上欣賞月色。那時候，正是七巧節剛剛過去，半輪明月高懸在萬里無雲的湛藍天空，江水蕩漾着發光的銀色細浪。他的胸脯緊靠着她的肩膀，鼻孔輕輕的呼吸着從她的頭髮和臉頰上散發出來的清幽芳香。一隻被什麼驚起的鷺鷥，展着雪白的雙翼，從上游緩緩飛來，到浮橋前邊打個轉，向對岸的城頭上飛去了，而且消失了……金千里回憶到這裏，覺得這完全是一場富於詩意的夢，覺得他是生活在無比的幸福中，簡直無法將他自己的心情對張慧鳳描述出來。

「愛情，」他心裏說：「實在太偉大了！」於是他輕輕的，幾乎令人不能聽見的，嘆一口氣。

他回過臉來，端詳着他的未婚妻，眼睛裏充滿着愛的光彩，這是混合着激動的熱情，溫柔的撫慰，幸福的微笑，和煥發着青春活力的異樣光彩。他是多麼的滿足並感激她所賜給的幸福啊！假若她現在把嘴唇動一動，叫他到江心去把星星撈上來，他決不會有絲毫猶豫。不僅是不会有絲毫猶豫，他還渴望着真能接到這樣的荒唐命令，好使他有機會向她獻出來一顆忠實的心，獻出來整個生命。然而張慧鳳沒有覺察出他的心情，靜靜的注視着對岸的古城影子，表情是嚴肅的，且帶着一點傷感。「她在想着什麼呀？」金千里望着她，不覺詫異了。

幾隻老舊的空船停放在他們面前，江水從空船旁邊發出來幽靜的鳴聲，空船帶着鐵鍊子不住的微微蕩動。張慧鳳感到了春夜的寒意，把大衣向身上裹緊起來。隨即她把眼光轉了方向，向下流望去，眼光落在那遠遠的浩渺而蒼茫的江水上。

「張！」金千里低聲叫。「你，你看見了沒有？」

「什麼？」張慧鳳回頭來看他一眼。

「有一個，在很遠的江面上，有一個天使穿着雪白的長衣服，向我們這邊飄飄的走着……」

「瞎扯！」張慧鳳用肘尖碰了他一下，但是却忍不住向他所說的方向望去。

「你看，她的衣服在月下發光。你看，她是多麼的沉默呀！」

「別瞎扯！」張慧鳳扭過臉來笑了笑，「我沒有看見！」

「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她已經走來啦，她已經坐在我的旁邊啦……」

金千里伸手去攔抱張慧鳳，像癱瘓了似的向她的身上靠去，却被她很快的推開了。

「別胡鬧，」她說，「碼頭上有人呢。」

「你讓我吻一吻你的指頭好不好？」

「……………」

「我求求你，遞給我一隻手！我簡直要瘋狂了！」

張慧鳳低下頭去，靠在他的肩上，伸給他一隻右手。他貪饞的抓住了她的手，開始從她的細嫩的指頭尖上吻起來。把每一個指頭尖吻過以後，金千里又使她捏起拳頭，在每一個指關節上吻一下，隨後又久久地吻着她的手背，不肯把嘴唇挪離開她的皮膚。但張慧鳳却忽然抽回手，並且把身子坐直起來。

「張，你有什麼心思？」金千里望着她的眼睛問。

「我剛才想起來對面城牆上的大標語。」

「噢，我昨天就注意到了，離二里路也看得清楚！」

「你記得我們寫的是幾個什麼字？」

「我記得是……」金千里停了一下繼續說：「鞏固團結，抗戰到底，」八個大字。」

「再過半年以後，」張慧鳳感慨的說，「不，也許是半個月以後，寫這個標語的同志們就要星散了。」

「你爲什麼在此刻要想着這些事情？我們今晚不談現實的問題好不好？」

「不談也好。」停一停，張又說：「我近來很愛讀小說，你爲什麼不寫小說呢？」

「現在還不到我開始創作的時候，」金千里回答說。「現在生活太忙，沒有創作的閒暇。再者，言論不自由，縱然寫出來也沒法發表。」

「我覺得你要想寫出偉大作品，還得充實一下生活才好。」

「那當然。不過我不想趕時髦寫游擊隊生活。我覺得光明的生活固然應該寫，黑暗的生活也應該寫。你看吧，抗戰後一定左一篇游擊隊生活，右一篇游擊隊生活，以敵後生活爲題材的作品成了八股，成了濫調。我決心另外開闢一條路：寫後方生活，寫黑暗生活，寫打着抗戰招牌的人

們怎樣向民衆趁火打劫，荒淫無恥，腐化墮落！」

「那麼你決心永遠留在後方？」

「也許吧，假若爲了寫這部偉大作品的話。——呃，你別笑，我是說牠代表的意義偉大。」

「金」張慧鳳忽然感情激動的叫了聲。說：「我覺得在咱倆之間如今有很遠的距離，這距離多麼的不容易化除！」

「我不明白，什麼距離？」

「你比我明白的多……」

「難道你對我的愛情有什麼懷疑？」

「我一點都不懷疑。」張慧鳳搖頭說。

「那麼……」

「不要再談下去了，我心裏難過得很！」

「唉唉！」金千里嘆息一聲。「我簡直對你的心思猜測不透！」

爲着避免同他發生衝突，張慧鳳默默的咬着嘴唇，決定不向他再提到現實問題。她很傷心，簡直想哭，眼睛裏立刻被淚水充滿了。

從跨着江岸的茶樓上，發出來三絃和二胡的合奏聲音，金和張都不由的向茶樓那方面轉過臉去。江岸上和沙灘上靜悄悄的，完全籠罩在月色與烟霧下，只有稀疎的幾點燈火，從昏暗的陰影中發出來寂寞的微光。那三絃和二胡的合奏聲，合着緩緩的拍板，以一種低沉的，含着幽怨的調子，徘徊在靜夜的江上。過了一刻，三絃和二胡的合奏聲突然停頓，只聽見輕輕的拍板和不是很清楚的幾聲人語。等三絃和二胡的聲音又繼續以後，一種半啞的，感傷的女孩子聲音，也跟着唱了起來。張慧鳳心中一怔，隨即想起來她在婦女特訓班中認識的那個有肺病徵候的，瘦小的，爲不願意「接客」曾經被老闆毒打得不能起床的女孩子。『是她在唱哩！』張慧鳳心裏叫着，於是滿懷悲哀的聽了下去：

.....

我爲你懶把那

鮮花來戴，

我爲你胭脂粉

完全不接；

我爲你懶把那

青絲梳理，

我爲你不穿那

紅綉花鞋。

我爲你……

忽然崩的一聲，老絃斷了。二胡拍板和唱聲也隨着停止，從茶樓上發出來幾聲輕輕的咳嗽，夾雜着模糊的人語。趁着這當兒，金千里帶着哽咽的低聲說：

「慧鳳，你是不是有點厭我？」

「你，」她顫聲回答說，「你爲什麼這樣的問我？」

「因爲，我覺得你變了。」

「實際上你才變了！」

張慧鳳說出來這句話，幾乎要忍不住哭起來，但竭力忍耐住了。只要吐出來一個字，她準會忍不住抽咽起來。

三絃同二胡重新演奏後，張慧鳳把臉孔又扭向茶樓方面，躲開了金的眼。那個女孩子咳嗽兩聲，又繼續唱了下去：

我爲你悶騰騰

長日昏睡，

我爲你病懨懨

頹下庭階。

我爲你跪神前

燒香求卦，

我爲你許下了

終身長齋。

.....

一陣薄寒的微風從江面吹過，張慧鳳忙的轉過身，脫下大衣向金千里的身上披去。金千里推開了她的大衣說：

「我不冷，我不冷。」

「快披上吧，你剛才打了個冷戰。」

「我穿的比你厚，還是你穿上吧。」

「我向來不怕冷，別管我。」

「好吧，」金千里接過來大衣說，「我們兩個合披這一件大衣。」

「我不冷……」

金千里不等張慧鳳說完，就披上大衣，把她摟抱起來。張慧鳳掙扎兩下，隨即的倚靠在金的胸前，不好意思的垂下臉孔。就在這片刻，她想到他們中間的距離，胸口不由的有一點刺疼起來。但金千里已經不再爲剛才的衝突難過，覺得她依然十分溫柔，而自己也依然生活在幸福裏邊。他們沒有再說話，一直到茶樓上的歌聲停止很久，才慢慢的從沙灘上站起來，向冷清的街道上走去。金千里送他的未婚妻到婦女會的大門口，大門已經虛掩起來，準備落鎖了。

十九

金千里在桃源別墅裏住了一個多星期，天天與她的未婚妻見面，見面愈多，他們之間的距離愈遠了起來。張慧鳳對金千里一天比一天失望，她厭惡他的闊綽享樂的生活，厭惡他的高談革命理論，厭惡他談結婚後的小家庭計劃，厭惡他往往在談話中流露的頹喪情緒。她覺得他已經不像一個青年，跟和她接觸的男同志們完全兩樣，走着相反的兩條道路。不過，她雖然在許多

地方厭惡他，感到失望，却仍然非常愛他。她同他半天不見面就想念得如飢如渴，見面後反又增加了許多苦惱。在愛與憎的矛盾中，她同他在旅館會面，在野外散步，接受他的擁抱，他的撫摩，他的狂吻，又同他發生爭辯，甚至氣得她暗暗流淚。「我，我是多麼的痛苦呵！」有一次她離開她未婚夫後，在回婦女會的路上不由的從心裏衝突出來這句話，並且深深的嘆一口氣。

在另一方面，在金千里方面，也是同樣的十分痛苦。他懷着火般的熱愛，天大的希望，從三千里外的大後方來到戰地，想不到結婚問題竟然會發生波折，更想不到張慧鳳已經不再把整個的肉體和靈魂給他，像才訂婚時她所誓言的，像——她從前對上帝所獻出的熱情與忠實同樣。他看出來他已經不能再整個的佔有張慧鳳，他甚至在她的天秤上是分量較輕的一邊，而那一邊是她的工作，她的專業，她的前途，一句話，是她自己！他看得很清楚，他可以爲她犧牲掉自己的一切，但是她決不會同他一樣，他的意見不像從前一樣能對她起決定作用，她不像才訂婚時所表現的那樣溫柔，服從與體貼了。

有一次，他實在忍耐不住，坦率的問他說

「慧！我問你，你是不是同從前一樣愛我？」

「奇怪！張慧鳳望着他咬咬嘴唇：『你爲什麼對我懷疑？』」

「我並不是懷疑；因為我愛你，我一定要瞭解你的心思。慧，你聽我說，聽我說，唉，別低着頭看你的手指甲，看着我，你聽我說呀……」

「我在聽着哩。」

「我說，慧，我說出來你可不要見怪……你見怪不見怪？」

「不要急，你慢慢說吧。」

「我認爲你現在有許多話不願意同我講明，反而願意向你的同志們講……甚至我同你的關係還不如你的同志和你密切。」

「我現在仍然把你當做先生看待。」

「可是，你應該知道我是你的愛人，你的未婚夫，比「先生」要親密萬倍！」

「我依然愛你，而且永遠愛你，不過……」

「不過？」

「不過我不能爲愛情拋棄工作。」

「唉，你簡直誤解我！」金千里痛苦的叫道。「我決沒有反對你工作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在結婚之後跟我到重慶工作，不但你工作，而且希望你同時也幫助我工作。我爲着工作遭遇

了無數打擊，心上滿是創傷，難道你就不肯體貼我，不肯給我一點安慰，讓我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勞，讓我的生命再充實起來？」

「你對我的希望就是這些麼？」張慧鳳覺得再也忍耐不下去，心裏微微的刺疼起來。「我簡直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希望我！」

「爲什麼？」金千里追問說。

張慧鳳沒有回答，緊緊的咬着嘴唇，眼淚在眼眶中滾動着，幾乎忍不住迸了出來。

「到底爲什麼沒想到？」金千里望着她，幾乎要哭。「唉，張慧，你說呀！」

「我想不到你這樣自私自利！」

「我怎麼自私自利？」

「你——我希望我在思想上是革命的，在生活……」

她難過得說不下去，很很的咬着嘴唇，用手巾擦去了滾到眼角的兩滴熱淚，隨即望着地板沉默起來。金千里也擦了擦眼睛，嘆息一聲，哽咽着小聲說：

「慧鳳，你完全誤解了我！」

經過了這一次衝突以後，他們有一天沒有見面；到第三天重在旅館見面時，金千里沒有再

提起結婚問題，張慧鳳也沒有提到她的將來工作。兩個人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了半個鐘頭，想不起來談話題目。張慧鳳因為會中工作忙，鬱鬱的走開了。

一連三個晚上，金千里在床上展轉着不能入睡；白天時常一個人默默的到江邊散步。後來他決定暫時把結婚的問題放下，到大洪山去見一見總司令，半個月以後回來。「暫時離開一下也好。」金千里心裏盤算說，「兩個人一離開，感情就會馬上恢復了。」動身的那天早晨，張慧鳳趕來送他，一直把他送過浮橋，兩個人的眼圈兒都紅了起來。當天晚上，金千里住在一家野店裏，對着像豆子兒一樣小的昏昏燈光，深深的懺悔起來。

「我錯了。」他心裏說，「我在理論上好像什麼都明白，但處理實際問題時常常為感情左右！」

他發現了自己人格的雙重性，生活上的腐化傾向，和別的種種弱點，不由的冒出一身汗。他覺得自己對不起張慧鳳，恨不得連夜趕回去。找着她，跪在她腳下，求她寬恕，並且拋棄自私自利的思想，切切實實的做一個救亡工作者，像許多朋友一樣。他心裏非常矛盾，非常混亂，有半點鐘工夫，他茫然的望着菜油燈光，決不定明天是不是要勾回頭去，後來，他的腦筋稍微的清醒一點，從皮包裏取出來信紙信封，在極端的痛苦之中，含着眼淚，給張慧鳳寫一封三千字長的懺悔的

信。『慧親愛的，』他在信上說，『我爲着想念你和憎恨自己，我的心差不多要裂開了，我的眼淚快要像泉水一樣的奔流了！』把寫好的信細細的讀了一遍，心裏邊輕輕鬆起來，向床上躺了下去。但是到第二天早晨，將要把這封信投郵時候，他又重讀一遍，突然擦着一根火柴，把它燒了。

這完全是由於英雄主義在肚裏作怪，他不肯向任何人公開的承認錯誤，表示懺悔。『冷靜一點吧，』他對自己說道，『反正不久就要同她見面的！』從此以後，雖然他時時刻刻想念着她，直到走進了大洪山中，才寫了一封短信寄給她，報告她已經到了總部。他相信他走之後，張慧鳳也同樣刻刻的思念着他，爲着要故意使她痛苦，他咬住牙不給她多寫信，裝做真的同她冷淡了似的。他把自己的無限的思念之情，種種的細微心理活動，都在日記中細膩的描寫出來，以便在用「冷淡」辦法將她懲罰過後，見面時把日記交給她看，免得她永遠的誤會下去。

張慧鳳因爲他的離開和他的冷淡態度，也非常痛苦。她渴待着他的來信和他的歸來，希望能獲得他的原諒。有好幾次她夢見他，但不管有時夢是甜蜜的，有時也是痛苦的，醒來後都越發的想念他。她有着從教會或半新半舊的社會出身的女性所具有的道德觀和戀愛觀，縱然丈夫爲她所不滿，也願意永遠對他保持着愛情的忠實，甚至犧牲了未來的理想和幸福。因此，她非常担心，深怕金千里對她從此永遠的冷淡下去，或竟至鬧成悲劇。她想像着這種悲劇的前途，可能

是金千里正式的同她解除婚約，以後就永難挽回。她又想着她的父親，醫院院長和牧師們，教友們，同學們，所有從前反對她的戀愛的人，以後是怎樣爲勝利而微笑，一面又假裝着惋惜和同情的樣子，而院長和牧師們還要拿出一種憐憫的聲調爲她禱告，並訓誡別的女孩子不要再走上她的道路。張慧鳳把處女的純潔看得像生命一樣神聖，因而把金千里的擁抱和狂吻看得是那麼重要，竟至認爲以後如果金千里把她拋棄，她的處女的神聖已經留下了不能洗去的損傷，她將永遠不敢再愛第二個男性……

她被痛苦煎熬着，對於結婚問題動搖得非常厲害。當她跟同志們在一道開會或工作的時候，她依然憎惡金千里的那些弱點，她覺得她必須拿出勇氣來維持原來的意見，但當她獨個兒沉思默想的時候，她就想屈服下去，遵從他的意見，犧牲掉自己的一切，做一個賢妻良母。當她想着犧牲自己的時候，她又竭力去發現金千里的許多長處，比如他學問好，才氣高，有地位，有能力，以及對愛情的忠實等等。她也想過做一個賢妻良母的生活，那生活雖然對她是一種犧牲，可也有相當幸福，那就是說，從此她可以安靜下來，伴着丈夫在甜蜜的爱情中過生活，也許一年二年後會有一個可愛的寶寶出世，給她的安靜生活又增添了無限樂趣。並且她把重慶和敵後在心裏比較過無數次，覺得這兩個地方各有好處，同時都對她招手誘惑。就這樣，每天每天，兩種力量

在她的心裏鬥爭着。她開始夜裏失眠，臉孔很快的顯得消瘦而灰暗起來，縱然在微笑中也不能掩飾內心的煩惱和憂鬱了。

恰恰在金千里走後的十天頭上，改組婦女會的命令正式下來了。一切問題都急轉直下，需要馬上解決，不允許再徘徊彷徨。張慧鳳心中越發矛盾了，簡直露出來精神失常的樣子。婦女會的負責同志召集了一個祕密的緊急會議，決定要一批被人注意的幹部同志往北方去，並且要在三天以內就出發，免得生意外。張慧鳳在會議上眉頭上流露着深深的苦悶，望着同志們發言，有時慢慢的點一點頭，有時拚命的咬着嘴唇。一位同志望望她，像發現什麼祕密似的，向大家提出來意見說：『小張要結婚，小張恐怕不能夠同我們一道出發。』全體同志們立刻把視線都集中到張的臉上，她非常敏感的覺察出許多眼光中的所含的諷刺成份，於是全身血液都彷彿流到臉上來了。她想發表一點意見，但因為十分狼狽，只能吃吃的說：『你，你，瞎扯！』隨即她伏到桌上，把臉孔藏起來，耳朵裏轟轟響着，聽到同志們哄一聲笑了起來。

『小張』負責的同志等大家笑了以後問她說：『你到底怎麼決定？』

張慧鳳抬起頭來小聲回答說：『我沒有意見。』

『這不是開玩笑的。』負責的同志焦急的說：『如果你有意見，就請你馬上說出來，免得決』

定後你又想請求留下。」

「張慧鳳要作太太哩，」李蓮從旁邊接住說，「到敵後哪有跟着丈夫到重慶快樂呀！」

「你死鬼！」張慧鳳擰住李蓮的耳朵問：「還說不說？還說不說……？」

同志們又一陣大笑起來。負責的同志在笑聲中叫道：

「唉，不要鬧了！不要鬧了！小張，你到底怎麼決定呀？」

「我，我……我走！」她喘着氣說。

「到什麼地方去？」

她用力的說：「跟大家一道走！」

「『他』同意你往敵後麼？」李蓮佻皮的搶着問。

「他是他，我是我，我的行動爲什麼要由他決定？」

「別吹牛！」李蓮用鼻子哼了一聲。

張慧鳳瞪了李蓮一眼，覺得自己被同志們誤解和瞧不起，非常難過。她氣得噙着眼淚，正要發作，負責的同志攔住又問：

「假若你的『他』不同意你往敵後呢？」

「他現在不在此地。」

「假若在我們出發之前他回來了呢？」

「他回來……」

「是的，他回來了一定會阻止你同大家一道出發。」

「他阻止不住我。」

「辦得到麼？」

「當然。」張慧鳳興奮得哽咽的說，「我只服從團體的決定，別的誰也管不了我！」

同志們不約而同的輕輕的鼓起掌來，歡笑起來，同時李蓮快活的舉起來一隻胳膊小聲叫：

「張慧鳳同志萬歲！」

「萬歲！萬歲……」別的同志們也紛紛的跟着說。「中國的婦女解放是有前途的！」

開過會，張慧鳳覺得她的矛盾好像已得到解脫，心裏邊輕鬆許多。但當她一個人靜下來仔細的想了之後，她重新陷進深深的苦惱之中。她被一種到北方去的熱情和新鮮的希望鼓舞着，同時又不願瞞着她的未婚夫偷偷走掉，不願他太受打擊。雖然在開會以後她再也沒有做賢妻良母的念頭了，但她依然很愛他，希望能得到他的諒解，能看見他的轉變，並願意永遠的只把自

已純潔的愛情獻給他一人。於是她對於走的問題，又開始躊躇了。

但是不管她心裏怎樣躊躇，一種強烈的名譽心使她只有犧牲一部分個人利益，服從同志們的共同決議。當天晚上，婦女會和各個青年團體，情形都變得十分的緊張和忙亂，張慧鳳把她的東西收拾一下，把一部分東西及讀過的小冊子送出去寄存到朋友家裏，直到夜靜以後，才抽空兒坐下去給她的未婚夫寫信。但她的心裏像一團亂麻一樣，無論怎麼也安靜不下去，寫寫撕撕，撕過五六張信紙以後，索性把筆往桌上一拋，倒在床上，沉重的吁一口氣。

『李蓮』她小聲問：『你告訴我，我給金寫信應該怎樣說？』

李蓮躺在被窩裏看小說，聽了她的話就把書向枕邊一放：『要我做參謀嗎？』

『嗯。我簡直心亂得無法形容！』

『你可以這樣寫——』李蓮把眼皮翻一翻，一字一板的說：『你如果是愛我的，是革命的，你不但贊成我的走，還一定會跟我們一道走。你如果不是真心愛我，或者你只是嘴上前進，就請你不要干涉我，滾你自己的蛋……』

『死鬼！』張慧鳳打了她一拳，不讓她說完。『說正經的，我到底應該怎樣寫？』

『我說的完全是正經話。』

「信應寫得這麼乾脆？」

「假若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一定很乾脆。」

「唉，小李，我看你現在是有點討厭他。可是，在醫院的時候，你爲什麼那樣的贊成我同他訂婚？」

「唉，這就是我的「發展變化」呀！」李蓮說了後就唏噓的笑着把床頭放的蠟燭吹滅了。張慧鳳又罵了一聲「死鬼，」不再同李蓮說話，坐起來重新寫信。她覺得李蓮供獻的意見也有點道理，但是她沒有勇氣寫得那麼坦白。她只簡單的告訴他關於她們走的消息，並希望他能夠原諒她，快快的趕回來當面談談，最好是請他跟她們一道出發，「縱然你誤會我，把我忘掉，」她寫道，「我也將永遠的愛着你，等待着你！」信寫好以後，她把信口粘好，貼足掛號郵票，然後才上床睡覺。這時候，李蓮已經從枕頭上發出來均勻的，若有若無的甜蜜鼾聲。

第二天早晨，爲着籌備出發的事情，張慧鳳和李蓮負着相當重要的任務，匆匆的步行往南漳去了。

金千里在總部只住了五天，就要了他從前騎的那匹白馬駒，匆匆的轉回頭來。一路上他不住的用韁子抽着馬駒，使牠一會兒急走，一會兒奔馳，巴不得牠多生兩個翅膀。他的十天以前的苦惱情緒，像輕烟似的早已散盡；痛苦的事情就像遠年的夢一樣，模糊下去，溶化進詩的回憶之中了。他快活的想象着他將要怎樣找他的未婚妻，怎樣把分離以來的想念之情描述給她，怎樣的吻她，抱她，從她的身上獲得人類最寶貴的愛的幸福。他覺得她雖然有點變了，但她仍然是溫柔的，體貼的，非常忠實的女孩子。他想到在江邊月下的那一段詩的情景，想起來她的頭髮上散發的那一種淡幽幽的芳香，想起來她的動不動就羞得紅鮮鮮的臉頰，她的突突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他的心就像馬一樣的奔馳起來，不像小鳥一樣的在雲天裏，在綠野上，在縹渺的極樂世界，飄飄的飛翔起來了。

回到襄樊後，他叫馬快把馬牽到總部留守處，自己仍住在桃源別墅，爲的是同張慧鳳見面方便。洗過臉，拍一拍身上灰塵，他沒有顧得吃飯，就提着手杖向婦女會跑去。婦女會已經有點變樣，人好像少了似的，一走進婦女會院子他心上就起了一種不好的預感。他一直走過了辦公室，

才遇見一位女同志正打寢室走出來，停在甬路上用眼睛打量着他。金千里向前邊走近一步，詢問張慧鳳在不在屋裏，那位女同志支吾着回答說張慧鳳已經往西安去了。好像腦袋上打了一悶棍，金千里眼前一暗，心上突然一空虛，腳跟也彷彿在地上動搖起來。他楞怔片刻，才鼓起來勇氣再問：

「什，什，什麼時候動身的？」

「你回來得晚了一步。」那位女同志好像已經猜出來他是金千里，惋惜的說，「她等候你好多次，一直就攔到昨天才走。」

金千里舌尖僵硬起來：「她同誰一道走的？」

「她們一道有十來個人，另外還有幾個男同志。」

「我一定要追她去！」他在肚子裏叫了一句，隨即又問：「是步行嗎？」

那位女同志被問得怔了一下，吞吞吐吐的說：「坐，坐軍用汽車呀，你想趕她嗎？」

金千里沮喪的晒晒嘴唇，又在地上走了幾步。『請問你，她到西安後的通信處是什麼地方？』

「她們是路過西安，在西安並不多停。」

「完了！」金千里肚裏叫道。「唉！一切都完了……」

他的嘴微微的抽動着，沒有再說什麼，腦筋說不清是混亂還是麻木，脚步蹣跚的向大門走去。但剛剛走到街上，忽然想起來一個人，好像這個人是他唯一的一線希望，他的眼前稍微的明朗起來。他在大門口思索片刻，重又走進去。這一次他的脚步走得很快，而且很有力，但腿肚依然有點痠疼，手指頭也不住的輕輕顫抖。那位女同志正向外走來，在辦公室的旁邊同他打個碰面，他對着她「喂」了一聲，隨即問：

「李蓮在裏邊吧？」

「她——」那位同志遲疑一下，回答說，「她同張慧鳳一道走了。」

「呵……」

金千里的眼前又昏暗起來，立刻扭回頭，張眼踉蹌的跑到桃源。他像栽下去一般的倒在床上，眼睛呆呆的望着窗子，心裏邊非常混亂，時時感覺到隱隱的有點刺疼。疲累也忘了，餓也忘了，他心裏只考慮到一個問題：「這意外的遭遇是不是一場夢呢？」他把這個疑問在心裏盤算過來，盤算過去，一直到腦筋脹悶得像一塊泡濕的木頭一樣，窗子慢慢的暗下來，最後的一點淡淡的夕陽餘暉也消失盡，於是黃昏的寂寞而憂鬱的影子從天井裏落下來，屋裏浮動着

幽暗的夜色了。茶房送來了一枝蠟燭，順便問他要什麼飯菜。他把眼光移在蠟燭的火苗上，沒有做聲，只輕輕的把下巴一擺，茶房就對他打量一眼，小心的走了出去。

這一晚金千里睡得很早，然而却幾乎是整夜的沒有入睡。像快要瘋狂似的，他一會兒猛力的把被子踢在腳頭或拋在一邊，撕一陣頭髮，又撕一陣襯衣的前襟，但一會兒又安靜下來，深深的嘔出一口氣，把被子重新拉到身上，並且用指頭輕輕的拍着那好像快要爆炸的胸脯。在半夜時候，他忽然從床上坐起來，點着蠟燭，把張慧鳳寫給他的八十多封信件，連第一次寫給他的那封極富於史料價值的短信也包括在內，從箱子裏找出來，慢慢的，慢慢的一封一封的放在蠟燭上點着，丟到地上，拿眼睛注視着牠們燃燒，化爲灰燼。當那些曾經寄託過他的熱情，他的青春，他的生命與希望的書信化爲灰燼以後，他跟着也倒在枕頭上，茫然望着那顫動而昏黃的燭光，兩珠眼淚一閃一閃的滾到了他的頰上。

後來，他破例的點着了一根烟捲（這是專爲招待朋友們才預備在箱子裏的）放在嘴裏抽了幾口，企圖憑藉薄弱的麻醉力量使他的痛苦獲得解脫。但是除掉他嘗到烟捲的苦味以外，神經反而刺激得更爲興奮。他望着那從臉前飄起的灰色輕烟，起初是一縷一縷的繚繞着，後來慢慢的混合起來，又散開了，消滅了。他的手一動，從手中的半截烟頭上落下來一點火星。他偏轉

頭來，望着那一點火星恰恰落在張慧鳳替他綉的枕頭上，而且綻大起來，冒出來一股火燒的氣息。他傻子似的望着火在蔓延，忽然從嘴角流出來了一陣靜靜的，慘然的微笑……

『唉，現在還不到讓一切焚化的時候！』他忽然嘆口氣說，把火撲滅了。

到天色快明時候，金千里才合住眼皮，但又被惡夢煩擾着，不到一個鐘頭又一下醒來。他發現枕頭已經拋在地上，身子下邊的鋪單也有一半拖在底下，而襯衣上的扣子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脫完了。痛苦的，短促的嘆息一聲，他突然伸出來一隻拳頭，照水門汀牆壁上咬牙切齒的打了幾拳，發出來一陣沒有聲音的冷笑，然後緩緩的俯下半截身子，把地上的枕頭拾了起來。他久久的望着窗子，看着窗子慢慢的發白，淡青的透明的曙光從天井裏趕走了夜的暗影。這時候，他的心境十分平靜；才嘗過的痛苦，才遭遇的不幸，一切都好像隔得遙遠的往事似的，在心上淡漠下去了。

他想起，來從前的許多朋友，想着他們在敵後把一切獻給革命，痛快的生活着，感到羨慕和慚愧。『何必呢？』他心裏向自己發問：『何必找這種痛苦呢？』於是他像恍然大悟，覺得他已經走錯了道路，應該轉回頭來了。這種心情，他在谷城醫院時也曾有過。一個人往往在痛苦過後就跟着產生了這種覺悟的，或者可說是達觀的心情，使他得到暫時的寬慰或解脫。這種心情是近

乎理智的，所以只有在這時候，他才能比較冷靜的多思索一些問題。金千里雖然腦筋脹疼得非
常厲害，他依然打算分析一下張慧鳳這麼堅決拋下他的原因，反省一下他自己爲什麼竟然會
使她失望。結果，他發現了他對張慧鳳的忘掉覺得並不奇怪。「愛是可以轉變的，」他心裏想，
「大概是工作和事業在她的心裏代替了我的位置，正如我曾經把上帝的位置代替了一樣。」
想到這裏，他覺得這種「愛的哲理」彷彿什麼時候曾經在他的心上盤旋過，如今不過多得了
一件事實的證明罷了。窗上的晨光越發的明亮起來，在「魚肚白」中現出來淡淡的橙紅。金千
里的心情也隨着早晨的降臨而越發清爽，隨即打開窗子，對着涼涼的新鮮空氣，深深的呼吸幾
口。

像害過了一場大病似的，他從床上坐了起來。他看見地上的那一堆紙灰，雖然心裏邊又引
起來一陣微微的刺疼，但同時也像是完結了一場大事似的感到輕鬆。「也好，」他心裏想，「已
經過去的就讓牠在心上消滅吧！」他把昨夜沒有燒完的一些信角從新用火柴點着，看着牠們
在地上燒完，然後穿好衣服，從床上跳了下來。街上已經有了水車的聲音，不過院子裏還十分寂
靜，從對面的房間裏還傳出來一種熟睡的鼾聲。金千里又點起來一根烟捲，在屋裏輕腳慢步的
走來走去，等待着太陽，等待着茶房們起來……

洗過臉，金千里又到婦女會一聽，問清楚婦女會和其他幾個團體被解散的原因和經過，然後懷着沉重的、悲傷的心情，走進了一家靠江的小酒樓上。因為時間還早，酒樓上只有他一個客人。他一邊喝着燒酒，一邊茫然的望着江面的薄霧，一邊淒涼的思索着許多問題。他覺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像這江面上的烟霧一樣，似空幻又似實在，不住的忽聚忽散，變化流轉。就以這江邊的沙灘和水上的浮橋來說，他同張慧鳳曾經在上邊散步過許多次，每次有每次的心境和不同的幸福滋味，然而現在她走了，而且連一封信也沒留下，像輕烟似的流向渺茫的天涯了。說不定半年或幾個月後，她在她的心裏也會像烟一樣的淡下去，於是她又開始去接受別人的愛，或竟至同別人結婚，生孩子，向着渺茫的前途生活下去，那前途也正像江面的烟霧一樣。想到了她將來同別人戀愛和結婚，他心中充滿着痛苦和憤怒，忍不住拿拳頭在桌面上用力一搥，菜盤子和酒杯子都顛抖着跳了起來。

「混蛋！他惡狠狠的罵了一句，忽然又嘆了一口氣，悲咽的說：『唉，唉，一切都在變化着……完了！』」

茶房聽見了聲音，連二趕三的跑上樓來，探着身子，恭敬小心的站在桌邊，沒有等茶房開口，金千里把下巴一擺，說：

「快一點，再打四兩！」

已經有兩頓沒吃東西，又加上差不多整夜的沒睡，第二次打來的四兩酒沒喝完，金千里就已經帶着醉意了。他下了酒樓，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上了浮橋。走過一半，看見對岸城牆上的抗戰標語，想起來半月前的一個月夜，在沙灘上張慧鳳對他所說的那幾句話，如今那一羣寫標語的女孩子果然散了。他的心裏重又湧出來無限感慨，就好像這半月的時光完全是兩個時代，而那一行用石灰寫在古城上的抗戰標語，也變成歷史的陳迹了。他想着再過一年或兩年，石灰被雨水沖掉，有些地方生了綠苔，再也沒有人記起來這一行抗戰標語，更沒有人會想起來寫標語的女孩子們，甚至連她們自己也許會把這一個地方慢慢忘了。在這一點，他覺得人生是空虛的，革命也是空虛的，縱然在今天是在實的，到明天也免不掉變爲空虛。宇宙間一切事物，都遵照着一個法則變化，那就是從空虛中生出「有」來，而「有」又化爲空虛。他曾經革命過，曾經散佈過不能計數的革命種子，然而有什麼意義呢？他已經看見種子的成長，但是人們將會慢慢的把他忘掉，像忘掉古城上的抗戰標語一樣。他認爲他現在完全生活在空虛裏：愛情空虛了，革命

空虛了，種種的希望空虛了。

一道白色的濃霧被絲絲微雨從上游拖過來，籠罩着面前的一半浮橋。金千里一跳一跳的跑進到濃霧裏，一邊走，一邊輪流的揮動着兩隻胳膊，想用手捕捉到一縷烟霧。一直到浮橋盡頭，他還在繼續着這種動作，一點也不想到他的前後有許多人奇怪的望着他，說他是一個精神病者。橋頭的兩個哨兵把他上下打量了好久，一直瞧着他走上了江岸以後。

「丟那媽，喝醉酒啦！」一個哨兵帶着妒意的罵了一句。

金千里帶着迷惘的心情，在襄陽城裏邊漫無目的的跑來跑去。他走遍了曾經走過的大街小巷，這裏停停，那裏望望，究竟是爲着什麼，他自己一點不能明白。後來，他忽發現自己是站在李蓮家的門口，什麼時候走上了石階，他已經模糊了。腦筋又似乎清爽起來，眼睛也明亮起來，他鼓起來勇氣用拳頭在大門上亂敲一陣。裏邊有狗叫聲，說話聲，腳步聲慢慢的近了，於是沉重的大門呼嚕一聲拉開了一道縫，有一個老頭子探出頭來。

「你找誰呀？」老頭子問。狗在他的腿下叫着。

「我找李老太太。」金千里回答說：「在家嗎？」

「狗滾過去……不在，前幾天鄉了。我是才從鄉下叫來看門的。」

「李蓮小姐到西安去了，你知道吧？」

「不知道，」老頭子毫不關心的搖了搖頭。「前幾天她還同着張小姐同來一趟。」

「你說的是不是張慧鳳？」

「不是她還有誰？！她自己給魔鬼從醫院裏引誘出來，她嫌她在上帝面前犯的罪還不夠，

又把李老太太的大小姐也引誘出來！」

「張小姐常常來吧？」

「常常來。男男女女的在一起，啥規矩！」

老頭子忽然想起來面前站着的也是男人，說不定也是張小姐的朋友夥中的一個，覺得有點失言，連忙改換了口氣說：

「你先生不進來坐坐嗎？」

金千里搖搖頭，手扶着門框問：「張慧鳳常常跟男同志一道來嗎？」

「可不是？現在興嘛，有啥辦法！」

金千里沒有說話，一陣醋意湧上心頭，頭頂上冒起火來。他脚步踉蹌的走下石階，奔過幾條街，走到寂靜的城牆上坐了下去。他心裏亂得很，痛苦得很。他猜想着張慧鳳是怎樣的同別人戀

愛，暗暗的背叛了他，然而却在信上騙他，在背後恨他，把他當做一塊擋路的石頭，等她不能再忍耐時，就一脚把石頭踢開了。他想像着她是怎樣的同新愛人相親相愛，一道兒工作，玩耍，找地方幽會，一會兒不見便想念得坐臥不安，見面後如果沒有別人在旁，他們就瘋狂的擁抱，親吻，而她依然是羞羞答答的……總之，凡張慧鳳曾經獻給他的溫柔熱情，又加倍的獻給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了。他懷疑李蓮和張慧鳳對這事情是一鼻孔出氣，她一定鼓勵張慧鳳，並替她從中撮合，在她的面前批評他怎樣的生活腐化，自私自樂的意識濃厚。越想越痛苦，金千里突然從地上跳起來，頓着腳走了幾步，又突然坐下去，用左手撕着衣服，右手猛力的拔着腿邊的荒草。瘋狂的片刻過後，他把身子向後一仰，倒在地上，用拳頭捶着差不多快要炸裂的胸脯。

太陽被天邊升起的烏雲遮住，天空裏有了雨意。金千里沉重的嘆一口氣，思想又轉向另一個問題上面，推想着今後朋友們會對他的這一次戀愛抱什麼態度。一想到朋友會把他的失敗當做一個有趣的談話資料，並且會當面打趣他，毫無同情的嘲笑着他的被女人拋棄的時候，他不能忍受的痛恨起張慧鳳來，不住的咬牙切齒，忽而乾哭，忽而冷笑，忽而又幾乎把衣服撕裂。『我瘋了！我瘋了！』他痛苦的低聲叫着。過了很久，金千里從地上站起來，拍一拍背上的灰塵和草葉，慢屯屯走下城頭。在街上亂走一陣，走進了一家賣舊東西的鋪子裏，看了一會兒，他忽然在

肚子裏問：「奇怪，我來這舖子裏幹什麼呀？」於是他的神志清爽起來，抓一抓後腦杓走出舖子，決定到總部留守處看有他的信件沒有。

留守處的朋友們看見金千里眼窩深陷，面無血色，精神恍惚，都以為他又病了，勸他趕快到醫院看看。「醫院治不好我的病，」金千里苦笑一下，小聲說，「大概活不久久了。」朋友們都不注意他這句話，可是他自己聽了這句話，胸腔間又不由的一陣酸疼。大家都關心他的結婚，紛紛的打聽日期，是否需要他們幫忙準備。並說總司令今早晨有電話來，囑咐金千里結婚時由留守替他送兩百元禮錢。一切熱情的關心，在金千里聽起來都變成諷刺，使他無法回話，無地容身。「他們曉得不曉得她已經同別人跑走了呢？」他在心裏問，隨即又肯定的回答說：「他們一定全曉得，而且比我曉得的更早，更清楚！」他幾次想點一根紙烟放到嘴裏，竟然沒有把紙烟點着，連他自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最後，他拿着他的信件，遲遲疑疑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告辭走出。他走出了留守處的大門以後，留守處主任把金千里拉在一邊，附着他的耳朵咕囔幾句。金千里好像沒有聽清楚，他沒說一句話，向送他的同事們舉一舉手，脚步踉蹌的向大街走去。他的腦筋裏什麼也不會思索了，只是反複着一句簡單的話：「他媽的，又是特務的報告！」他的腿和手哆嗦得好厲害，從前額上和鼻尖上冒出來許多大粒的汗珠子。街上來往的人們在他的眼睛裏

都像夢中的人物一樣，又像真實，又像影子。在街道的轉角處，他的鬢角碰在一塊懸掛的招牌上，隨即從眼睛裏迸射出金色的火星和黑色的光圈兒。他停了片刻，等眼前又清楚之後，他看見那塊老舊的招牌依然在頭邊搖來搖去。然而他並不感到疼痛，用指頭揉着鬢角受傷的地方，又糊塗的向前走起來。金千里本打算過江回桃源別墅，但當他快走出城門時，忽然又糊裏糊塗的改變計劃，走進了一家雜貨店。他倚着櫃台沙啞的說：『拿一瓶好汾酒！』接過酒瓶，看了看上面的紅紙廣告，認清是南陽賒旗鎮的上等好酒，他便把票子往櫃台上一扔，提着酒瓶走出來，一直默默的走出城門。他順着江岸向上流走去，差不多走了半點鐘的樣子，才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停下來，坐在地上。這地方，他去年訂婚以後曾經同張慧鳳一道來散過一次步；向東南可看見建築在二里外的美國醫院；向正西望去，三里外便是他去年撤退時同張慧鳳邂逅相遇的那座小山。這是一道漫長的江堤，北面臨着奔流的江水，南面是一片曠野；曠野過去，是一年到頭的不斷有人朝拜的小頂山，再過去是十字架山和東西綿亙的灰綠山羣。金千里一到此地，想起來過去的種種情景，萬千感觸都一夥兒湧上心頭。他很想痛痛的哭一陣，可是又哭不出來，於是他絕望的憤慨的低聲的說：

『唉！一切都空虛……人生如夢！』

他手指痙攣的伸進口袋，把剛才在留守處收到的信件取出。首先拆開的是一封重慶朋友的來信，信上問他新婚生活如何，盼望他早一點回重慶，並告訴他重慶又到了新的影片。他把這封信立刻撕碎，又去拿第二封信。這封信也是重慶一位朋友寄來的，信上也問到他的結婚事情，祝他幸福；不過後邊又告訴他一個不快消息，說他臨走前寫的那篇關於保障文化人生活的文章，審查沒通過，不能夠發表了。金千里把這封信也撕碎得一片一片的，拋在地上，隨即拿起酒瓶，拚命的喝了幾口。

另外有幾封信，有的是重慶來的，有的是成都來的，有的是從別的後方城市來的，金千里猜出來這些信裏邊要提到的事情，連看也不看，都一起撕毀了。撕毀以後，他覺得心裏輕鬆了許多，又喝了幾口燒酒。第一封被拆開的是從故鄉寄來的信，寫信的是一位小學教員，以前在他領導下做救亡工作。『這半年來的變化真大啊！』這位小學教員寫着。『老王和小陳被抓走，以後就杳無消息，誰也不曉得他們還活着沒有。老孫呢，去年娶了個太太，今年生了孩子，住在鄉下，不敢進城，也不敢有任何活動，聽說他養得很胖。老杜和老張都搖身一變，做了聯保主任，刮了很多錢……』諸如此類的消息報告了很多，信中充滿了憤懣和傷感。金千里把這封信讀了兩遍，有許多人的影子浮現在他的面前。他慢慢把信撕碎，望着地上散亂的紙片出了一陣神。

『唉！唉！人事滄桑，』他心裏嘆息說，『變化得多大呵！』

過一會兒，金千里忽然頹喪的搖一搖頭，拿起酒瓶又喝了幾口。他覺得多年來懷抱的理想已經動搖，眼前是一團空虛，空虛中飄浮着灰色烟霧。抗戰雖然才只有三年頭，但初期時候的種種情形，特別是那種充滿在他自己身上的緊張和熱情，如今回憶起來，就像是回憶着一個相隔遙遠的夢，遙遠得令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深深的嘆口氣，跟着又陰慘的冷笑幾聲。笑過之後，他恐怖的瞪起來兩隻眼睛，心裏問：『唉，我的神經錯亂了麼？』隨即他把右手的食指彎起來，塞進嘴裏，用牙齒咬了一咬。『還知道疼，』他心裏安慰着自己說，『神經還照樣清楚！』他覺得自己剛才的恐怖怪滑稽，便忍不住從鼻孔裏笑出聲來。但過了片刻，他又覺得自己實在不幸，精神上受的打擊實在太大，於是又突然倒在地上，痛苦的抽咽起來。

哭了一會兒，金千里用手巾擦乾眼睛，坐了起來。他想起來還有一封信沒有拆開，便趕忙把最後的這封信從地上拾起來，先看一下信皮，認出來是一位北國的朋友寫給他的，但剛把這封信看了個頭兒，他就沒有勇氣看下去，趕快的把它撕掉。他覺得非常難過，用拳頭捶了捶胸口，從地上抓起酒瓶，猛力的扔到江裏。隨即他跳身起來，在堤上走來走去，亂撕着自己的頭髮。

『是的，罵得對，罵得好。』他喃喃的重複着說：『我只有理論，沒有行動，所以，我的理論是不

氣來。

他趕忙扣上了制服扣，在雨中停了片刻，於是搖搖頭，打着哆嗦，踉踉蹌蹌的往碼頭跑去。路上，他曾經跌倒幾次，並且嘔出來許多東西。等他掙扎着走到碼頭時，已經快要倒下去，一步也不能走了。一輛洋車載着他繞過城裏的幾條的長街，通過浮橋，拉到了旅館門口。金千里被攙扶着走進旅館時，黃昏也開始憂鬱的落下天井。

二十二

金千里在當夜很厲害的發起熱來，說着胡話。第二天早晨，總部留守處的朋友跑來看他，盡量把他送往美國人辦的醫院，他堅決的搖頭拒絕。大家沒辦法，只好把他送到一家中國人設的小醫院裏。那醫院坐落在商埠盡頭，離江岸有一箭之地，倒還十分清靜。白天熱度減退了一點，他疲憊的，昏昏沉沉的直睡了一天，到晚上又發起熱來。只是一天工夫，他的眼睛深深的陷了下去，皮膚黃得透亮了。

進醫院的第二天早晨，熱又退下去，他從模模糊糊的夢中醒來，靜靜的睜開眼睛。一隻小麻雀在窗外的樹枝上偶然的叫喚幾聲，點綴着醫院早晨的靜謐空氣。他望了望屋裏的簡單佈置，

又看了看黃得可憐的雙手，隨即把眼光移到玻璃窗上。那照射在窗上的鮮豔燦爛的初昇陽光，使他重新感覺到世界的美麗和生命的無限可愛。他想起來自己的自殺經過，胸口立刻感到難忍的刺疼，眼淚也在大眼裏滾動起來。『我爲她嘗盡了痛苦，』他憤憤的在肚裏罵，『這是她對我的唯一報答！』他想着如果能夠碰到她，他一定要用最嚴厲的辦法懲罰她，報復她，決不因她的眼淚而寬恕她。他想起來曾經讀過的一篇動人的外國小說，描寫一位熱情的男子殺掉了美麗而不忠實的愛人，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那位男主角，而殺掉張慧鳳是一種英雄行爲。彷彿看見張慧鳳站立在他的面前，他用劍猛力刺去，深深的刺進了她的心窩，她恐怖而痛苦的慘叫一聲，像暈眩一般的跪了下去。他拔出寶劍，鮮血直濺在他的手上和身上。張慧鳳衰弱的往他的腳下倒去，他立刻用左手抓住她的頭髮，把她的身子提了起來，右手的寶劍又猛力從她的頸頸上斜劈下去，當利劍砍過骨頭時還發出來輕微的喀喳聲音。他爲這聲音駭了一跳，理智從幻想中恢復過來。停住呼吸聽了一下，他聽見有人用指關節輕輕的扣着房門。

『呵，進來吧。』他低聲說，隨即把身子躺了下去，兩隻手放在胸口上，眼睛裏也依然充滿着憤怒和兇惡的光芒。

門悄悄的推開了，進來的正是被他剛才在想像中殺死的，也正是他決心要用最嚴厲的方

法給以懲罰和報復的那位姑娘，張慧鳳很快的走到他的面前，一隻烏黑的眼珠對着他滴滴溜溜的看了一會兒，忽然眼皮一紅，有兩顆眼淚滾落下來。

「唉！他悲哀的低聲說：『你怎樣又害病了？』」

金千里沒有回答，用力的咬着牙齒。

「我在院子裏碰見醫生，他說你的病是前天在雨中淋的……呵，你的臉黃得像一張蠟紙一樣！張慧鳳向床前走近一步，看着他的眼睛說：『我想你一定非常恨我，生我的氣。假若你不能夠原諒我，我希望你趁現在報復我，千萬別使你的痛苦悶在心裏。』」金千里知道這兩天你對我一定是恨入骨髓！

金千里拚命的握緊雙手，沒有說話，心裏又厲害的刺疼起來。眼淚像泉水一樣的，順着沒有血色的臉頰奔流到白色的枕頭上。

「不要難過了。」她說。『我因爲一點事情到南洋去了幾天，所以不知道你從前線回來。要不是剛才在江岸上碰到你的一位同事，還不曉得你在害病……』

金千里避开了她的眼睛，深深的呼出來一口悶氣，開始抽咽起來。張慧鳳在床沿上坐下去，一隻手撫摸着他的頭髮，另一隻手用手絹不住的替他揩眼淚。但愈揩，金千里的眼淚流得愈快。

張慧鳳忽然忍不住倒了下去，伏在床沿上哭了起來。金千里把她的頭緊緊的抱在懷裏，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一位女看護推開門望了一會兒，不好意思禁止他們，悄悄的退了出去。忽然有一個女同志在院裏叫：『張慧鳳船要開了！』張慧鳳同金千里都沒聽見。金千里擦了擦眼淚，撫摩着張的肩頭說：

『原來你並沒有打算離開我。你只是故意叫你的同志們驅驅我不是？』

張慧鳳抬起臉來正要開口說話，忽然有一個女同志推開門探進頭來，急急的叫：『張慧鳳快來吧，船要開了！』

『是的，我馬上就到，請你叫他們再等三分鐘。』她隨即緊緊的抓着金的手，懇求的望着他，哽咽說：『千里我真的要同大家一道走了！』

『什麼，你要走了？』

『是的，千里我懇求你完全相信我，諒解我，並且鼓勵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現在心裏邊非常難過！假若你沒害病，千里……』

『跟誰一道走？』

「跟同志們。」

「往西北去嗎？」

「噫。」

「我不能讓你走掉！」金千里突然說。「張你的心爲什麼這樣狠？」

「唉，你不曉得我們的環境！」

「我曉得的。不過你跟我到前線工作也可以的，用不着往西北去。」

「不，我已經決定了。」

「我懇求你爲着我們的愛情……」

「我走是一個問題，我們的愛情是另一個問題。」

「你一走，愛情也就跟着完了。」

「不會的，你相信我！」

「唉！」金千里悲聲說。「我失敗了！」

「你爲什麼說這句話？」

「我眼睜睜的看着別人從我手裏把你奪走！」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

「千里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對你永遠是忠實的！」

他喃喃的自語說：「也許我是在做夢……」

「千里我在最後的一封信中已經告訴了你，大概那封信你沒有收到。我現在只好當面同你說明，但是你必須拿出理智來……」

「理智……」

剛才叫張慧鳳的那位女同志又跑了來，催張慧鳳火速上船。

「千里你放我走吧！」張慧鳳用哭聲懇求說。「我相信我是永遠愛你的，我的愛情永遠忠實。我希望你病好後立刻去找我，我們好永遠在一塊兒不要離開！」

「我不明白，」金千里帶着悲傷和忿怒的低聲說，「你爲什麼這樣殘酷的回報我！」

「千里我曉得你惟一的希望是要我同你到重慶結婚。但是……」

金千里截斷了她的話，依舊壓低着聲音說：「我把你當做了我的生命，也許比生命看得還重。我爲着你受盡了各種痛苦，」（他的眼淚又像泉水似的湧流出來，）「現在我決不讓你走。」

掉！』

那位女同志站在窗外叫：『張慧鳳，大家同志都等得不耐煩了！』

張慧鳳向窗外說：『小王，請你告訴他們說，我馬上就到！』隨即她扭回頭來望着病人：『我求你冷靜一點，你簡直叫我的心碎了！』

『冷靜，哼！我覺得你簡直無情！』

『千里，我想不到你竟然這樣自私……』

『你這樣的批評我不承認。』

『事實上你是要我同你到後方結婚，過安靜的家庭生活，再不要參加抗戰工作！』

『……』

『你平時常談到革命比愛情更神聖，更偉大，』張慧鳳興奮的繼續說道，『你常常罵那些爲愛情妨礙工作的青年……』

『不，我不是絕對要你到後方去過享樂生活。我相信我永遠是一個革命戰士。不過，我希望你也不要太不重視我們的愛情，留在此地工作不也可以嗎？』

『你知道我們在此地不可能再繼續工作。現在你留我的出發點，仍然是爲着我們的個人』

幸福，並不是爲着工作。敵後迫切的需要人去工作，特別是我這樣學過救護和治病的人，在那邊更其需要。我不是不重視我們的愛情，但是爲着工作……」

「但是你能不能再留幾天？」

「不。」她停一停，因爲心裏感覺到很難過。「團體已經這樣決定了，我只有同大家同志們一道出發。千里你病好後我們就會在北方見面，請你別再增加我的難過。他們都在等着我……」

她眼淚一連串的落下來，使她不得不又把話中途停住。沉默繼續了一分鐘。

「現在我簡直沒有主意，」金說，想起來最近特務又向重慶報告他，說他回前方大肆活動。「假若你能夠等我病好……」

「千里他們都在等着我，讓我走吧！」

「……」

「你簡直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張慧鳳用批評的口氣說。「千里爲着我們的愛情而犧牲抗戰工作是不應該的，你簡直是故意的使我痛苦！」

「我的心裏邊衝突得非常厲害……」

「千里我現在就要走，請你在這最後的一分鐘裏給我一點點安慰，一點點安慰！」張慧鳳神情焦急的望着他，哽咽的說：「我只求你說一句話：『好，你走吧！』只有這一句話，千里你說給我好不好？」

「好……」

「並且請你允許我：你病好後一定得找我去！」

「唉，你走吧！大後方我也決不再去了……」

「如果必須留在大後方，我當然也不反對；但你去大後方却對你只有害處。」

「決不再去了。」他嘆息說，「茫茫大地，沒有我自由生活的處所！」

「敵後總比較好一點。」

「唉，也許吧。」

「你爲什麼那樣灰心？」

「受的打擊太多了。」他繼續說：「我起初就討厭目前的無聊生活，然而，然而……」

「你病好了千萬找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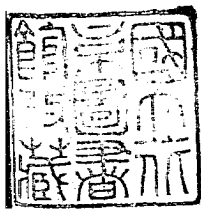
「好的，」他說：「希望你到了延安後馬上來信，我說不定會找你去。」

「我一定馬上來信！」

「路上也來信……」

「這個手絹留給你，」張慧鳳站起來說。「這手絹上有你的眼淚也有我的眼淚，你看，完全弄濕了，你好好保重身體，接到我的信就馬上動身！」

張慧鳳說畢話，頭也不回的跑出病室。金千里忽然又動搖起來，用急促的悲聲叫着：「張慧鳳等一等……」得不到一點回答，金千里從床上掙扎下來，扶着桌子站在窗口，用一雙淚眼送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邊，他不肯離開窗口，像石人一樣的靜靜的站着，凝神的望着江岸上的一排綠柳。早晨的鮮豔的陽光透過了玻璃窗，照射在他的臉上。過了十幾分鐘，他看見一片白帆映着對岸青山，在陽光裏閃動着，慢慢的向那十分遼遠的，藍天的邊際處淡沒下去。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滬版

金 千 里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	--------	--------	--------

著 者 姚 雪 垠

出 版 者 王 曉 籟

發 行 者 東 方 書 社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

濟南：院 西 大 街

重慶：民 生 路

成都：祠 堂 路

方东